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哎呀！我不是一個傳統的客家女性，我很不客家啦！」這是筆者在與週遭一些年輕客家女性朋友討論客家相關議題時經常出現的語句，但是在族群認同上，這些朋友卻又十分清楚地肯定自己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客家人，這樣的矛盾讓筆者不禁疑惑：如果自認為是客家人，但其經驗又不足以代表客家，那究竟什麼才代表客家？「我很不客家」未嘗不是一種值得關注與討論的現象與經驗。

對於客家女性的研究，有許多是在討論社會中較為傳統的客家女性地位與處境，但近年來亦有研究者注意到了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女性意識的覺醒，台灣客家婦女的傳統觀念也因之受到影響，進而探討客家婦女的傳統觀念和社會地位的改變情形。族群文化的組成內涵是會隨著社會變遷不停的流動、改變的，如果我們今天提及客家女性時，還必定要強調「四頭四尾」¹、「勤儉持家」的特質與「美德」，對於客家女性的圖像仍是停留在對「客家阿婆」的認識上，那是不是過於僵化的刻板印象？一個族群的社會文化特質雖可說是具有其傾向性的，但卻是會隨時代變動而與各種外力交互作用產生變化，其發展不該是凝滯不動的，否則族群生命便缺少適應的韌性，失去了活潑性與創造力。

當我們討論到客家女性時，往往不經意將其視為一個同質性的群體，對於整體的論述自覺或是不自覺的呈現「一元化」的狀態，將個人淹沒於集體之中，忽略了時代背景、生活環境與成長歷程的不同，其實是會造成一些差異性的，在提到客家女性這樣的大群體的集合之下，是包含著許多彼此間互有異同的小群體，這些小群體又是由一個個不同面貌的個體歸類而成的。在接觸客家研究領域，閱讀過一些關於客家文化研究的文獻

¹ 「四頭四尾」指「家頭教尾」、「田頭地尾」、「灶頭鍋尾」、「針頭線尾」。「家頭教尾」就是要打理家內外各項事務，上侍翁姑、下育子女之意；「田頭地尾」就是要勤勞農事之意；「灶頭鍋尾」指割草打柴生火、烹調料理、清潔整理廚具等；「針頭線尾」指對縫紉、裁補、刺繡、紡織等女紅皆拿手之意(張典婉 2004)。

後，原本深信不疑自己是個「純正客家女性」的我卻開始動搖、疑惑，為什麼一篇篇研究中寫著客家女性是如何如何的，而我卻在當中迷失，徬徨在這樣的敘述中，試著欲將自己的經驗嵌合入「客家女性」的大框架中，但無論如何擺放卻始終擠不進去，像我一般經歷的客家女性並非少數，可是在這樣的「客家歷史」中卻讀不到我們的故事，尋不到我們的定位，令我不禁心焦地詢問：究竟屬於我們這一輩的客家女性聲音在哪裡？在我的想法中，「客家女性」的經驗討論不該在過去的框架被如此侷限定義，而應該是塊能夠不斷延展的拼圖，讓每位客家女性都能夠在拼圖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個位置。

身為女人，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或許每個人的答案不盡相同，但我們的性別特質觀念究竟來自何處，便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性別認同受著社會化的塑模，在成長過程中透過各式各樣的力量有意無意地教育著我們性別的差異，雖然性別差異基本上是建立在男女生理上的差別，但性別差異並非是全然天生的，性別的認同與社會地位主要是由後天教育環境塑造而成的。性別差異深植於所有社會中，在特定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中，男人女人各有其特定的適切角色。父權體制所把持的社會中，無可諱言的是男女地位與權利的確是有所差別的，女性通常被排除在主流權力地位及知識生產外，成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最好乖乖待在私領域中，並多為男性的附屬品；而男性則活躍於政治、工作等公共領域。Joy Magezis(2000)整理女性社會學者的說法，企圖釐清生理性與文化性的女人的定義，認為生理性別(sex)意指身為女人的一切生物性意義，而社會性別(gender)代表女性所處文化對她的期待。換言之，生理性別(sex)本身是既定的生理構造，社會性別(gender)乃是一種社會建構，男女雖於生理上有所差別，但重點在於人們如何看待其差異，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被教育並採取所謂男女有別的適當行為。男人和女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生理構造註定的，性別特質也並非與生俱來，而是由社會界定的。性別差異不必然是生理性的，而具有文化的差異和變動性，從女性主義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來看，許多性別的差異都是被人為建構的，甚至生理性的差異都有可能被建構成支持性別不平等的基礎。家庭、學校和媒體都是塑造、維持性別角色認同行為、性別差異以及個人未來發展的來源與媒介，女性在試圖與男性分享政治和經濟權力的過程中困難重重，女性在家庭中所從事的非市場性生產和家務勞動，卻又被視為次要的，好女人的定義是

在於成就丈夫或是子女，而不是個人才能的發揮(王振寰、瞿海源 2003)。

在我們的社會中「公」、「私」領域已被定義成一個對比的概念。公領域中從事的活動是屬於團體的、公眾的事務；而私領域中的活動則僅限於個人、家庭或是適用在有限的範圍內。相對於後者來說，公領域中所處理、關切的事物被視為比較重要、嚴肅、屬於大眾的利益。私領域的事務則是瑣碎、輕鬆、具有私密性，將此一對比概念應用到不同社會制度，則家庭和親族關係就被劃分為私領域，政治和經濟活動是屬於公領域。此一區分並不只是一種分類而已，公私領域之間其實存在有尊/卑、主/從、重要/不重要之別。當公私領域的概念與性別結合的時候，也就是用人為方式建立兩性差異的開始。根據女性主義的觀點，唯有摧毀這種父權制的思考模式與實際操作，解除公私領域所隱含的尊卑區隔，女性才可能與男性共同掌握權力結構，達成兩性平等(王振寰、瞿海源 2003)。

社會上對於女性的不平等現象亦反映在教育中，現在我們習以為常的學校教育在過去並非理所當然的，以前的教育機會本來就不普遍，對於女性來說，受教機會更是微乎其微，傳統父權體制中，教育資源多集中在男性身上，在現代化工商業社會裡，學校教育普及，女性亦享有同樣受教權，甚至能夠接受高等教育，這樣的發展對於女性而言其實別具特殊意義。雖然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增加了，但若在傳統觀念上對於性別的迷思未全然改變，從家庭學校到社會的每一個生活環節中，女性便會因為身為女性而受到影響、限制，甚至控制，若女性本身已然深深將傳統社會價值觀內化，也存在將自我與生涯畫地自限的可能性，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終究仍會面臨傳統性別角色與價值的桎梏(周慧洵 2000)。

藍佩嘉(2008)對於性別社會學在台灣的發展作了研究與理論的回顧，認為性別研究在台灣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在質與量上都有顯著的進步，但仍是與其它的社會學次領域一樣，主要是繼承、挪用西方的典範理論，對於本土性別關係的特殊性了解有限，也較缺乏歷史縱深、跨文化的比較觀點。隨著性別研究的主流化，台灣社會學界已普遍認知到社會生活是高度性別化的，然而，認為性別是無所不在的觀點，卻經常淪為本質論或是描述性的分析，但這樣的說法該被提醒的是：這應是一個研究的起點，而非答案。

研究者更須區辨不同的分析層次²，來分析性別作為形構社會關係的要素，並容許不同層次的現實呈現不一致、曖昧等複雜性，體認現實生活中的男女仍在日常互動與實作中協商拔河，而且男人與女人的眾生相中，也隨著社會位置與權力分布的差異而展現出多元的主體認同。

過去文獻中對於客家婦女的描述多半預設了「客家婦女」的客觀存在，從天足、藍布衫、戴斗笠、唱山歌和勤勞刻苦的勞動形象中，對照出客家經濟生活的匱乏，建構出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質。而客家婦女的聲譽來自於大量的勞動及樸素的勤儉形象，兩者架構出客家婦女的家庭地位，也被本質化成其特性。女性在客家研究中一直是塊不可或缺的領域，若承認客家女性是族群文化的重要承載者與傳遞者，就必須提升客家女性研究。張翰璧(2007)分析文獻後，將台灣客家婦女研究依時間歸納成三個階段：1990年以前嚴格上來說只有對「客家婦女」的平面描述，沒有「客家婦女研究」，此時期書寫客家婦女的多為男性，將婦女置於宗法制度的大歷史架構下，可見客家婦女形象，卻不見其聲音；1990年到2000年，「客家婦女研究」開始出現，多採取與閩南婦女比較研究的方法，研究主題集中在客家婦女地位、族群通婚對族群語言使用的影響的議題。此時期開始有較多女性加入書寫客家婦女的行列，但婦女形象仍無太大的改變，唯強調了社會環境條件發展的影響；2000年以後，受到女性主義和新史學研究的影響，越來越多研究者開始重視以女性觀點出發的日常生活歷史，希望跳脫男性宗法制度的框架，從微觀的日常生活中架構以女性為中心的客家族群歷史與認同，許多研究採深度訪談與口述歷史的方式，以女性觀點分析客家族群，看的到新的客家女性形象，也聽的到客家婦女的聲音。

以上三階段說明從「客家婦女」到「客家婦女研究」的發展，然而，關於客家婦女仍有許多議題待開發，以「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的觀點出發，客家女性的階級性研究就得要被發展。客家婦女並不是同質性的整體，其特質亦非固定不變的，因此在研究

² 藍佩嘉(2008)綜合歸納為四個層次：一、制度的層次：如何以性別為分類進行資源與酬賞的分配，如勞動的分工、行為責任的指派、空間的分隔。二、文化論述的層次：如何透過性別差異的論述建構，以及與性別相關的文化象徵，合理化、常態化制度上的性別分野。三、日常實作的層次：透過行動者與同性與異性之間的互動，複製或挑戰了性別秩序，也就是「做性別」。四、主體認同的層次：不同位置的行動主體所體現的多元複數的男子氣概與女性氣質。

客家女性時，就必須考慮階級、世代間的差異及女性的自我定位。以此出發，本研究有興趣的便是接受高等教育薰陶的年輕客家女性在其成長過程中，其性別角色下的族群認同與生活經驗，面對客家傳統社會性別角色期待與現代女性思潮影響時，個人安身立命的調和過程與生命抉擇，以及她們在與這樣的社會脈絡交會時所產生的火花。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從現代客家女性經驗的關懷作為起點，本研究於是誕生。關注的焦點為在現代的社會中，具備高等教育程度的年輕客家女性，在其性別角色之下的成長經驗與對族群的認同感，討論現代化女性意識覺醒的社會中，年輕女性在面臨傳統客家族群性別角色束縛時的掙扎或妥協？女性在族群中的地位有無改變或產生影響？年輕客家女性對傳統客家觀念中加諸女性的特質、責任的想法為何？對於這些女性而言，客家/非客家間的族群疆界是如何被劃分的？對於自身族群的定位為何？此研究題目包含了性別、族群、社會階級³三種認同面向的交錯，期望透過新一代客家女性的觀點，討論客家傳統到現代之間的延續與斷裂或者是矛盾與衝突，呈現客家女性的另一種模樣，豐富客家女性面貌。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探討的主題在於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客家女性的族群意識及成長過程中由於其性別角色遭遇的經歷。由於「高等教育」與「年輕」這兩個詞彙是見仁見智，且其定義有可能隨著時代的不同而產生歧異的，本研究便根據研究興趣需要自行定義研究對象的教育程度與年紀。研究對象的教育程度設定在接受過大學以上教育體制內的學歷

³ 一般認為，社會階級可以說是一種概略變項(summary variable)，能透露態度與價值、生活水準、教育程度等等。根據社會學的研究，以教育和健康等機會而言，社會階級是能決定一個人生命機會的一大因素(Pamela Abbott and Claire Wallace 1995)。

者，由於高等教育目的在培養個人思辨能力，培養自由探索的精神，無形中助長對傳統傳威的批判態度，與未接受過高等教育者相較之下，思考觀點可能出現較大歧異；而年紀則設定為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之間，會選擇這個年齡區間是因為在研究中需要受訪者提供許多個人的生命經歷、價值想法，而三十歲是普遍認為在女性生命歷程裡的一個關鍵點，在學業完成後，面臨事業、婚姻、生育……的壓力，並具備一定的社會歷練了，對於人、事、物應能夠形成自己的一套人生觀，又因為考慮到每個人的生命狀態與心理成長進程的不同，故以三十歲加減五歲這樣的年齡層來作為研究對象，又，1970 年中期為台灣女性主義的思想論述開始傳播之時，這個年齡層的成长背景正好籠罩在女性意識發展的影響下。此外，對於研究對象的選擇條件除自我認同為客家人外，還包含了需具居住於客家聚落的經驗，但後來因故遷移至都市的女性。都市社會學家沃斯(L. Wirth)在 1964 年所提出的「都市狀態作為一種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中，論及都市狀態的主要特徵，這些特點是指人在都市之中，受都市影響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態度，但並不是說每一個個體私人的人格特質 (Wirth, 1964: 67-77, 引自石計生 2001)。現代都市生活中人際間孤離的關係與傳統鄉村生活有極大差異，其發展對傳統社會與生活帶來衝擊，不只是在習慣和行為模式上，同時也影響了思考和感覺的模式。非親身親歷，不足以確切感知其混沌與矛盾，透過這樣的研究對象選取，本研究冀望藉助接受較高教育程度的年輕女性主體由客家聚落遷徙至都市的移動經驗來突顯由傳統至現代之間的過渡與差異。而關於受訪者來源，則是先從研究者自己身邊的親戚朋友開始尋找樣本，然後再以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擴大受訪對象的範圍。本研究中覓得之受訪對象共七人，整理其基本資料如表一：

研究對象化名	年齡	最高學歷	婚姻狀況	職業	居住遷徙經驗略述	個人背景概況
琴瑜	27 歲	大學	未婚	國中教師	故鄉為新竹縣湖口鄉，目前居於台北市	能夠使用客家話進行日常對話，但無法相當流利。父母都是客家人。

于倫	27 歲	大學	未婚	高中教師	故鄉為苗栗縣，目前居於台北市	以客家話進行基本日常對話交談沒問題，但長大後極少使用，多是聽。父母都是客家人。
澄妍	28 歲	碩士	已婚	國中教師	故鄉為屏東縣高樹鄉，目前居於桃園市，結婚半年	能夠使用客家話進行日常對話，但無法相當流利。父母都是客家人。
絲儀	30 歲	大學	已婚	國中教師	故鄉為苗栗縣三義鄉，目前居於桃園市，結婚二年	能夠聽懂大部分客語日常對話，但只會講基本單字或簡單句子。父母都是客家人。
絮旻	30 歲	碩士	未婚	國中教師	故鄉為苗栗縣造橋鄉，目前居於桃園市。	聽、說簡單日常客語對話的能力還可以，但極少使用。父母都是客家人。
依芯	31 歲	碩士	未婚	國中教師	故鄉為苗栗縣，目前居於台北市	完全不會聽、說客家話。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閩南人。
卉潔	35 歲	碩士	已婚	國中教師	故鄉為桃園縣中壢市，目前居於桃園市，結婚十一年，育有一女，小孩目前六歲	完全不會聽、說客家話。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外省人。

表一、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第四節 研究設計

4.1 研究方法

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與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是當今學術界中兩大研究派典(paradigm)。質性研究者認為質性資料具有內在意義，強調社會脈絡對瞭解社會世界的重要性，認為某個社會行動或陳述的意義，有很重要的成分，是視其所出現的情境

脈絡而定，若忽略或遺漏這些情境脈絡，其所具有的社會意義或重要性就會受到扭曲 (W.Lawrence Neuman 2002)。由於考慮本研究題目發問的關懷著重於討論特定女性較個人化的經驗、感受與心路歷程，故不採用推論性、代表性及大量樣本的量化研究，而採取小樣本、深入探討個別化內在經驗的質性研究方式。在資料蒐集的方法上，主要採用深度訪談法，再輔以生命史與敘事探究來進行，將事件詮釋權回歸到受訪者本身。訪談法就像有目的性的談話(conversation with purpose)，典型的質性深度訪談便像是一般交談對話，而比較不像預先設定好類型或範疇的形式化問答。在訪談當中，研究者探索若干一般性的主題，以幫助發掘參與者對於該主題的觀點，不過，研究者仍會尊重參與者，使其保有相當的自由空間，可以自行決定對話的框架與結構，讓參與者從其自身的角度，逐漸浮現並揭示他們對於研究所欲探究現象的可能觀點，而不是從研究者的角度或事先預設的概念架構來加以開展，但若是跨越多場所的個案研究或涉及多位受訪者的訪談研究，可能就有必要將提問的方式予以適度的系統化。總之，訪談取徑的重點就是確定受訪參與者本身的觀點乃是有價值而且有用的。生命史與敘事探究是用來蒐集、分析與詮釋人們自敘其個人生命故事的方法。這些方法主張，人們的生活就是活生生的故事化的生命，而且透過敘說個人的故事將有助於理解自我，以及創造自我生命主體意識 (sense of self)。生命史尋求檢視與分析個人的主觀經驗，其探究主張：個人對於自我世界的理解與該世界本身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動。我們可以透過個人在社會中的發展史或生命史，捕捉個人的感覺與觀點，從而理解一個文化。敘事探究主張人們的真實生命 (reality) 乃是透過敘說自己的故事建構而成的，研究者探索參與者自述的故事，然後記載之。研究者乃是協同合作建構敘事者的真實生命，而不只是被動地記錄與報導而已 (Catherine Marshall and Gretchen B.Rossman 2006)。因個人的自我認同是在保持特定的敘事進程之中被開拓出來的(王雯君 2005a)，故為充分瞭解研究對象的性別角色經驗與族群認同的建構過程，本研究將採用半結構式⁴的訪談方式。關於研究策略方面，則採取「紮根理論」⁵作為理論形成的基礎概念，蒐集資料後，透過反覆整理、分析、比較後，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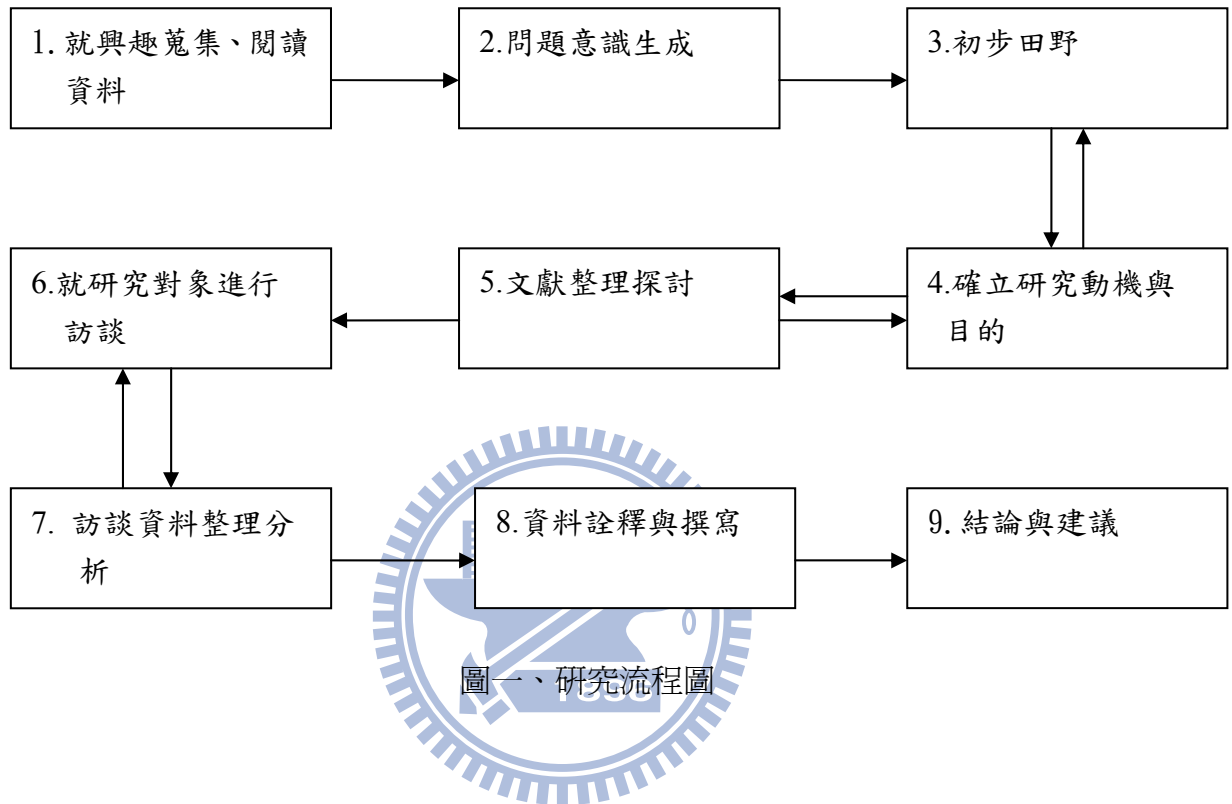
⁴ 半結構式即以「訪談大綱」來進行訪談(胡幼慧 1996)。

⁵ 此一被普遍稱為「紮根理論」的方法論，緣起於兩位社會學家：Barney Glaser 和 Anselm Strauss。「紮根

這些資料衍生出結論來。

4.2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一所示：



理論」指的是透過有系統的蒐集和分析資料的研究歷程之後，從資料所衍生而來的理論。在此一方法中，資料的蒐集、分析和最終形成的理論，彼此具有密切的關係，研究者在展開其研究時，心中並不存在一個預先構想好的理論(除非其目的是要推衍和擴充現有理論)，而是研究者從一個研究的領域開始，並允許理論逐漸從資料中浮現出來(Anselm Strauss and Juliet Corbin 2001)。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族群認同與客家認同

2.1.1 族群理論發展

「族群」(ethnic groups)這個詞彙，在王甫昌(2003：9-20)的研究中以西方社會科學對於「族群」與「族群認同」的界定，歸納出五點特性與定義：(1)「族群」以「共同來源」區分我群、他群的群體認同；(2)「族群」是相對性的群體認同；(3)「族群」通常是弱勢者的人群分類想像；(4)「族群」一般被認為是在「國家」或「民族」的範圍內，具有不同文化的社會團體；(5)「族群」作為一種人群分類想像，把他族群也當作是人，只是要求平等、或者是要求他族群尊重自己的獨特性。又綜合現下大多數研究者對於族群所下的定義指出：「族群是指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王甫昌 2003：10)。而族群意識的凝聚是來自於弱勢者族群意識中三種程度上的認知：「差異認知」、「不平等認知」與「集體行動必要性認知」(王甫昌 2003：14-16)。總體而言，在王甫昌所論述的族群要素中，主觀認知的內在因素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而台灣客家族群的族群建構與認同的凝聚的討論亦可以如此定義切入論述。

關於族群意識的產生，研究理論取向幾經轉折。1960年代以前傾向於「原生論」的解釋，將族群凝聚與認同視為原生連帶的結果，個人對於其所屬族群的認同與凝聚感主要是基於血緣或文化共同性而產生的原生連帶；1960到1980年代，將族群凝聚與認同視為適應特殊社會情境的產物，相對於原生論認為族群認同是文化及血緣自然衍生的結果，「情境論」認為族群凝聚是對於當下社會情境的適應策略或競爭工具，族群認同是個人選擇的結果，通常是指移民遷入特定社會後，為了在新社會中取得政治或經濟的競爭力，而強化一個舊有或先前根本不存在的族群認同；在1990年代以後，族群被認為是建構出來的人群分類歸屬，而族群認同的建構，是族群運動的結果，但此建構並非隨

意虛構，而必須根基於事實作為基礎，稱為「建構論」(王甫昌 2002)。而當前台灣的族群認同的形成通常是被視為「社會建構」或「創造」的結果，而不是「恢復舊有的認同」(張茂桂 1997)。

在人類族群認同與區分中，無論是外在或內在的身體特質，都不只是客觀而真實的，更常是被人們主觀選擇、想像與建構的特質，即使在體質、文化上無甚差距的人群間，「族群差異」也可以被創造與想像出來，以強調人群的區分，在我群認同想像，以及我群與他群的區分想像下，透過相關的文化創造與演示，主觀的體質與文化特徵想像常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客觀存在的事實，Fredrik Barth 在主編的論文集《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中提出：「族群」是它本身組成份子所認定的人群範疇，而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邊界」，而非包括語言、文化、血統等的「內涵」；在資源競爭中，一個族群強調特定的文化特徵，來限定我族的「邊界」以排除他人。此論點不只集「主觀論」之大成，更重要的是其強調族群邊界的研究，開啓了族群研究的新里程碑(引自王明珂 2000)。

王明珂(1997)從中國人的「族群邊界」的形成與變遷，來解答「中國人」是什麼，其觀點可以用來詮釋一般性的人類族群現象：「為何我們要宣稱自己是誰」。其族群理論，並非本質論的主張，他認為族群是由族群邊界來維持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起來像個圓形」(王明珂 1997：11)。造成族群邊界的是一群主觀上對外的異己感，以及對內的情感聯繫，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是人們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係中，為了維護共同資源產生的，而客觀資源環境的改變，經常造成族群邊界的變遷。

2.1.2 台灣客家意識與認同

關於客家源流，學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基本上可分成兩大相異觀點：一是「客家中原論」，這個論點以羅香林(1992)為代表，認為客家人乃是中原人士，甚至是最正統的中原人士。此觀點的提出，始自於反對「客家非漢說」的論述，往後客家研究的學者多以此論點開展；一是「客家南方起源論」，以房學嘉(1996)為代表，說明客家族群乃是起源

於中國的南方土著，對話的對象乃是針對「客家中原論」的議題，多少也與「客家是漢人或非漢人」的問題有所牽涉。

關於台灣客家族群的意識長時期以來受羅香林的主張的影響，中原正統的客家記憶代表了認識客家的主要觀點。在台灣，客家人自認為中原人士、正統的漢人是相當普遍的。中原不僅是敘述一個地理範圍，更是鑲嵌著一段源遠流長的時間敘事，帶領客家人溯回至久遠以前(王雯君 2005b)。

「過去」的形象一般會使「現在」的社會秩序合法化，也就是暗示一個現代社會秩序參與者必須具有共同的記憶。Paul Connerton認為「所有開頭都包含回憶因素，當一個社會群體齊心協力地開始另起爐灶時，尤其如此。我們的頭腦已經預置了一個綱要框架和經驗事物的典型形貌。感知一個事物或者對它有所為，就是把他放到預期的體系中。感知者的世界以歷時經驗來規定，是建立在回憶基礎上的一套有序的期待」(Paul Connerton 2000: 3-4，引自張維安 2006: 34-35)。

台灣的客家人在移民初期，仍然有強烈的原鄉崇拜，但隨著國民黨政府執行的文化、語言政策，工業化所造成的普遍的離鄉現象，台灣客家人逐漸隱形、跨界在人數眾多的閩南族群中。而台灣客家族群意識的覺醒，與台灣本土運動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在時間上 1987 年在政治上的解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蕭新煌、黃世明 2001)。80 年代以來的客家運動，除了振興客家傳統的訴求外，更重要的是提出客家現代化的呼籲，台灣文學家鍾肇政先生，在解嚴之後便大聲疾呼，希望客家人能走出老套，蛻變成「新客家人」，並以組織「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展現實際的行動力(陳板 2000)，「新客家人」這樣的主張是建立在台灣本土化運動的基礎下，從「原鄉認同」轉變為「在地認同」。

在這之後，多元性、全球化、在地化同步開展，在這個台灣在地族群意識發展的過程中，客家意識逐漸清晰化。這一段時間客家族群主要是關注於從原鄉到台灣之後的在地經驗，重新思考客家祖先到臺灣之後的族群關係，重新安置客家人在台灣歷史開發過程中的地位。

近年來，台灣客家在多元文化發展的社會情境中有了發展的空間，開始思索、挖掘、

創造客家文化的特色，地方特性受到重視，開始詮釋與創新的客家歷史，提供台灣客家人新的族群記憶。這段時期客家記憶的發展和台灣政治經濟脈絡有密切的關係。建構論的思考對於台灣客家意識的發展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族群認同不只是存在客觀本質論的血緣文化認定，更著重在主觀自我認同的記憶選擇，亦不再只是固定不變的文化內涵歸屬，而是會隨社會脈絡流動或移轉的(張維安 2006)。

目前台灣客家族群認同的研究大致上均沿著整體認同發展趨勢而開展，以及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互動中激盪出的族群認同感，然而台灣客家族群並非一完全同質性的團體，而是有著分殊化的差異現象，無論是以腔調區分的四縣、海陸、饒平、大埔、詔安等，或以地域區分的北、中、南、東部，抑或對於客家的其他分類，彼此間認同客家圖像可能不盡相同，未來的研究或許可以朝向客家族群內部的認同情感做出更細緻的探討。

溫美芳(2005)根據集體記憶的概念及社群活動的參與二個面向，來分析客家族群的認同情感，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將影響客家族群認同之相關因素予量化分析，發現父親的客家人身份對子女的認同感有顯著影響；年幼時父母教導客家身份的認定及使用客語的能力有助於個體之族群認同感；經過婚姻這層社會邊界的流動後，愈能在變遷的環境中時時喚醒自己客家認同記憶，對於客家族群之認同感也愈強烈。

在個人的客家認同討論上，葉桂玉(2004)嘗試從性別、族群和階級等身份背景當作分析的視角，從自許是「一個勞動客家家庭的女兒」敘述開始至結語，透過不斷回看和反思的歷程，探索自身的成長故事，包含了對自己女性意識萌芽、客家文化認同及資源制度不平的思考。鍾易達(2006)藉由「父」、「母」與「我」三者的生命故事探索自我及其客家認同的形成過程與影響，其中更對都市客家進行反思，認為其認同根植於舊有的原鄉情懷上，要「完全切斷文化的臍帶」是不可能的事，但身份認同上卻面臨了「舊身份已被撼動，新身份卻來不及建立」的認同危機。藉助心理學上的一些分析，我們或可對複雜又曖昧的個人身分及族群認同進行逐步抽絲剝繭的檢視(鍾易達 2006：119,131)。

第二節 女性主義與台灣女性運動

2.2.1 女性主義意識的昂揚

「女性主義」一詞起源於十九世紀法國，意指婦女運動。女性主義之產生是因人們主觀上感受到了男女不平等或者女性受壓迫的事實，而企圖以行動謀求改善。所謂的女性主義理論是在描述男女不平等的現象或女性的第二性處境，以女性觀點解釋其原因，尋求改善之道，進而探討如何根除宰制與附庸的權力關係，建立平等共存的新文化、新社會秩序，以及人與自然的新倫理。所以女性主義理論可以說是解構父權體制，建立新文化的思想工具與行動方案。雖然女性的處境有其跨越歷史時空的共同性，但女性主義理論受到主流思潮的影響，在不同時代、地域、文化情境下衍生各種流派，各有其推演發展的歷史脈絡(顧燕翎 2000)。

女性主義的信念就是男女平等，擁有相同價值與權力，因此女性主義者試圖終止女性的從屬地位，但各流派的女性主義者之間關於女性順從原因的分析 and 解決這方面的建議，就存在各種不同的看法與觀點，其中有三種主要的模式：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與基進的女性主義(Susan A. Basow 1996)。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t)不僅在時間上是所有女性主義流派的起點，在理論上也是其他各派的出發點或修正和改造的對象。自由主義崇尚理性，主張人之為人是因為具有推理能力，而非徒具人之形體，所有人在接受教育以後都具備同等的理性，故應平等對待(顧燕翎 2000)，自由主義女性者將自由主義的理念推及於婦女，相信女人應當擁有個人平等權，在體制內改革，認為女性之所以遭受歧視，完全是因為偏見，因此不需要大的社會結構變動，便可在現行體制內消弭性別歧視，改變是漸進的過程，應當影響政府加速改變過程，希望透過政治、就業與教育等平權法案達到社會改革的目的，並終止性別歧視，為女性建立正面的角色模範。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socialist feminist)認為性別壓迫、階級壓迫與種族壓迫是三條盤根錯節、無法分開的脈絡，必須一一斬除才能解放女人，而女性的壓迫有兩大來源，一

是男性宰制，一是經濟不平等，所有女人都因性別因素受到壓迫，部分女人還因種族、民族、階級、性慾取向、年齡與身心能力的差異而受到壓迫，所有的壓迫形式都是女性議題，女人可以與男性並肩奮鬥，也可以自行組織女性團體對抗(Joy Magezis 2000)。相對於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更致力改變經濟體制，以便建立兩性的平等(Susan A. Basow 1996)。

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t)認為女性的壓迫源自父權體制，因男女的權利有基本差異，故將世界二分為男性與女性，視女性壓迫為最重要的壓迫形式，強調女人如果要取得控制生命的權力，必須劃清自身利益與男性利益的界線，鼓吹成立純女人的中心、組織、機構與企業，質疑父權體制的所有價值觀，強調女人應當關注自身經驗，從中建立女性自己的價值觀，也就是女性中心觀，包括重視以往被貶抑的女性特質(Joy Magezis 2000)。基進女性主義者的目標是要廢除階級和性別不平等，避免女性受男性壓迫，建立以女人為中心的體系和信仰，塑造男女權力形態更均衡的新文化(Susan A. Basow 1996)。

除了以上三種主要的女性主義模式外，顧燕翎(2000)主編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一書中集合眾學者之力，介紹了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等女性主義各流派，對於女性主義的諸理論和歷史源流做了一個頗為全面的整理探討。

2.2.2 台灣女性運動與研究

聯合國於 1946 年成立「女性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以了解各會員國女性待遇和促進女權的成績，並於 1979 年訂定「消除所有形式」的歧視女性公約，同時也將 1975 到 1985 年訂為女性十年，這些行動都顯示出國際間已意識到兩性權益的不平等，願意積極採取措施，爭取婦權，這對於台灣婦運和女性意識覺醒有一定的影響。1995 年 9 月，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會議在中國北京舉行，來自 189 個國家的代表共同制訂簽署「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列舉與婦女發展重要相關的主題領域，以「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為行動策略，作為國際社會對於實現性別平等、婦女發展以及和平的共同承諾，其要義是主張性別議題不應只是限縮在福利、貧窮、人

身安全等傳統範圍內，而強調所有公共事務的設計規劃，以及資源分配等，都應有性別的考量，以這樣的觀點回應到政府的作為上，則性別平等的促進與實現不應再被視為特定人或部門才有的工作，而是政府跨部門的共同職責義務(王振寰、瞿海源 2003)。

女性意識的崛起，意味著女性開始發展出「我們」(we)的群體感，這可從三部份來談：首先是將自己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問題與困境從私人問題擴充為集體的、社會的、結構的問題；其次是對傳統女性角色的質疑、挑戰與重新詮釋。傳統女性角色所形成的限制，在越來越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後，開始被質疑，女性開始想要爭取自我成長的空間；第三來源是女性的集體意識，亦即認識到所有女性都處於一個共同的性別結構位置，面臨某些共同的困難與問題，女性彼此之間應相互認同、支持、形成挑戰舊有體制的改革力量(王振寰、瞿海源 2003)。

1980 年之後在全球化、多元化和本土化的趨勢下，婦女運動的脈絡即是「在不同的社會中的女人，以各自的方式挑戰父權」(王雅各 1999：3)，台灣的婦女運動是世界婦運的一環是毫無疑問的，雖受到美國婦運強烈的影響，但卻又有其獨特的主體性，呈現著自身的特色、目標、理念。自 1980 年代末期開始，台灣所呈現的是一個社會力被釋放，人民以行動爭取自身權益的社會。舉凡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及學生運動等，都代表著民眾在被長期壓抑後的意識覺醒，婦運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台灣婦女運動並不是從那時才開始，根據顧燕翎(1996)的研究，在 1972 年之前，幾乎沒有任何婦運或爭取女性權益的議論出現，但在 1972 到 1981 年之間女性主義的思想藉著翻譯及論述開始傳播。

1970 年中期，留美回國的法律系學生呂秀蓮首先提出「新女性主義」的主張，疾呼婦女要「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其精神深受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影響，揭開了當代台灣婦女解放運動的序幕。1982 到 1992 的十年間是台灣婦女研究、婦女運動及女性主義三者的各自蓬勃發展和交互支援。1982 年李元貞等人創立「婦女新知」是婦運組織化的開始，一方面從事婦女相關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關心著不同的婦女議題並做出努力。此後，不同訴求的婦女團體相繼成立，對爭取女性權益及兩性和平的觀念都有所著力(王振寰、瞿海源 2003)。

王雅各(1999)在《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史》中藉由參與觀察、訪談和文獻分析的方法

對台灣婦運的發展做出歷史的整理與紀錄，首先回顧了婦運的研究理論及文獻，例如：1987年顧燕翎以週期理論與階段理論分析自十九世紀以來我國歷次的婦運週期和演進過程；1989年周碧娥和姜蘭虹以〈現階段台灣婦女運動的經驗〉一文描述1971年至1989年的台灣婦運；解嚴之後四年，盧蕙馨完成了晚晴協會、婦女展業中心和主婦聯盟的婦女團體研究；1995年，張輝潭在學位論文中以台灣婦女運動作為探討的焦點；林芳玫在1997、1998兩年中，分別針對媒體與婦女解放之間的關係及引起婦女團體爭議的公娼存廢問題，作社會運動的論述分析；王采薇也利用新社會運動理論中的集體認同概念，探討台灣婦女運動的認同形成過程……等等。王雅各(1999)並以自己的假設性分類原則將台灣婦運分為1980年代之前、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三個時期來做研究書寫。第一個時期是現代化組織婦運的醞釀期，除了以日據時代和光復初期作為背景之外，也約略提到呂秀蓮對1980年代婦運的貢獻；第二個時期以婦女新知、婦女研究室、婦女救援會和晚晴協會活動的分析，說明1980年代是台灣婦運的奠基時期；第三個時期是台灣婦運的成長、成熟期，介紹了女研社、女學會和女權會，並剖析了台灣婦女運動中的政治議題。在其研究中認為台灣的婦女解放運動為一「階段性多面向(議題)動員」(王雅各1999：292)，意即，在不同的時期都同時有在法律、工作、政治等社會制度的巨視層面改善的企圖，而在微觀層面則有個人認知、期許和理念的轉變。對婦女運動而言，藉參與以改善、提升婦女權益，要求性別平等，是許多支持女性主義者不變的追求。

當代台灣婦運的主要議題可略分為性別政治與性慾政治兩大主題。性別政治所關注的是工作權、教育權、財產權、參政權等議題，亦即公領域內平等權利的爭取，至於性慾政治則與女人的身體自主權與性自主權密不可分，這其中包括兩個目標：拒作客體與營建主體(王振寰、瞿海源 2003)。

對於婦運軌跡變遷，范雲(2003)主張婦女運動者的生命傳記背景上的差異，是一項解釋的關鍵元素。他分析從80年代到90年代婦運的異質化過程及其爭議，以婦女運動者的訪談調查資料為主指出：婦女運動組織劇碼、議題與策略皆非中性的，不同生命傳記背景的運動者會傾向選擇不同的組織模式，這些選擇也會回過來影響運動者的組成，進而影響運動的議題與策略。這樣的影響展現在台灣80年代婦運軌跡上的是非黨派性

的立法遊說以及大眾教育的強調，展現在 90 年代的異質化則包括環繞著性解放的「性政治爭議」，以及在與政黨的關係上，發展為與政黨密切合作的「有政黨的政治」(范雲 2003：156)。

女性意識的覺醒、婦女運動對體制衝撞及國家公權力的介入，都是促使達成性別平等的條件，隨著教育的普及、政治民主化及婦運團體多年的努力，女性已逐漸能發揮行為主體的能動性，在社會變遷和改革中擔任一定影響力的角色，回顧台灣婦女解放運動，我們看到了意識形態上正面的衝擊與改變的成果，但在台灣社會中性別的歧視仍未杜絕，女性運動的訴求可能仍須很長的一段時間與過程來努力，並且是隨著時代的演進不斷在改變的社會運動。



第三節 客家女性研究

2.3.1 文學作品中的客家女性

客家婦女的傳統形象，可以透過文學、歌謠等藝術的文化視角呈現。在客家地區民間流傳著《客家姑娘》這樣的歌謠：

勤儉姑娘，雞啼起床。梳頭洗面，先煮茶湯。竈頭鍋尾，洗擦光光。
煮了早飯，快洗衣裳。上山砍柴，急急忙忙。養豬種菜，熬粥煮漿。
紡紗織布，唔離間房。針頭線尾，收拾櫃箱。唔講是非，不敢荒唐。
愛惜子女，如肝似腸。礮穀舂米，沒穀沒糠。人客來到，輕聲細講。
歡歡喜喜，拉扯家常。雞卵鴨卵，豆豉酸薑。有米有麥，細算用糧。
粗茶淡飯，樸素衣裳。越有越儉，唔貪排場。米缸有米，耐雪經霜。
撿柴去賣，唔蓄私囊。唔偷唔竊，品行得當。唔嫌丈夫，唔罵爺娘。
人人稱讚，客家姑娘。

這首歌謠，充分反映了客家婦女勤勞儉樸的品格個性，生動地描繪了客家婦女勤勞賢慧的風采。

又另有一首歌謠叫《懶尸婦道》：

懶尸婦道，講來好笑。半晝起床，喊三四到。講東講西，過家耍笑。
水也不擔，地也不掃。頭摩蓬鬆，冷鍋死竈。唔理唔管，養豬變貓。
老公打哩，開聲大叫。去投妹家，目汁像尿。爺喊麼用，娘罵不肖。
歸唔敢歸，黷唔敢黷。妹家送轉，老公又惱。詐走跳塘，瓜棚下黷。
在先討來，用銀用轎。早知如此，貼錢不要。

兩首歌謠一褒一貶，對婦女的教化功能是顯而易見的(房學嘉 1996)。從這樣的歌謠中我們可窺見傳統客家社群對婦女的嚴苛要求，是以傳統三從四德、男尊女卑觀念，建構出女性克勤克儉、犧牲奉獻的形象，這種歷史規範的「美德」其實是對女性的制約。

在台灣客家文學方面，彭瑞金(1911)認為從台灣客家作家作品中描繪的傳統客家婦女是勞動的，但在精神上是獨立自主、有尊嚴的人，台灣客家文學中最明顯的族群文學特質便是以女性為主導的，在在凸顯了客家族群背後的偉大女性。在面對過去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女性不論是在真正呈現或是被記錄時，常是以勞動者與犧牲者角色出現，在長期客家族群的父權思想中，台灣客家女性在文學中所呈現的究竟是女性自身？還是長期被男性社會制約的社會現象？這是個值得重新思考的課題。客籍作家書寫的文學世界中，客家女性的描寫往往呈現出女性悲情、溫良恭儉讓的角色、勞動者生產者、女主角原型為「母親」等社會形象，是極度典型對客家女性的想像，例如：鍾理和在〈笠山農場〉中的阿喜嫂、〈貧賤夫妻〉的平妹、鍾肇政筆下的奔妹、銀妹，或是李喬筆下的燈妹……，因為時代變遷，女性的生存底限成了動人的描述，印證了客家文化研究者對客家婦女的高度評價，但此觀點是可以再作保留並被質疑的，客家婦女被男性父權造就的道德標準，成就了堅忍不拔的強壯角色，卻常忽略了女性自身原有的七情六慾與作為女性應有的尊嚴及社群地位(張典婉 2004)。當我們在客家文學作品中讀到客家女性的勞動而禮讚之時，亦可能不經意地加入了男性沙文的意識型態行列，因為「禮讚」本質上是一種對結構現狀的肯定，罔視客家婦女被作為初級擠壓角色的歷史處境(鍾永豐 1994)。直到戰後第二代作家，客家文學作者群加入了女性書寫者與新時代寫手，如杜潘芳格、利玉芳、黃娟等人，開始為女性角色自身做出較多陳述，並隨時代脈動，拉開男女性別

對待關係，出現女性主體的文學作品，大膽挑動家族、社會禁制(張典婉 2004)。

張典婉(2004)在《台灣客家女性》中，認為在文學的文本作品裡，關於客家女性的研究，至今仍缺乏相對符合社會型態長程性發展變動的論述與認知，故在該研究中嘗試從人類相互依賴的角度，以人類整體中，性別、族群與階級彼此相互依存的觀點，關懷研究關注的課題，探討在社會長程發展過程中，客家女性形象如何從藍布衫、戴斗笠、任憑風吹雨打的制式與刻板形象中解放，如何從客籍男性作家、女性作家，與新舊世代接軌的文學創作者意圖中跳躍出來。

2.3.2 客家女性的性別角色與社會地位

在客家文化論述中，對於客家婦女形象的呈現，不外乎勤儉樸實、刻苦耐勞、辛勞持家的描述。《大英百科全書》說：「客家婦女是精力充沛的勞動者」(引自陳運棟 1979：16)；1870年英國人歐德里在《客家人種志略》寫道「客家婦女是中國最優秀的勞動婦女典型」(引自房學嘉 2002：298)；1905年美籍傳教士 Robert Smith 說：「客家婦女真是我所見到的，比任何婦女都值得讚嘆的婦女；在客家的社會裡，一切艱苦的日常工作，幾乎由她們來承擔著，看來似乎都是屬於她們的份內責任。」、「客家婦女除刻苦耐勞、尊敬丈夫是她們的美德外，聰穎熱情和在文化上的成就也是值得可佩的」(引自陳運棟 1979：16)。房學嘉(1996)認為客家婦女的美德可歸納為勤勞、勇敢、儉樸，但其美德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鍛鍊形成的，是社會環境壓迫下形成的。

在李竹君(2002)針對苗栗地區婦女的勞動經驗與美德的研究中指出，就其所研究客家女性經驗而言，有許多是為家庭、家人犧牲奉獻的故事，但卻少有女性努力成就自我的例子，若重新看待加諸於客家女性身上的傳統美德，這些美德儼然是一種隱形的規範，成為限制行為的準則，違反這些準則，便會冒著失去歸屬於這個社群的危險，這樣的規範一旦內化至女性的心中，則女性容易將自己定位成一個成就他人和必須無私的人，而阻斷了女性發展自我的可能，將傳統婦德履行到極致的結果，就是將自己侷限成一個提供服務的人，所謂的「美德」其實是假頌揚之名，行父權體制壓迫客家婦女之實，雖標榜著客家女性的貢獻，但也間接助長了父權體制下不平等的性別分工，維繫了資本

主義下不平等的待遇。

學者夏曉鵬(1994：134)亦以社會學角度，對客家婦女勞動力與社會現況提出質疑：「『苦作』與『勤儉持家』之成為客家婦女傳統美德，背後其實是有極為嚴酷的社會壓力」，為客家婦女長期受到壓迫打抱不平。客家婦女淪為工作勞動的機器，又得符合男性對女性的想像典型，這樣被工具化的處境，故有論者認為客家婦女的地位極低，甚至認為客家婦女不是人(南山容 1989)。

關於客家女性地位是高是低的討論由來已久，客家婦女為了方便勞動，長久以來不纏小腳，因此有學者認為她們是在華人社會中「早早享有個人獨立與族群權力的一群」(江運貴 1998：193)。十九世紀英國牧師良貝爾到廣東客屬區傳教，發現當地客家婦女普遍下田工作，不像其他漢族婦女纏足而不出門戶，又見她們腰際懸掛全家的大小鑰匙，而鑰匙象徵著保管者的權威，因此他認為客家婦女的地位相當高，有工作權和經濟權。另一位日本學者小野和子則認為「客家女性解放了她們的舌頭和大腳」，大腳自然指客家婦女普遍未纏足的風氣，而舌頭指她們能以山歌唱出心聲，包含傳統漢文化中甚為禁忌的情愛性慾(引自邱彥貴、吳中杰 2001：104)。陸緋雲(2002：539-540)整理了四種觀點：其一為客家婦女家庭意識過重，壓制了她們的社會地位；其二為從家庭地位、經濟地位與文化地位綜合來看，客家婦女這一社會群體在傳統的客家社群裡的地位相對於其他民系的婦女而言是比較高的；其三為客家婦女有肯吃苦耐勞的特質，但客家婦女所受到的歧視和壓迫甚於其他民系的婦女；其四為客家族群中婦女的母親文化是客家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和精華。若從整個文化體系的宗法結構與財產支配中來看，客家婦女仍像其他漢族女性一樣，只被看成具有生產養育功能的附屬，而不是社會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不論意識形態、制度規範、生產活動各方面，都可以發現傳統社會中男尊女卑的事實，主要權力的擁有者、資源分配者、被賦予實質意義的地位者，皆是男性，女性不但無自主性的生涯選擇，在社會及文化身份上，地位亦甚為低下。不纏足是為了榨取女性的田事勞動力；大把鑰匙只是男性外出，請個代理人暫時保管而已；涉及愛慾的山歌，絕多數仍是以男性為出發點，滿足男人自身的願望，最後女性終究會落入家事、農事的雙重牢籠(邱彥貴、吳中杰 2001)。

時代變遷，教育條件的改變，使得客家婦女自我覺察提升，張維安(1994a)在 1990 年針對客家婦女地位，以閩南族群婦女作為對照的分析中，從教育、收入、初業與現職聲望、家庭決策權等面向作調查報告，顯示相較於閩南婦女，客家婦女地位有較低的現象，但在此研究中亦指出客家婦女受教育的轉變，說明客家婦女的社會地位轉變，無論在族群之內或在族群之間均具有一定的意義。

葉怡文(2003)在《從女性主義看台灣客家婦女地位》中以台灣地區為研究範圍，以相關文獻，輔以田野訪談材料，藉由性別與族群的觀點分析客家婦女的社會地位，檢視女性何以處於不平等的地位，認為在反思傳統美德對於客家女性的意涵與限制，跨越過去複製傳統性別角色藩籬後，才能真正達到性別解放與提升女性地位。其研究發現在早期社會裡，居於從屬地位、地位低落的客家女性，在經歷教育日益普及和西方女性思潮影響下，台灣客家婦女的價值觀與地位也隨社會變遷而改變、提升了，現代化、都市化的工商業社會裡的家庭權力結構發生了變動，家庭型態由「父子軸」轉變為「夫妻軸」的關係，二性的地位漸趨平等。

余亭巧(2003)以五位都會區之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為訪問對象，藉由她們族群認同的經驗，以認識生活於都會區的客家女性是如何理解其族群面向對於她們的生活場域帶來的影響。研究發現這群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將文化工作和家庭生活劃分成兩個世界，其客家身分僅出現於公領域中，且她們一方面雖適應了都會的生活，但一方面又想念家鄉，使得客家文化工作成為慰藉鄉愁的出口，另外，由於夾在新舊兩個時代間，她們的許多觀念或看法也呈現了不同時代交錯下的掙扎與矛盾。

林善桓(2004)的研究中透過了「一心客家歌謠研究團」的個案研究，討論了台灣社會客家婦女族群女性觀與社會的對話，其中顯示客家女性亟欲建構她們的新形象積極前進，對停滯的客家女性刻板印象突圍，其族群身分與女性身分我們必須以社會關係將它們緊密扣連與理解。

陳明惠(2005)的《美濃客家女性的性別角色與地位》研究中顯示美濃客家女性須遵守的社會規範最高指導原則便是「男尊女卑」，這樣的社會規範透過家庭、鄰居、親友、工作場所與文化活動代代傳遞，在此當中輿論則扮演社會控制的文化機制，無形中左右

了女性的價值觀與行爲，從美濃客家女性的詮釋中，研究者看到她們在對性別角色規範的態度上將自我與社會期望結合，然而隨著社會變遷，女性受教機會提升、工作與經濟逐漸獨立，傳統客家價值體系已面臨嚴峻挑戰。

客家婦女在生產活動中的地位，以及她們在社會體系與文化體系的雙重「無身分」，放在整個漢族社會中來看，其實是具有本質上的普同性。甚且，放到人類學研究的世界性視野中來看，婦女被否定具有文化身份而與自然界作象徵性結合，亦有其普遍性，提醒我們意識形態的創造與運用除了揭露心智的邏輯外，還揭露了權力的運作(鍾永豐 1994)。面對社會變革，女性自我意識的提升，逐漸出現相異於傳統母職與女性地位的反思，受到女性主義影響，質疑批判社會體制不公對待與壓迫的聲浪與力量亦愈為突顯，活躍於不同領域的女性，對女性權益與客家女性困境，在不同的位置上提出不同面向的著墨，做出各自的努力。觀察目前種種客家研究中，除客家族群意識與客家認同的強調與論述外，有關客家女性經驗、意識與認同的研究正逐漸成長與茁壯。



第三章 客家女性的性別角色經驗

人的一生即是不斷社會化的歷程，這是一條不可逆的單行道，引領生命一路摸索著通往未知的未來。人們在生命的經驗中累積出自己立身處世的法則以及人際關係發展上的慣有模式，一件件、一樁樁故事，歲月的痕跡刻印在內心深處，並反映在人的內在的思考信念與外在的處事之中。時代與環境影響著我們，而我們又以自己認可的思維，創作與執行自己的生命史，在相同或不同的階段與情境中，扮演著自己的身分、角色，定義自己與他人存在的位置及價值，決定也被決定著。人們的言語、行為與思想都不是隨機而無意義的，我們用生命寫著自己的故事，也或隱或顯的出現在別人的故事中，我們所有的人，彼此之間都有關連，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團體、團體與團體，在互動中交織成一個密不可分的社會網絡，層層疊疊，相互影響，所有生命都是互相交錯的，沒有哪一個故事是單獨存在的，亦沒有人能把一個生命從時代中完全獨立出來。

生命歷程的研究具有四大要素，分別強調時空位置、生命的關連性、個人力量以及時間的安排，其中時空位置即為歷史與文化背景，生命的關連性即是社會整合，個人力量就是個人目標導向，時間的安排則是策略的適應(王麗雲 2000)。研究者對個人生命歷程的研究並非僅對單一的個體發展感到興趣，更對個體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生活環境等整體脈絡感到興趣，研究人們與時代的交會。本章透過描述、分析訪談所得的性別角色經驗素材，反映出此世代的年輕客家女性的角色經驗與性別觀念。

第一節 家庭成長背景

家庭是一個人最早接觸的生活場域，舉凡個人生存、種族綿延、社會維繫與國家建立，都必須以家庭為依據，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種組織(黃迺毓 1991)。家庭，是塑造一個人的主要場所，更是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重要根基，在此環境中，開

啓了個體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個體在家庭中開始學習與其他人的互動，獲得社會的文化價值與習俗規範，使個體得以和社會銜接，是為個體社會化的第一個環境。家庭教育是人生的起點教育，也是日後一切教育的基礎，它影響我們一輩子的思想、觀念。在性別角色的養成中，家庭亦有極大的影響力，為性別提供社會角色扮演上不同類型的行為模式，使個體能夠合乎社會文化中對該性別角色的期待行為。

天生的身體構造差異在人們出生後便宣告著個體的生理性別，而後在個體的成長過程中，所處的那個社會文化下各種關於性別角色的態度及概念便會對不同性別有不同的期許與要求，性別角色的形塑就在種種區分、判別中展現差異，社會性別在生活中如影隨形的加諸在人們身上。事實上社會中充滿各式各樣常態性的「裁判」，每個個體的身體、舉止、行為、態度、成就都受其支配，而家庭則是培養「常態」的起點，這種家庭關係內部存在的規訓力量，是透過一種對個人日常生活及行為無形的監控—來自於自身的監控(Foucault 2003)。



一、男女大不同

「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是這些受訪女性提及父母親教育時，通常會想起的一句話，而其中的內涵其實也總括了絕大多數父母對自家女兒的期待，希望她們「像個女孩似的」，言談、行為、舉止都能「合宜」，符合社會上對女性的性別角色期待。

小時候腳可能張開開的坐或翹二郎腿，爸爸就會說女孩子不能這樣坐，然後就沒有說哥哥不行，或者連我爸爸看到電視上的女藝人講話很聒噪，他就會用客家話說「三八婆【客】」，我爸希望女生很恬靜，然後要溫柔婉約那種感覺吧！坐有坐樣，站有站樣，吃有吃相這種感覺。我哥就比較不會這樣子，但是媽媽會稍微提醒，「不是只有女生不行，男生也不行。」但是爸爸觀念就會是男女是有別的，小時候不會因為是女生要遵守這些就覺得很煩，只會覺得為什麼哥哥不用而已。(絲儀)

即使母親希望教育孩子們一些禮貌及規矩是男女都要遵守的規範，但在父親的觀念中還是認為「男女有別」，期待女兒能符合「恬靜、溫柔、婉約」的女性形象。

琴瑜提到父母對女生一定會有「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的要求的，但若自己沒做到，也只是稍微被唸一下而已，並不是說「一定」要遵守，而父母對女兒們的乖巧很信任：

反正女孩子就是感覺要比較乖，因為女孩子不會像男生那麼愛玩，所以也乖乖的呀！他們知道你不會做壞事，你就是在家休息或做自己的事，不會亂跑，你乖乖的，所以他們很相信你。(琴瑜)

因為琴瑜在父母師長心目中一直有著乖巧懂事的好女孩形象，所以即使偶爾學校在假日舉行加強課程時，琴瑜想在家休息不想去上課，母親也會因為琴瑜平常表現良好而同意。

絮旻則敘述自己從小就被要求要乖巧聽話，但並不是因為自己是女生才這樣的，而是家裡的每個小孩都得遵從大人的要求，如果不乖或講話過大聲就會被責罵處罰，父母對孩子採絕對權威式的管教，不喜孩子在家玩鬧嬉戲，「簡直跟暴君、暴政一樣」，絮旻認為就是因為成長於如此環境背景下，使得自己養成了較為順從懦弱的個性。

而澄妍則回憶在自己成長的過程中，父母偶爾會跟她告誡一些女性須遵守的規範，但因為家庭風氣較為民主開放，平常孩子們便常就時事或見聞與父母討論，自由慣了，所以當父母提出澄妍覺得不合理或不必要的規矩時，她會向父母提出質疑或自己能接受的修正辦法，違背自己信念的規定便「被選擇性遺忘」，所以雖然平常也偶會接收到一些專只對女性的規範，但卻也沒對澄妍造成太大困擾。

我覺得一直以來我都還過得滿自在的，甚至還認為當女生比當男生好，女生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又可以撒嬌、耍賴，事情想做就做，不想做的事可以叫男生去做，男生就比較可憐啊！要被使喚，不做會被認為沒用，沒有說「我不能」的權利。(澄妍)

雖然在澄妍的認知中，一直覺得「能夠當女生是件幸運的事」，但這樣的經驗也恰為我們呈了現另一種形式的「男女有別」，女孩子是可以有「嬌寵」的「特權」的，所以有的時候自己的能力可以選擇要隱或顯，但男生卻別無選擇，得要「有肩膀」，不然會被眾人質疑為「無能、沒用」。

二、重男輕女乎？

關於傳統客家社會的父權體制中，「重男輕女」的性別觀念，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多表示在自己的成長經驗中，不會特別感受到父母對兒子偏袒疼愛或對女兒排斥嫌棄，若有，也是祖父母那輩較可能出現類似情感，但即使如此，從受訪者的描述看來，男女地位的差異仍或多或少的出現在其經驗中：



我覺得我爸不會特別注意性別這問題耶，也就是他不會特別偏愛男生，這是我的感覺啦，在教育方面，不分男女，只要我們能力可以達到，能念到哪裡他都會支持我們去念，可是如果外公、外婆或爺爺奶奶過世，也就是講到分遺產的問題，他們就會有滿傳統的感覺，就是女生不應該拿。(絮旻)

也許「重男輕女」的性別觀念在日常生活中並不一定那麼明顯或直接的呈現，但一提到與傳統習俗及財產等利益有關的部份，仍不免將女兒視為「外人」來看待。

男性為延續家族香火命脈的主要繼承者，亦展現在對女性傳宗接代的要求上，由於依芯的母親連生了三個女兒，被婆婆要求再生個男孩，母親認為沒必要而未再生育，因此被婆家所輕視。祖父母這樣重男輕女的態度，依芯從小就有強烈的感受：

小時候我們都感覺不到我爺爺奶奶有疼我們，只覺得他們會罵我們，比如說罵我們不幫忙做事，或是叫我們去幹麻幹麻，就是有點使喚的感覺，我那時候是有想說可能是因為他們那邊比較重男輕女的關係，我奶奶就是很明顯的疼我兩

個堂哥，我大伯的兩個小孩都是男生，那邊的氛圍就覺得男生比較重要，而且小時候我媽有跟我們說過：「妳們三個都是女生，可是不要輸人家，不要讓人家看不起說我們家沒有男生。」我爸就比較不會跟我們談這方面的議題，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媽有感受到她沒有生男生，所以被輕視，被我奶奶輕視，所以都會叫我們三個要好好念書，我們三個是我們家族成績最好的，都還滿爭氣的。

（依芯）

母親從小便耳提面命地告訴三個女兒祖父母對於女孩子的歧視，更要求三個女兒在學業上爭氣，以扳回一口氣，而依芯也能夠從祖父母對自家姐妹的態度感覺到男女的差別：

我奶奶會叫女生去做家事，但是不會叫男生，我們之前還去拔雞毛耶！就叫我媽去殺雞，還有叫我們拔雞毛什麼的，然後我媽疼我們，就叫我們出去，不要給奶奶看到，因為我媽自己也覺得這樣很委屈。這些東西男生都不用做，男生就跑出去外面玩，都不用做事情，然後奶奶就會叫我們去生火去挑菜還是幫忙什麼的，小時候對這種重男輕女的觀念就覺得很不爽，不過也不會想要反抗就是了。比如說我爸對我媽好一點，幫忙做事，我奶奶都會生氣，因為我奶奶都會覺得這是媳婦應該要做的事情。我媽真哀怨！（依芯）

依芯描述自己的好勝心與好強不服輸的個性，也就是在遭受這些不公平對待及為母親抱屈的心情下被激發起來。

三、家事是誰的事？

家務勞動往往被視為女性的工作，男性身為家庭中的一份子，卻往往可以置身事外，因為「這是女人該做的事」，女人們一代一代的被告誡、教導著這樣的觀念，接受了身為女人所應承擔的「宿命」，但果真每個女人的命運都是如此？社會變遷下經濟的

發展及女性教育機會的增加，提供了女性轉變的可能。

卉潔回憶成長過程中，父母對她的唯一要求就是多讀一點書，厚植未來獨立自主、養活自己的工作能力，其他諸如女紅、烹飪等家事，都沒有特別要求她，而卉潔對於讀書方面恰好相當拿手，一點都不覺得困擾，故順利的達到父母期望的學歷，出社會工作了。

卉潔這樣的經歷並非特例，對於澄妍而言，在家務方面的負擔比例也甚低，家事通常為身為家庭主婦的母親打理，父親下班後也會做家事，家裡的孩子們只要偶爾幫忙掃掃地、拖拖地、曬曬衣服即可，把書讀好更重要。自小成績優異的澄妍說道：

我媽依稀有說過像我們這樣以後怎麼嫁得出去，我們就給她亂打哈哈說那就以後找個會做這些家事的老公嫁，以後就靠老公啦！然後又把我弟扯進來說，為了天下女生的福利，我們要好好訓練弟弟做家事，這樣他以後才會是一個好老公，所以所有家事都交給他啦！我弟應該覺得自己很衰，不過他也莫可奈何，反正只要聽到我媽類似這樣的言論，就亂哈拉過去，就會不了了之了，然後我跟我妹就依然故我的過著逍遙的日子，呵！

母親寵愛女兒，卻也為不諳家事的女兒擔憂未來「嫁不出去」，但對於自幼受盡父母栽培，在父母民主教育及和樂家庭氣氛成長下的澄妍，卻絲毫不以為意，更不認為女性是家事的當然操持者，反而認為家庭中的男性成員是理所當然要共同分擔家務的。

琴瑜在家事上的經驗也不多，她形容母親是傳統的「好女人」類型，跟著父親在外奔波工作之餘，回家還將家務打理得井井有條，是個能幹的好母親，雖然希望女兒能夠主動去做很多家事，但若女兒們沒做，也只是在嘴巴上唸唸。

其實我們有做，只是沒做那麼多，偶爾會做，那現在她還是煮得很開心，就煮東西給我們吃，然後每次就在那裡抱怨說煮東西都不會來看，但唸一唸之後，下次她還不就自己煮，不過如果去幫她，弄不好她又罵人，她就覺得你笨手笨

腳的，那就很煩，那我們乾脆就出去看電視。(琴瑜)

其實琴瑜的母親是相當樂於為家庭及孩子付出的，琴瑜也曾試著去幫忙母親，但只要未達能幹的母親要求的標準，又會討一頓罵，最後索性躲避這樣吃力不討好的差事，躲到別處去了。同樣的，琴瑜的母親對於這樣的情況，也表達在擔憂未來女兒婚後的生活上。

女孩子就是感覺要比較乖，不然以後要怎麼去端人家的飯碗，要會做家事，不然以後怎麼去侍奉公婆，我就會想：干我屁事。而且還會說我們都不會做菜，那以後在對方家庭要怎麼生活，我媽常會這樣說。(琴瑜)

母親在家事方面的能幹讓家裡的孩子們不太有插手的餘地，雖然擔心女兒不會做家事在婚後會吃苦，但卻也無可奈何的默許著女兒這樣的行為。而琴瑜對於母親的擔憂不以為然，多數的時候都是採用混過去的敷衍方式應付，對母親打馬虎眼。

四、不擅家務的姑娘怎出嫁？

絲儀的母親也如同以上案例般，早已習慣視操持家務及照顧子女為自身責任，所以在家事方面也未特別要求女兒，只偶會要求分擔一些較輕易的家務。但相同的是這些年輕女性的母親們都不約而同的將「家事」連結到女兒未來的「婚姻」上，或許是從自身及以往得知的經驗歸結出女人一旦結了婚之後，便要受到夫家的層層檢視、考驗，陷入人事與家事的牢籠中的結論，故有著女兒不太會做家事的話，便會在未來的婚姻生活上出現問題的焦慮，也可以從她們關注的焦點看出其思維模式，對她們而言，結婚並不單是男女雙方兩個人的結合，而是自己的女兒「嫁」到男方的整個大家庭中，所以現實生活上要考量的就並非只是婚後夫妻兩人的協調，甚至在根本就沒有提到婚姻中的「男主角」—丈夫的感受，所有的重點都集中於在對方的家庭中該如何侍奉翁姑—她們心目中的家庭掌權者，彷彿婚姻的美滿、成功與否是建立在翁姑的「滿意度」上。但有趣的是，

對於母親心中認為的「大問題」，這些案例中的年輕女性卻都有志一同般的不怎麼當一回事，相較於母親的戰戰兢兢，是抱持著較為瀟灑的態度的。像于倫便自信自己各方面的條件均不錯，不太會做家事並不是什麼「致命傷」，不需要特別隱瞞自己對家務不在行的事實，反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會要求我們要做家事，例如小時候會規定一個禮拜要洗幾次碗，自己房間裡的廁所要自己打掃，念大學後，就希望自己生活的週遭環境要維持乾淨，後來他們有提到為什麼要我學習做家事，除了住起來舒服外，更重要的是為了將來做準備，怕我結婚後不會做家事而被公公、婆婆嫌棄，也都叫我不要去男朋友家，免得被看破手腳，或一些不好的習慣會被發現之類的話，但我都覺得不置可否，看破就看破，不要我就算了。(于倫)

而絮旻則是直接表達了自己相當排斥做家事的情緒，這樣的厭惡感來自於只要一進廚房，或是一碰家務，立刻會有長輩們「下指導棋」，指揮她該怎麼做才對，認為她做得不夠好或不夠快，而絮旻「就會淪落到在旁邊看的份，然後他們後來可能就會放棄」，因為無法讓她自己摸索，故久而久之，她對家務便產生了一種抗拒感，認為廚房不是自己的領域，書房才是，家務不是屬於自己擅長的能力，讀書才是，在書本裡她能夠享受到在從家事裡無法感受到的自由與成就，即使絮旻還是會幫忙做家事，但「臉就會很臭、很不開心」，再加以童年被父母唸的不愉快記憶：


他們會一直唸，會說：「不要像妳哪個表姊一樣，只會唸書不會做家事，現在嫁人了就會跑回娘家哭。」會一直說我小時候很害怕的一句話：「妳這樣以後出去嫁人怎麼辦？妳以後一定會被婆婆要求啊，以後就不要回娘家哭。」就是他們好像會很害怕我們女生不會做這些家事，以後嫁人不知道會被婆婆怎麼樣對待，或是說丟他們的臉啊，或是以後會回娘家哭啊，可是到現在我還是沒辦法做菜，因為他們會一直唸，我就會一直覺得很排斥，我就是不要，所以到現

在還是不會。

父母越對絮旻囉唆，她就越唱反調，她認為「從小自己可能是懶」，而且「對這類的工作不在行也沒興趣」，所以家務料理一直都是她較疏忽耕耘的一塊能力，長大後，絮旻偶爾也會心血來潮進廚房做一些自己有興趣的甜點，因為這不屬於父母的管轄範圍，不會受到長輩強力的干預，所以絮旻覺得這樣的嘗試較有趣，而提到父母對做家务的要求，絮旻解讀為「我覺得他們的做家务也是一種會不會做事的能力」。

五、從家務中培養做事能力

對於「做家务的能力」相當於「做事能力」這樣的看法，也見於依芯的說法中：



我們家的小孩小學的時候就要學做家务，要求我們要會做事，我爸都會說：「不然以後如果發生戰爭，你連米都不知道要怎麼煮。」所以我爸給我們的感覺就是你要會做事情，所以做家务是為了訓練我們會做事，因為我爸也很會做家务，我爸的教育不會有男女不平等，因為家裡都是女的，而且我爸自己是很體貼的老公，很喜歡煮飯、買菜，這些女生做的事情我爸都會做，所以我覺得我爸在教育上不會覺得女生就是比較弱或女生就是要嫁人之類的感覺，他認為會做家务是一些基本能力的培養。

即使依芯認為男女應該是平等的，強調女生在能力上是絕對不輸男生的，也不比男人低下，但稱讚父親的體貼時，卻不經意的流露出家務是「女生該做的事」這樣的思維來，可見雖然依芯已經意識到體制中男女的不平權，但卻仍不可避免的陷入男女分工的刻板形象中，顯示出現代年輕女性雖然對社會上男女權力分配不公的現象開始有所覺醒，但受到傳統文化教育框架下的束縛，距離真正破繭而出尚有一段距離。

但可喜的是，整個社會觀念與風氣受到女性自覺的影響，也有緩慢的改變、進步著，從這些年輕客家女性的訪談中看來，在家務勞動方面，父母對兒子女兒的家務要求相

同，並不因為是兒子便從家務中「免疫」，亦不會有因男女性別不同而產生大小眼的問題，不管是兒子女兒都要一起分擔部份家務，培養做事的能力，以免未來組織家庭時，另一半太辛苦。澄妍提到一個觀念「做家事並不是因為男生女生的問題，大家都是家裡的一份子，家事是大家的，所以家事當然應該是家裡面的成員都要分擔的」。

第二節 學業與求學歷程

在過去主要以農業發展為主的環境中，客家社會素有「晴耕雨讀」、「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等俗諺，顯見除維持生活必要的耕作外，對讀書識字的重視，但在資源不足且匱乏時，普遍仍是以男孩為主要的教育對象。女性要操持家務，若也成為「不事生產」的「讀書人」，那麼繁重的家務工作便少了一個可分擔的人，且投資女兒不划算，因為「女兒終究是要嫁人的，是別人家的人」。而漢人傳統裡「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想也存於客家傳統觀念中，擔心女子接受教育後會有過強的自由意志，違反保守、順從的要求，而且不易找到合適的匹配對象。故在傳統客家中，雖然號稱「重視教育」，但這樣的思考邏輯是以男性為主體的。

如今的臺灣生產方式歷經重大轉變，學校教育的擴張可能是促成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重要推手，「升學主義」掛帥，追求好成績、考上好學校是學子們競逐的目標，也是家長們心心念念的願望，家庭經濟的好轉與子女數減少，使得家長願意投注更多的教育資源在下一代身上，在社會與教育環境的變遷下，對原本在知識體系中處於被邊緣化的女性，受教機會於時空流轉中產生了極大的變化，有了更多、更好的機會在學業上爭取表現自己能力的機會，甚與男性一較高下，學校中的學習經驗與學業成就，潛移默化地進入每個人的思考判準中，更對女性生命發揮了深遠的影響。

一、優異的成績是父母的驕傲

琴瑜的父母因忙於工作，且自身學歷也不高，所以覺得只要女兒乖乖的，對於讀書

及成績方面是沒有太多要求的。

我爸媽的學歷只有國小，我爸媽不會一直逼我們讀書，他們覺得能念的話就念上去，不太逼我們念，說實在我們比較自動自發去念，他們覺得你能考到哪就去念哪。(琴瑜)

但雖父母不甚要求琴瑜的功課，只有在她成績退步的時候會關心一下原因，但因琴瑜成績一直也都不錯，當親戚或鄰居稱讚女兒的表現時，雖然父母嘴上會謙虛地表示「沒什麼」，但琴瑜還是可以感覺到父母心中的喜悅及驕傲。

除了琴瑜外，其他受訪女性均表示父母「相當」重視子女的教育，願意花錢栽培孩子，也要求孩子的成績要好。



我爸平常對我們的態度兼有權威與民主，但希望我功課要好，因我成績時好時壞，但與弟弟、妹妹相比時是較好的，又因是長女，父母很要求我的成績，若成績表現得不好，會一直找我談，也會找學校老師瞭解，甚至會為我找家教，也希望我能往上念就繼續念。(于倫)

父親從于倫國中階段就付出較昂貴的學費讓她就讀私立中學，若有什麼才藝想學的，只要提出要求父母也幾乎都會同意，花了許多金錢與心力在女兒的教育上，希望她能夠取得更好的成績與更高的學歷，視孩子的成就為自己的責任。

絲儀認為父母具傳統中「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讀書是教育過程中最重要的事，孩子成績好，是父母的光榮。

做家事或其他那些什麼才藝可以不用去管。甚至連學校的家政課要縫布，我媽都會跟我說我幫你縫你去讀書。爸媽覺得讀書能讀高就讀高，沒有分男女，我們家家境小康，還算可以提供我跟哥哥兩個人升學。我在校成績很好，爸媽也

因為這樣覺得很光榮，到處講電話跟人家提起，可能因為我們從小就顯現出優異的資質，所以爸媽就覺得我們是讀書的料。我和我哥在親族裡的成績都算特別優秀的，也讓爸媽在娘家滿有面子的。(絲儀)

父母有感於自己因為學歷不夠高，所以在社會上比較跌跌撞撞的，所以希望兒女可以獲取更好的學歷，選擇更好的工作。他們常與孩子們講的一句話便是：「如果不讀書，就會像爸爸一樣當個工人。」所以竭盡所能投資於孩子的教育上。

我和哥哥都讀私立中學，他們就是為了小孩子好什麼都願意去做，把錢省下來讓我們付昂貴的學費還有學才藝，但是在自己身上就捨不得去做任何的花費。就是很傳統的那種觀念，一切都是為了小孩，小孩就是他們的將來，所以一定要好好培養、栽培，然後他們自己苦都無所謂這樣(絲儀)

絲儀認為在父母心目中，孩子是他們的一切，只要是自己的孩子，無論男女都願意付出相同的照顧和投資。

絮旻則從小便被父母諄諄教誨要努力念書，自己也念出一番興趣來，更因為成績的優秀，一直都是父母掛在嘴邊的驕傲。

我的成績會被他們拿來跟親戚鄰居們說嘴，雖然會說沒什麼，但他們好像還是很滿意的感覺，就是會說我女兒念什麼大學、研究所，或在哪裡教書之類的，這是自從幼稚園開始吧，就是在班上成績都第一名，所以大家就認為我很乖巧、很認真，就是不會讓父母操心，所以他們就還滿認同這一點的，會覺得可能我就是他們的驕傲吧。(絮旻)

從念書中獲得父母的認同，感受到自己被肯定，即使後來父母沒有逼她讀書，在求學與升學的路上，絮旻還是不斷的自我要求，反而演變成父母要她壓力不要太大，或是

沒考上理想學校也沒關係的局面。

試場對學生而言是分出學習成就高下的戰場，對於父母而言，孩子的成績是自己教育成功與否的依據之一，亦是面子之爭的戰場。

我媽一直叫我們不要輸人家，所以我們家三姐妹成績都很好，我感覺我媽有從這邊扳回一點面子，因為我伯伯那邊的兩個兒子都不太會念書。(依芯)

由於母親連生了三個女兒，飽受婆家的歧視，所以寄望女兒的學業成績優異，證明女兒沒什麼不好，女生是不比男生差的，女兒的表現為母親扳回一城，在提到學業成就這一塊時，一吐長期以來受到的壓抑與怨氣，女兒的成績與母親的面子息息相關。

二、強烈的自我期許與要求

優秀的學業成績除了父母願意提供良好的教育資源，自我要求也許才是維持優異表現的主要原因，鞭策自己精益求精，不斷向上的動力來自於眾人與自我的期許。

會有這麼強的好勝心我想是因為楷模的關係，我姊給我很大的影響，她大我三歲，我就會看她怎麼做，像看她成績很好，我就覺得自己的成績也要好，她在學校都會得模範生，所以我一進小學，理所當然的覺得我當然也要拿模範生，不然很丟臉，然後我妹他進小學的時候也是拿到模範生，所以印象很深刻，我們家就我們三個模範生的獎牌立在那裡，那個放在那裡的形象就是我們家三個小孩都很優秀，所以我們不可以丟臉，我們要好好讀書，不可以讓媽媽丟臉，因為我媽也都會去跟人家炫耀，所以自己小時候就會感覺到如果自己不好就會很丟臉。(依芯)

母親的期望與姊妹的優秀是促使依芯不斷努力向上的壓力，姊姊對依芯而言是瞻之在前、仰之彌高的楷模，也是座矗立在眼前的高山，必須想辦法追隨，甚至超越，而模

範生獎牌更是「好孩子代表」的形象宣示，時時提醒著依芯責任與榮耀。即使家裡經濟無法依孩子興趣提供充足而完整的栽培，但依芯的母親爲了讓孩子陶冶氣質，仍在國小五年級時送依芯與妹妹去學鋼琴，與鋼琴老師商量，繳一個人的錢，兩個人一起學，一個人彈一半的時間：

不過小時候經濟是真的沒那麼好，所以我從小幾乎都沒有補習或學才藝，只有學音樂，因為我媽說學音樂陶冶氣質，不要輸人家，然後半年後，那時候才小五喔！我媽就跟人家說課業很重，沒有時間學，但其實我對音樂很有興趣，長大後我跟我媽講這件事，我媽就說：「拜託，那時候家裡哪有錢讓你這樣學啊！」她只是覺得不要輸人家，基本的有學到就好了。雖然自己的鋼琴基礎很弱，但會去硬練一些比較難的曲子，就硬練，以前我們老師還曾經叫過我當過伴奏，就我們班鋼琴學七年的不彈，我這個只學了半年的就硬練一首曲子上場，就很好勝，好勝心強。

即使鋼琴演奏基礎薄弱，音樂的訓練不多，但依芯爲了當伴奏，仍憑著興趣與極強烈的好勝心，費足苦心強練困難曲目，即爲了向自己與別人證明「只要有心，我是可以辦到的」，憑藉強烈求好的意志力，達到自己的目標，而當然，優異的表現是對艱辛過程的最好肯定，這被視爲一種自我能力的展現。

三、長輩的矛盾

對於自己的孩子，在學業方面表現良好，父母當然是既榮耀又驕傲的，在父系社會的設定中，兒子是家族命脈的繼承者，其成就毋寧是長輩足以光宗耀祖的安慰，那女兒呢？對於傳統上被認爲「終究是別人家」的女兒的優秀成就，長輩的心裡除了欣喜之外，有沒有其他想法？

家庭中，我爸爸是主外的，掌管經濟大權，小孩子的教育跟家務幾乎都是我媽

負責，我媽在教育我們的過程中很強調的一點就是「女孩子要讀書」，剛好我們家三個小孩都滿會讀書的，所以也就一直讓我們讀上去。雖然我爸有的時候會羨慕很多鄰居的小孩高中畢業就出去賺錢，可以幫忙家計，不過因為我媽堅持小孩會讀就要繼續讀的關係，所以爸爸也只是曾經小小的碎碎唸過，後來就沒有再堅持提起了。不過我在想可能也是因為我們家小孩從小成績都很好，所以當街坊鄰居在討論比較小孩成績的時候，都會很稱讚我們家的小孩，跟我爸媽說：「你們兩個學歷都不是很高，阿怎麼生出來的小孩都這麼優秀，這麼會讀書，真會生！【閩】」我爸媽應該也覺得滿為我們感到驕傲的。（卉潔）

卉潔的母親感受到女性受教育的必要性，由自己的經驗體認到女人只有接受教育才有獨立自主的可能，不用完全依附在男人底下看人臉色過生活，故相當堅持家裡的女兒一定要持續接受教育，從小也一直告誡女兒讀書對於女人的重要性，所以雖然父親曾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夠儘早外出工作幫忙家計，但因為剛好自己的三個小孩都很會讀書，知道自己是街坊鄰居欽羨的對象，小孩的表現帶給他極大的面子，老婆對於女兒得讀書的想法也很堅定，故也沒有堅持己見。

澄妍提到了成長中，一個令她感受難忘的衝擊。她是家族裡第一個出生的小孩，從小就備受家族長輩親戚寵愛，除物質生活不虞匱乏外，父母亦相當重視孩子的教育，從小就陪孩子閱讀許多啟蒙讀物，討論生活中的各項問題，讓孩子去學習有興趣的才藝，而澄妍也從這樣的教育環境中，培養了敏銳的思辨能力，學習反應迅速，自小在學業的表現名列前茅，各項比賽都頻獲佳績，也因為澄妍是家族中的長孫女，長輩們都以她的表現為傲，也希望家族中的小孩能夠以她為楷模，向她看齊。

我們家對於教育還滿重視的，我爺爺奶奶跟爸媽都很在意我們家小孩的成績，我表現不錯，一直以來，他們也都滿以我為傲的，在家族裡面，感覺的到我爺爺奶奶都滿希望其他小孩以我這個「大姊姊」為楷模，雖然我們家族的小孩成績都算不錯，不過這也算是一種家族壓力吧！喔！我想到了一件事了，我印象

很深刻，在我考上第一志願的高中不久後，有一天我爺爺突然對我說：「細妹仔成績按好有麼介用，以後還不是要嫁人。也毋細讀阿按好啦！【客語，意為：女孩子成績這麼好有什麼用，以後還不是要嫁人，也不用讀那麼好啦！】」那時候我聽到就覺得嚇一跳，我爺爺幹麻突然這樣跟我說，也感到有一點難過，不過我想我爺爺心裡面也是充滿矛盾的吧！但其實也就那麼一次爺爺這樣對我說而已，其他時候也都對我的好成績很肯定的。(澄妍)

雖然平時長輩們對澄妍的優異表現相當肯定，但在某個時刻，爺爺仍跳脫不出傳統思維模式的侷限，冷不防冒出這麼一句讓澄妍印象深刻的言語，讓她內心受到深刻的衝擊，因為這樣的思考方式原本不存在於她的思想中，對她而言也不曾是個「問題」，但從爺爺的話語才得知原來在同一個時空下，每個人所感知的「世界」運作方式並非相同，由此感受到世代落差的矛盾。時代不斷向前走去，長輩們在的思想也在不斷調整，但當現代與傳統的思考邏輯相差甚多的時候，心中的衝突與掙扎也是可想而知的。

四、學校中的性別差異

學校是個人進入社會的橋樑，透過有系統的課程教授及師生、同儕間的人際互動，讓不同背景的學生，學習該社會體系下期許的價值規範和行為準則。學校中有形、無形的知識傳遞，對於性別教育極具影響，植入學習者心中，也傳達出整個社會中對於性別角色的想像。

或許是性別角色的形象是以較為隱而不顯的方式滲透於生活中，在學校中對於學生而言更被關注與強調的是學業成績，所以絮旻在學校裡沒有特別意識到因性別的差異而被施予不同對待，只要成績好就好。于倫對求學階段性別教育的認知也差不多如此，認為成績的影響比較大，故只能泛泛地說出很籠統的觀感，如男生比較調皮搗蛋，女生比較溫柔乖巧，所以「有的老師好像會比較疼女生，因為女生比較乖，男生比較調皮，不受控制。」

澄妍覺得學校中的性別教育不那麼明顯，因為幾乎所有的規矩都是全體學生所要共

同遵守的，無論男女，比較有印象便是健康教育課堂上教到的男女生在生理上的區別，或是教材裡面隱含著的男女刻板印象跟價值取向。然而，在學科方面的表現及發展狀況，普遍認為男女生仍是有所區別的。

一般印象就是男生的數理能力比較好，女生的文科比較好。大人也會說在學校一開始都是女生表現的比較好，因為女生的發育較早，但越高年級，因為數理越難了，而且男生開始發育了，所以男生會越來越好，甚至迎頭趕上。在國小、國中的時候班上本來有一些女生成績很前面的，但越到後來就後繼無力了，反而是一些本來平平的男生竄起來了，差異滿大的。(澄妍)

澄妍舉證了週遭朋友的實例，來印證「發育女先於男，男後來居上」這樣的說法。而高中面臨選擇組別時，也可明顯看出「男生偏好選擇理組，女生偏好選擇文組」的狀況。

高中選組的時候男女差別也滿明顯的，女生比較多選文組，男生比較多選理組，在很多家長的眼裡，如果女生選理組還好，但男生如果選文組就會覺得滿失望或滿遜的。我自己選文組是因為對數學不感興趣，也比較喜歡文組的科系，我弟後來在第一志願的高中，本來也跟隨大部分同學的腳步選理組，那雖然成績一直都名列前茅，但讀得很痛苦，高二就因為興趣跳到文組了。(澄妍)

澄妍描述小弟那時候要轉文組的時候，遭受到父親大力的反對，要他繼續支撐下去，因為讀理工的未來前途比較好，母親當時也很徬徨，不過由於澄妍跟妹妹的對小弟鼎力支持，覺得父親太虛榮了，即使小弟成績再好，「但若一輩子都要接觸自己不喜歡的領域那也太辛苦了，沒必要，人生在世，開心比較重要。」不斷勸說父母，小弟終於成功轉組。她打趣的說：「我跟我妹都相信，憑我弟那樣的人才，就算讀文組也餓不死！不過就是從李遠哲變李白罷了！」

琴瑜則就高中就讀女校的經驗敘述，回味著當時全校幾乎都是女生的輕鬆自在感：

因為都是女生嘛！行為就比較隨便，玩得很開心，那如果是體育課的時候，因為是女生，所以若動作做不來或體力較不行，老師都會比較寬容，男生好像只有在美術班有，你看到就會覺得是異類。

少了異性的注視目光，在女人群中，可以毫不拘束，隨心所欲地自在玩鬧，「那時候像個男生一樣，剪個短頭髮，行為又大刺刺的」，不用刻意「裝淑女」，維護自身形象，而老師在體能上也對女生寬容許多。反而在放學後的火車上，看到男生感覺「很不習慣、不自在，覺得怎麼會有這麼多男生啊！」。另外，琴瑜也提到，雖然同是女校，但校風會因地區的不同會有所差異，像她就讀的那所女校比較淳樸，校風就比較柔和，與男校來往亦趨保守，但她另一位就讀都會區女校的朋友經驗便與她不大相同，該校的校風較開放強勢，著重「女權」教育，強調女性獨立自主的能力，更與鄰近男校常共同舉辦活動，男女間的交往頻繁熱絡。琴瑜認為自己能夠女校就讀是一個難得而又難忘的經驗，但學校可以適度鼓勵男女健康的往來，養成大家正確的交友觀念。

第三節 就業選擇與職場境況

傳統社會對於兩性分工，多存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想法，女性由於傳統角色定位及家庭照料責任，參與勞動的工作意願與可能性會受影響而降低。以往女人工作勞動的處所通常被定義為家庭之內，時至今日，透過教育的普及，女性人力素質不斷提升，越來越多女性在接受教育之後，投身職場，工作的範圍，也從私領域跨足公領域。但當女性進入就業市場，選擇自身工作的時候，卻多半從事著照顧與服務的工作—被認為比較適合女性從事的工作。就業的性別區隔源自「性別定型」(sex-typing)，它是一種依據性別分類工作的過程，導因於人們認定某些工作是「男人的工作」，而某些工作是

女人的工作(Joy Magezis 2000：243)。

在女性的生涯發展，家務和育兒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女性的就業經驗和男性相較，比較可能是回應式的(reactive)，而非如男性般是主動的，即使女性在公領域表現得相當成功，時常也是一種「接受遊戲規則」的表現，而不是企圖積極競爭。性別社會化的歷程會影響個人覺知，而覺知又會影響生涯決定與適應，造成了職業選擇的性別差異主要來源(王百合、游美惠 2007)。性別影響的不只是外在特徵，在一向被認為屬公共領域的職場空間中，個人的就業經驗與職場遭遇，確會在有形無形間受到性別角色的重重影響。

一、教職是女人最理想而穩定的工作

卉潔覺得自己從事教職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因為媽媽認識幾個老師，滿羨慕當老師的生活的，希望她的女兒是老師」，認為女孩子當老師比較好，卉潔自己對職業選擇沒什麼太大主見，成績也足以令她考上理想的師範院校，所以自己便「很乖的聽媽媽的話」，「理所當然」的從事教職了。

究竟教職有什麼樣的魅力，成為在父母心目中女性工作的首選，強烈地希望自己女兒能夠選擇進入教育工作這個領域。

我大概從幼稚園就一直被爸媽洗腦，所以我從幼稚園到大學就是下定決心當老師，從來沒有改變過，因為職業穩定嘛，工作環境單純，而且在他們的觀念裡老師的社會地位是比較高的，所以他們都覺得這是一個很理想的工作，尤其是對女生而言。像我爸，他在私人公司上班，就有裁員什麼的問題，景氣好的時候可能年終就發比較多，景氣不好減薪都是有可能的，在經濟上面比較不穩定。所以他們從幼稚園就一直期許我當老師。(絲儀)

教師在社會上的聲譽清新，工作環境單純，作息規律，職業穩定，且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是令人嚮往的主因，也是歷經現實生活磨難的父母對人生的實際考量，願女兒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能夠透過這樣的職業選擇，過得較為平穩順遂。但絲儀也提到，爸

媽對於兒子女兒的職業期許是不同的：

我媽媽以前也說，有辦法的男生是不會來當老師的，她說當老師的男生可能就只有平庸而已，所以他就沒有鼓勵哥哥當老師，女生的話她就覺得當老師很好。(絲儀)

對父母而言，教職是女兒最理想的職業，這樣就「很好」了，尤其教職這個選擇被認為是可以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的，既符合現代社會對女性在經濟上獨立自主的要求，也不違背傳統社會中對女性角色的期待—家庭的主要照顧者，規律的作息不妨礙家庭的運作，女性若生育下一代後，恰可運用所學專業給予孩子完善的教養培育，配合孩子上下學的作息，教師的社會地位更滿足了心理上受人尊敬的需求，在婚姻的市場上，女教師炙手可熱，是許多男性擇偶時夢寐以求的婚配對象，故許多父母認為自己的女兒若能當上教師，便在條件上占了優勢。但看似如此具吸引力的工作，對男性則不然，若男性從事教職，被認為是「平庸」的，有能力的男兒應該從事更高遠的追求，志在四方，眼界不宜被侷限在狹小的教育圈中。

同樣一個職業，放在兩性身上便有不同的詮釋方式，對照這兩套說法，提供了我們一些思考的線索與討論的空間。教職這個被認為對家庭比較「友善」的工作環境，是女性能夠獲得的「高成就」，對於男性而言，則是不被鼓勵從事的「平凡」工作，這樣的差別期待，恰可說明了社會對男女角色的期待，差異甚大。換個角度思考，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女性束縛，女性從事教職，重要的不是「自我實現」，亦非追求個人成就，而是以「家庭」作為起點思考所得之最佳結果，女性與家庭仍是緊緊地被綁在一起的，相對的，在這樣的設計下，男性卻可脫離這樣的「限制」，甚至被鼓勵要脫離這樣的「限制」，開展「宏圖大業」，成就「開疆拓土」的男性形象，而女性最好的選擇便是扮演讓男人無後顧之憂的賢良角色。在傳統的客家社會中，女性不但要下田耕種，負擔家計，對內也要負責安頓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以個人的犧牲奉獻，成就人人稱頌的偉大妻子、母親形象，將時間軸拉到現代，探究女性被深切期盼能夠從事教職工作的真正原因，不正是

這種思維模式的延伸嗎？「家庭」永遠是凌駕一切的第一順位考量，只是在外的工作場域從田野勞動移至學校的勞心勞力中罷了，穩定的收入所得足以守住家庭，以支持另一半追求夢想，女性個人意願與自我實現，總是被放在最後考慮，作聊備一格的裝飾。

當初選填大學志願時，我其實是被強迫填師大的，原本政大才是我的第一選擇，但我爸媽認為師大畢業後至少有教師這個職業可選擇，且教師的工作穩定，生活規律，是他們心目中極佳的職業，是女生最好的選擇，所以我從念師大、實習、考教甄都算是我爸媽半強迫我去做的，而我從小其實沒有想要當教師，只想從事與英文有關的職業即可，但後來自己也沒有去思考什麼工作會更好，且從事教職後才發現教師的福利、工作性質都算不錯，便開始慢慢接受這份工作。(于倫)

在父母半強迫式的引導下，面臨選擇學校、職業的關鍵時刻，往往無法真正的「選自己所愛」，而是在進入教職了之後，慢慢地學會接受這樣的工作環境，從中發掘其優點，「愛自己(父母)所選」。



從小我爸媽也是灌輸我們觀念要當公務員或當老師，工作很穩定這樣，其實國小也不知道什麼是公務員或高補考之類的，可是他們就會一直講，我就會感覺其實他們好像不太管我們的興趣，反正他們就是會一直覺得要穩定的工作。(絮旻)

在大學聯考放榜後填志願時，絮旻原本沒有想當老師的，本來當時已填好自己想讀的學校科系志願，但父母卻要求她重劃志願，將所有的師範院校全部填上，而且得填在最前面的志願群中，絮旻雖然覺得不高興，但終究還是遵從父母的意思了。

其實放榜之後，我就覺得沒有很意外，可是心裡又會覺得沒有很開心，可能是

我沒有掙扎出我爸媽給我的期許，然後就會覺得，ㄝㄣ，當老師喔！就是很平凡很庸碌，所以那時候不是很想當老師，那個放榜的當下，雖然不高興，也只能接受了，但後來就覺得也好，特別是念了之後，後來也覺得我的個性可能比較適合當老師。(絮旻)

絮旻再回頭看看以前的那一段過往，將自己曾經爲了填自己理想中的學校志願與爸媽鬧脾氣一事，歸類爲「青春期的叛逆」，現在這樣「也好」，問她會不會後悔當初沒有照著自己的志向前進？絮旻苦笑著聳聳肩：「那時候比較不切實際。」，或許無論過程是如何心甘情願或不情不願的，選擇之後，便不再回頭去設想另一種可能，也是一種豁達與知足吧！

就讀各大學不同的科系被視爲人生的分水嶺之一，由此慢慢分流向各專業領域，故聯考後填寫學校科系志願便成了一項重要的決定，父母的意見在此時往往也起了頗關鍵的作用。琴瑜的父母平時對於孩子的事情一向沒有太大的意見或給孩子過大的壓力，但在日常言談中仍隱隱約約地透露出自己的期望：

我爸媽小時候會對我們三姐妹說不然你當什麼好了，那都是隨便亂說的天方夜譚，但我媽就很愛這樣亂講，但這樣其實也多多少少講出來她的希望，因為有這樣想才會這樣講，不過其實我們也都沒有很刻意照她的話作。那時候大學填志願的時候我媽就叫我選師大，不過她越叫我選什麼我就越不想選，那雖然我英文沒有很好，但我就把清大外文填第一個，師大中文填第二，我就想說，好，跟妳賭，上妳的就上妳的，上我的就上我的，沒想到是上她的，所以看到的時候有點想捶電腦。(琴瑜)

事實上琴瑜對自己的決定也覺得很矛盾，只是想賭一口氣，當時的心情是極其複雜的：「我有一點點希望要上她的，但又有一點點希望不要，我會不想讓她失望，但又會覺得爲什麼我要照妳的希望走。」，在不確定自己真正想要什麼情況下，照父母的期望

走似乎是最安全的作法，但這樣輕率地交出決定權自己似乎又錯失了什麼，總想掙扎出另一種可能，折衷之下，頗有「交給命運安排」的意味。

與許多對自己所欲所求不甚明瞭或懵懂迷糊的人們相較之下，澄妍算是一個「求仁得仁」的例子了，長大後能當老師是她自小便有的夢想，即便在就讀師範院校期間，早聽前輩們言之鑿鑿地描述參加教師甄試過程的艱辛，她仍對自己必從事教職的意念堅信不移，畢業後也果真順遂地進入了教育界工作。不過其實她也有一段徬徨少女時：

出社會後擔任教職，這其實是我從幼稚園就有的夢想，那求學過程中又受到很多好老師的照顧跟啟發就更加堅定了我的志向，還有我爸媽覺得老師是很好的職業，穩定、社會地位也好，雖然賺不了大錢，但卻能夠擁有不錯的生活品質，記得我高三的時候一度動搖志向，我爸媽緊張得不得了，一直勸我，還搬出以前我舅舅年輕的時候胸懷大志，大學聯考後填志願的時候想填一些我爸媽認為不切實際的科系，被我爸媽力勸之下填了師範大學，現在當老師過得很好的例子，還有誰誰誰出社會後繞了一大圈還是覺得當老師最好之類的。(澄妍)

父母搬出了一大堆「前人的經驗」力勸那時對教職有些游移的澄妍「回心轉意」，澄妍認為自己算是滿有主見的人，只是需要一些時間去摸索、確認自己的心意，回憶那時的心情，其實自己比較需要的是中肯客觀的分析，畢竟每個選擇都有其優缺利弊，所以對這樣「一面倒」的勸說反而很反感，「那種試圖影響妳些什麼的感覺很差」，當時，澄妍即使在心中早已暗下決定就讀師範院校，但嘴上仍不住和父母辯駁：「也許走另外一條路，他也能過得很好！」、「繞路並不是沒意義的，也許就是經歷了這樣的過程，他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這些爭執，終究就是想向父母爭取自己人生的「主控權」罷了，畢竟人生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二、職場遭遇

出社會之後，是「學以致用」的時候了，職場是個既競爭而又現實的場域，雖然本

研究的案例均從事教職，學校相較之下已可算較為單純些的環境了，但這樣也已讓卉潔體會到「人情世故」的道理了。

我在職場裡面遭受到一些挫折，覺得我用真心對待人家，為什麼別人，甚至是學生都要虛偽的帶上面具，不過這個問題，以前就有人跟我說過，說我這樣對別人完全赤裸的展露自己很奇怪。在職場上主要是師生跟親師的問題。(卉潔)

她認為自己在職場上不太能夠感受到性別上的差異，倒是對「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含意有更深層的領悟了。絮旻也有類似看法，覺得性別在工作上並沒有差別，比較有關的應該是實力。而于倫對這方面的感受倒是有些矛盾處，一方面覺得在教師這個職業中並沒有特別感覺到男老師會比較吃香或女老師比較吃虧的部份，應該純粹是個人能力的問題，但一方面又認為像男老師可以比較自由自在，與學生相處或出遊比較沒有顧忌，不會綁手綁腳的，而自己身為女老師需要考慮的部分就比較多了，另外，在出社會後能夠明顯感覺社會中對男生與女生有不同的解讀與期待，至於是哪方面的差異，于倫則無法具體舉出例子來，僅強調這是自己的感受。

對於身為女性在職場上的境遇，澄妍認為在教育圈中雖然女老師的比例較高，但擔任上位的主管者卻較多男性。

在當老師後，職場上對於自己是女生沒什麼感覺，因為在教育圈中女老師本來就比較多，不過校長或主任好像比較多男的，我覺得可能跟結婚後女生受到比較多家庭束縛，或是從小教育下只要到達一定位置即可，較不容易有再向上位爬的雄心壯志，相較之下，社會就會期待男生有經營事業、往上位爬這樣的野心。還有，女生如果當老師，便會覺得這是很好的職業，在婚姻市場上也很受歡迎，但男老師就會被人覺得比較沒什麼，好像不太有用，怎麼只當老師而已。這些可能跟社會期望跟社會結構有關係，或許這也算是一種性別上的不平等吧。(澄妍)

社會上對男性的事業經營投以較高的期望，給予男性在職場上衝刺晉升的壓力，但對女性而言，這方面的要求便沒這麼嚴苛了，在職場上不被特別期待有過分積極爭取上位的表現，在具穩定工作及收入後，眾人更關注的焦點是女性在妻職、母職上的實踐，反而沒有那麼支持女性投注心力於職位爬升一事。

關於職場上「男強女弱」的現象，依芯有深刻的感觸：

像我現在會說我很不想當老師，是因為我覺得當老師很沒有權力、很被這個社會瞧不起，就覺得老師是一個很平庸化的職業，沒有地位，還會被人家講說妳很輕鬆什麼的。我還在研究所的時候有聽老師說過一個學術調查，就是一個職業如果女生越多，那個職業的聲望就會越低，我會覺得好悲哀喔，難道真的是這樣嗎？尤其是國小老師，聲望又更差，因為國小幾乎都是女老師，高中男老師就比較多一點，你就會覺得高中老師好像比較了不起的感覺，我這樣聽就覺得，是不是這個社會的結構就是這樣，沒有辦法撼動？社會就是覺得女生比較弱。小時候也覺得說，為什麼廚師都是男生？其實小時後就有那種感覺，因為明明在家裡煮菜的都是女生，可是電視上那種大廚都是男生的形象。這種東西都是上大學以後聽到關於男女生在媒體上的形象之後才有的感覺，就會想說：對阿！女生好像都沒有那種專業的形象，幾乎都是男生。

在依芯的心目中，職場上具有「專業形象」的幾乎都是男性，女性的專業成就與聲望則普遍低於男性，由於這樣的情況，她感覺到悲哀而不滿，渴望女性能衝破這些隱形的束縛。

我們在實習的時候有一個女校長，那時候我覺得超佩服她，我覺得她有那種呼風喚雨的感覺，就是一個女生，個子小小的，可是她就是可以讓很多的男老師都聽她的，那時候我就很想變成這種人。我會覺得說我會想要有地位，所以我

就會想說要往行政職走，我會覺得這樣可以獲取一些地位，至少當校長跟當女老師感覺就差很多，以前我回去念研究所的時候其實我一直還在想說看我有沒有辦法往學術方面發展，因為我也很佩服女教授，覺得她們好了不起喔！就是在一個男女不平等的社會，她們可以有說話的權力，我覺得很好，然後男生都要聽她的，那種感覺。(依芯)

感受到女性被壓抑而充滿自覺的依芯，崇拜的偶像是具專業素養的「女強人」形象，她承認自己對於權勢與地位的獲取頗為嚮往，但這樣的自我實現過程是對不利於女性發展的社會結構的一種衝撞與挑戰，是故不滿於現狀的她心心念念於自我充實，期盼有朝一日能夠成為取得「發言主導權」的成功者。或許是自小便感受到了女人的弱勢，對於被母親教導「要爭氣，不要輸」的依芯來說，扳回身為女人的顏面與尊嚴便成了她一輩子的課題。




「王子與公主從此以後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一童話故事中常常使用這樣美好夢幻結局作為故事的結尾，但在現實世界中，「結婚」卻往往是另一段故事的開展，意味著夫妻雙方須攜手相伴，同舟共濟地共度一生，而在通往未來的道路上是充滿重重磨鍊的，時時考驗著夫妻雙方的智慧，小至日常瑣事，大至價值觀的差異，都可能成為點燃彼此戰火的引爆點，需要透過彼此的包容與尊重，共同克服難題，面對生活挑戰。眾所追隨的幸福，並非婚姻本身能夠保證的，其關鍵仍在於夫妻雙方的用心經營。

本小節中三對案例的共通處為：夫妻雙方皆從事教職，族群身分上女方為客家人，男方為閩南人，而在結婚後均未與父母同住，另在他處共組小家庭。在這樣的組合背景下討論其婚姻模式。

一、婚事的籌備與婚禮

結婚典禮，多被視為傳統習俗實踐的場域，其籌備與進行是男女雙方及家人需要多所溝通交涉的時候，從某個角度來說，也是一個雙方家庭角力的時機，透過婚禮進行的方式，男女雙方家庭、長輩……等的參與，或可一窺婚嫁場合中社會風俗的流轉。

結婚十一年的卉潔回憶當年的婚禮進行狀況，對男方家繁瑣的禮俗仍印象深刻。大學畢業後不久，在雙方工作都穩定後便決定結婚了，由於當時她年紀尚輕，對於婚禮沒有太多的主張，也認為那時的社會風氣較今仍顯較為保守些，沒像現在這麼多創意婚禮的進行方式及以新人為本位思考的婚禮服務，年輕人對於自己的婚禮不適合有太多意見，婚禮的規劃與進行通常雙方父母作主的場域，年輕人照做便是了，所以卉潔形容自己的婚禮是頗為傳統的類型，一切便是遵照習俗來走，提親、看日子、訂婚、迎娶、宴客……等，整個過程的主導權在長輩手上，新人只要「聽命行事」就對了。



在結婚的時候，我們完全沒有談到關於族群的問題，這個對我們來說完全不是問題，也沒有想過會有什麼影響，反正就是傳統那一套習俗，大概在小細節有一些出入而已，倒覺得跟地方比較有關係，像他是台南人，大家都說台南人最多禮數了，果然沒錯，那邊結婚的禮俗習俗又多又瑣碎，光是結婚前一晚的拜拜就弄了很久，他幾乎整夜沒睡，這些是比較煩的。基本上，反正訂婚就照我們女方這邊的習俗，結婚就看他們男方怎麼弄。但其實因為都是長輩在處理，我們只是照做，就像傀儡一樣，結完婚的感覺就是「累」，不會有浪漫的感覺。

（卉潔）

雙方族群的不同絲毫沒有造成婚事的困擾，但因婚禮的籌備與進行多是以雙方家長的意見為主，故在過程中卉潔覺得較不能真切體會到這是屬於「自己的婚禮」的感覺，待一切進行完畢，才恍然驚覺自己的身份已經不同了。

相較之下，進入婚姻生活二年多的絲儀，婚禮的過程就顯得簡便很多，因為雙方父母都沒有什麼意見，放手給年輕人去做，所以便省略了許多傳統步驟。

因為雙方父母完全都放手給我們去辦，那很多習俗我們也不懂，不懂就算了，直接跳過，所以籌備婚事的時候對於客家、閩南習俗的不同也都沒什麼感覺，因為都不懂嘛！那我們訂婚的時候沒有請，因為覺得太瑣碎了，考慮到雙方在家鄉宴客都很麻煩，就決定在我們兩個的工作地宴客，就直接算結婚了。不過媽媽會跟我講說閩南人的習俗很複雜喔，尤其是南部的，很恐怖喔，很繁瑣，他們最迷信了，最信這一套。老公的哥哥結婚的時候一切遵照古禮，非常辛苦，所以到了先生的時候婆婆就會覺得沒關係，反正奶奶也過世了，沒有大長輩在，年輕人自己喜歡就好。(絲儀)


絲儀提到，因為父母說自己家鄉這邊的習俗是：如果女兒訂結婚，很少人在宴客的，只有兒子結婚才需要。那父母也怕勞煩親戚們紅包禮數等的往來，覺得太麻煩，所以便省略了訂婚的步驟，而絲儀的先生那邊，由於先生的哥哥結婚時一切依照傳統古禮，弄得人仰馬翻的，相當辛苦，所以婆家那邊也決定不要再經歷一次這樣的過程了，年輕人高興方便就好，加以雙方的祖父母均已過世，沒有人堅持要採用傳統習俗，所以絲儀與她的先生便得以著手規劃進行屬於自己的婚禮。

就我們自己翻一翻學校行事曆，覺得哪一段時間比較適合請婚假，然後查查農民曆看哪天日子比較好，就請假去公證了。請客的日子也是看餐廳那一個假日好訂就訂了，反正覺得方便的假日就是好日子。只宴客一場，就當作昭告大家我們結婚了，大多請同事，親戚也很少，只有雙方的幾個至親，因為南北往來要舟車勞頓很麻煩。那也沒有提親、迎娶之類的過程，反正什麼都我們自己處理，那我們就請了婚禮佈置跟主持人跟新娘秘書還有婚禮攝影，反正只要把那場宴客弄好就是了。我爸媽跟他爸媽甚至在我們結婚前一天才在我們的新家見到面，很扯吧！中間他們也都沒有任何聯絡過，反正就是一切都交給我們了，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他負責跟他爸媽說，我負責跟我爸媽說，把事情搞定就對了。（絲儀）

有別於傳統以父母意見為主的婚禮，絲儀的婚禮幾乎全部都是新人自己的主意跟想法，她覺得自己滿幸運的，剛好雙方父母對婚禮的進行方式都沒有太多干涉，那先生也尊重她的想法跟做法，所以整個婚事籌備過程便沒有什麼爭執地順利渡過，讓小倆口頗為滿意。

才結婚半年的澄妍，由於剛辦完婚禮不久，所以對婚禮的一切記憶猶新。她認為自己的婚禮基本上雖還算符合傳統的形式，但卻又多所折衷。在籌備婚事的時候，兩邊父母都還滿客氣的，關於習俗方面大致上是彼此尊重的，也頗願意聽取年輕人的意見。



因為我老公兩個人都覺得結婚不過是個儀式，不用搞得這麼麻煩，所以很多我們兩個覺得不必要的東西，就跟父母說不要了，或是用較簡單的方式代替了，畢竟時代不同了，很多禮數根本就不合時宜了，樣樣都要做到的話根本就又花錢又浪費時間，不用一切都遵照古禮吧！要有現代化的做法囉！還好雙方父母都滿尊重我們的，沒有太為難我們，算滿順利的。不過剛開始他媽說我們客家人禮數很多，怕對我們失禮，結果搞到後來，他媽還比較傳統，東聽西聽的，本來都說簡單就好，但到結婚的那天卻突然冒出一大堆東西來，連我媽都傻眼，真的好傳統，還有一些東西連聽都沒聽過，不過他媽也是一番好心啦！覺得這樣對我們比較好，雖然我們是覺得沒差啦！但如果那樣她會比較心安，反正東西都準備好了，當天我們就照著配合就好了，不過如果是一些我實在不能接受的，例如在頭上插滿花花草草的，我還是不想做，就請我老公或我媽擋掉。

（澄妍）

澄妍與先生都是對自己的婚事相當有主張的人，互相商討之後意見也頗為一致，想要省簡一些他們認為不必要的禮俗，在整個婚禮籌備過程中，常各自與父母討論婚禮進行的方式與流程，也覺得很多習俗或儀式是「做給長輩看心安的」，對於小倆口本身的意義倒是沒那麼大，如果長輩堅持，而自己也能夠接受的話就配合，如果自己覺得太為難，那便會提出自己的想法與長輩商量，當然過程中免不了有爭執衝突的時候，但大家在希望「圓滿」的辦喜事心態下，總算也都能互相協調化解。

我媽很疼子女，當初聽到我要結婚後，只要參加別人的喜宴，回來後就會打電話跟我說別人在嫁女兒，她也在下面哭得淅哩嘩啦的，因為她心有所感，想到自己的女兒也要嫁了，就會很捨不得。我都叫我媽不用難過，因為結婚只是儀式，婚後不會有什麼太大的不同的，我也不是「嫁到他家」，而是跟先生「成家」，另組家庭。那在結婚儀式中，像潑水阿這種會讓我媽覺得「女兒嫁了，是別人家的人」的習俗，就會省略不做。我媽一再跟我公公婆婆說我是她的心肝寶貝，希望他們好好對待我，也一直交代我老公要好好照顧我。（澄妍）

母親的疼愛，成了澄妍的有力後盾，得以逃避許多她認為「不合時宜」的習俗禮數。即使在過程中，澄妍的母親偶爾也會被許多親戚朋友給的一堆建議弄得昏頭轉向，面對族群與地域習俗差異不知何所適從，但澄妍總勸母親「不用再問了！不知道就當沒事，又不是一定要怎樣做才對，習俗也沒有對錯的分別，還不都是人講出來的，就看想照哪一個嘛！」，原本母親還會「想不開」，希望能面面俱到，但在澄妍不斷勸說要「現代化」下，終究採納了女兒的建議，放棄許多傳統禮俗了。雖然先生的媽媽比較在乎習俗，樣樣都希望遵循傳統，但由於澄妍的娘家頗維護女兒，而先生也滿在意她的心情的，不希望澄妍覺得委屈，所以整個結婚過程便在新人高度參與下「既傳統又現代」的完成了。

另外，更可從澄妍的說法窺得，在傳統嫁娶習俗中，認為女生出嫁後即屬「男方家的人」的觀念出現鬆動，她對這樣的觀念不以為意。

二、婚姻中的角色扮演與適應

在傳統的婚姻生活中，夫妻的相處模式通常是「以夫為尊」、「男主外，女主內」的，丈夫對家中事務擁有極大的發言權及決策權，妻子則要扮演「賢內助」的角色，處理打點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務。現代社會中的許多夫妻，雙方均須外出工作共同承擔家庭的經濟，成為雙薪家庭，由於各自有事業要忙碌，加以女性意識與地位的逐漸抬升，家中的勞務，通常也不會全落在女性身上，而採共同分擔的狀況。

結婚之後，因為我跟老公都要上班，回家之後兩個人都累癱了，如果有家事不得不做的，例如洗衣服、倒垃圾之類的，就看誰比較有空就去做，那如果我煮菜的話，他就會負責洗碗，互相互相啦！因為知道彼此都很辛苦，就不會說故意偷懶什麼的。那像掃地拖地這些能夠慢一點再做的，就大部份都積到假日再做，兩個人一起做，邊做邊聊天，這樣感覺會比較好一點，而且畢竟這是我們兩個人的家，所以都要付出。(絲儀) 896

在「家是共同的」之共識下，夫妻兩人都能體諒對方辛苦，彼此分擔家庭勞務，甚至一起做家事，邊做邊找話題聊天，不但能夠減低做家务的重複、無聊性，在這樣的過程中，對於雙方的感情亦能夠有促進、加溫的效果。而傳統的「大男人主義」心態，在一些男性身上也呈現了些許的「轉化」。

基本上，因為我老公覺得男人要有肩膀，所以滿疼我的，家裡內外大小事很多都處理得好好的，家事也都會做，不太用我去操煩，我主要負責是撒撒嬌的，他都說自己是「新好男人」。那如果偶爾意見分歧或鬧脾氣的時候，他也知道我的脾氣是怎樣的，多會讓我，他脾氣比較好。不過有的時候看他很忙或比較累的時候，我其實也會主動去做一些事情，讓他可以休息一下，這種事是互相

的，不可能只享受不付出啊！長期下來會不平衡的，都要對家裡有所貢獻啊！

（澄妍）

「疼愛老婆」變成評斷「好男人」的標準，在這樣的觀念下，澄妍的先生主動承擔起許多家務，且以體貼老婆而自豪，澄妍感受到先生對家庭的付出，亦相當珍惜這樣的狀況，會適時給予先生一些讚美與幫忙，讓先生也覺得受到尊重與肯定，雙方都認同幸福是要靠兩人共同營造的觀點，也願意花心思經營感情。另外，澄妍也坦承自己是個很愛自己的女人，希望不要因為婚姻而使自己的生活品質下降，所以當初在婚前其實評估了很多方面，覺得先生應該是個「值得一試」的人才願意進入婚姻的。

在現代婚姻關係中，男女角色的高低尊卑已非絕對，對等互相的觀念已然逐漸成形，使得夫妻相處情況有更多翻轉的空間值得討論了。而在女性自我意識的提升下，越來越多女人逐漸擺脫傳統女性犧牲奉獻的形象，更懂得「愛自己」了。

我跟老公之間的相處，就是我老公比較奉獻，有什麼好的東西他都會先給我，出去買東西，也都是先買我的東西，有多的錢他才會考慮買他自己的東西，我老公就常常說，覺得我對自己滿好的，滿疼自己的。（卉潔）

卉潔提及與老公剛結婚的第一年常因為生活細節而發生不愉快，但多次溝通磨合後，彼此退讓，老公也更能夠包容、配合她一些堅持了。說到自己結婚多年來了只生了一個女兒的原因，便是因為她「愛自己多一些」。

剛結婚那幾年根本還沒有想生小孩的感覺，過了四、五年後才稍微覺得好像兩人世界享受得差不多了，自己那時手頭上的一些事也忙得告一段落了，經濟上也過得去，就跟老公說：「那不然就生一個小孩看看吧！」，覺得自己準備好要當媽媽了，才生下我女兒的，不過到目前為止，沒有想再生第二個的感覺，或許有個伴對小孩比較好，但又覺得如果再生一個，養小孩要花很多的錢，那我

們手頭上可運用在自己身上的錢就會比較少，而且自己的時間就會更少一點，這樣說也許很自私，我應該要感到很慚愧，應該要更有母愛一些，但說實話就是這樣。(卉潔)

卉潔自覺自己並非一個犧牲奉獻型的女人，她認為女人要懂得愛自己，先懂得愛自己、了解自己的個性與底限，並顧全自己的需求，才有能力去愛別人。不過即便如此，夫妻倆對於自己唯一的女兒，仍是疼愛有加，極力栽培教育，覺得女兒就像芭比娃娃般可愛，喜歡將女兒打扮得跟小公主一樣。

除了夫妻相處情況外，女性進入婚姻後，在角色上除了為人妻外，更多了個為人媳的角色，婆媳之間的相處是亙古以來的難題，時時上演著「女人何苦為難女人」的戲碼。在本研究中，由於已結婚的三個案例都未與公婆同住，也未住在同一個縣市，平常的生活以自己的小家庭為重心，在夫妻兩人工作都忙碌的狀況下，只有逢年過節或較長的假期會回婆家與娘家，每次回去的時間也不長，所以與婆家相處的機會不多。

平常工作很累啊！放假就會想要在家休息或處理一些沒完成的事情，最多就是到附近走走，我跟老公都是喜歡宅在家裡的人，但不管要回他家或是我家都滿遠的，比較累，所以也沒有很常回去，一年大概回去老公家五、六次，除了寒、暑假有可能會回去一個禮拜左右，其他時間大概都待一、二天就回來了，那在那邊跟婆婆的互動也不多，畢竟不是自己的媽媽啊！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就很客氣，只會閒聊個幾句，那我婆婆對我也是這樣，很客氣，但沒什麼好聊的，她跟我先生就比較親密，比較多話好聊，聊他們家的私事，那我覺得自己在那聽很奇怪，好像沒那麼自在，所以有時會藉故先上樓，讓他們母子去聊。(絲儀)

絲儀到婆家便像作客般，婆媳之間相處得客客氣氣的，她認為這樣的模式還不錯，畢竟無血緣關係，平時也不常往來，若勉強彼此要親親密密的反而不自在，相處時維持

應有的禮數即可。

其實跟婆家接觸不太多，我算是滿有自己的主見，那先生也不太喜歡他家裡的人管太多我們的事，覺得有些觀念沒有這麼契合，都獨立成家了，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生活模式。大概幾個月回去一次，來去都匆匆，遠啊！最多待三、四天，不太可能更常回去啊！而且也要回我家啊！時間要大概平均分配一下，不然我媽也是會說話的！那如果去那邊也沒有很有歸屬感，當然還是會主動找話題跟他家的人聊啦！但畢竟生活圈不太一樣，也不能深入的聊些什麼，但還算能相處啦！彼此都會維持基本的禮貌跟客氣。那在他家是他媽在煮飯，畢竟那是她的廚房啊！我覺得那又不是我家，不熟悉，也不是我的地盤，在那邊弄東弄西很奇怪，感覺不太有禮貌，頂多在一旁幫忙，但只要我做事情，我先生就會很緊張的搶過去做，他覺得那是他家，他是兒子應該搞定。（澄妍）

澄妍會主動找話題與先生家人聊天，雖然偶爾氣氛還算熟絡，彼此應對也頗客氣有禮，但也許是生活習慣的不同，總覺得身在婆家就渾身不自在，綁手綁腳的，即使其實在婆家無須忙碌些什麼，比較像是作客般，但每當要去婆家的時候她就會有一種「啊！我又要去當媳婦了」的感覺，與先生坦誠過這樣的心理，先生表示能夠體諒，要她放輕鬆些，不用有太大壓力，基本禮節做到便可，若有其他事務他會承擔。此外，澄妍也感到自己的母親希望自己在婚後不要偏重婆家，仍能心向娘家，而與娘家走得更近些，故娘家的力量也不斷拉扯著澄妍夫妻。

卉潔由於往返婆家距離遙遠，只有逢年過節或放假較多天時會回去，公婆久久看到遠道返家的兒子媳婦便會欣喜相迎，熱情地招呼，不會特別要求媳婦要做些什麼事，更由於公婆有自己的休閒生活重心，且鞭長莫及之故，對小倆口的事情干涉不多，所以婚後多年，卉潔自認與婆家相處還算順遂。

偶爾回去看看老人家，嘴巴甜一點，他們就滿高興的了，我公婆人不錯，不會對媳婦有太多要求，就好來好去的。可能因為真正必須相處的時間也不多，所以也沒什麼太多產生摩擦的機會，對我們平常的生活也沒什麼太多的影響。當然，有的時候可能也會有對彼此沒有那麼滿意的地方，可能是對事情的理解或是作法上的差異，這時候老公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中介緩衝的角色了，那他還算做得滿稱職的，有事情他就會扛起來，所以也還好。（卉潔）

很主要的原因是生活上的交集不多，使得雙方產生摩擦的機會大大降低，加以先生能夠擔任與婆家溝通的橋樑角色，適當地扮演雙方關係的潤滑劑，讓卉潔婚後在媳婦角色的扮演上並沒有遭遇到什麼太大的難題。她認為婚姻的重點在於夫妻兩人之間的關係，感情狀況如果良好，其他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而這樣的想法與案例中的另兩位一絲儀與澄妍的意見不謀而合，皆將婚姻品質的良莠歸結至夫妻關係的經營。



第五節 小結

由家庭背景、學校課業、就職境況、婚姻生活這四大方面談起，呈現此世代該位階年輕客家女性的性別角色經驗與觀念，雖然每個人皆是獨一無二的個體，生命的軌跡不會如出一轍，但透過研究中所得訪談材料的歸納，可看出這些女性的成長脈絡與遭遇已明顯與傳統客家女性大相逕庭，並由這些生命歷程的發展中，嗅出社會風氣悄悄轉移的氣息。生活背景與環境會影響人的心理狀態與外在行爲，人們的思想受其社會特定生活條件而決定，也反映著社會變遷，人的意識很大一部分取決於社會整體意識的發展。從這樣的思考出發，從研究描述中可以觀察到，雖然家庭與社會對男女的要求依然有所區別，但在男女平等的呼聲下，過去獨尊男性、貶抑女性的思維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且不斷受到質疑與挑戰，以往對於女性的種種限制與束縛逐漸鬆綁，重男輕女的痕跡慢慢

淡化，即使受到傳統禮教規訓的長輩們在這樣過程中仍不免產生矛盾與掙扎，但也在此趨勢下調整心態與作法。經濟環境的改善讓父母可以挹注更多教育資源於下一代身上，家庭子女數的減少讓父母對於兒女成長投以更多關愛與重視，願意花同樣心力栽培，扶助其自立。此外，男女教育機會的均等也是促成女性地位向上爬升的重要推手，在這樣的狀況下，女性得以利用學業表現及工作成就的優異證明自己的能力，成為父母的驕傲，其發展空間已不被侷限於私領域中，不若傳統社會般被強力要求必須擅長家務料理，畢竟與操持家務相較，從學校或社會等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更足以顯赫家族、父母與自身。當然，科技的發展與社會分工，讓現代家庭能夠大大減低繁瑣家務中所需花費的人力時間，甚或可以金錢換取他人代勞來滿足家務需求。而處於目前這個時空下的年輕一代女性，在教育的薰陶下，產生女性意識與個體自覺，對傳統規範與社會現象做出更多的思考與批判，重視自己的主體性，於兩性關係中要求更合理的對待，在女性必須扮演的各種角色經驗的拉扯下奮鬥出自己的一條路，當然，或許仍有所限制，但在生活裡不斷追尋與探索中的成長本身便極具意義了。



第四章 變遷中的傳統與現代客家女性身影

在第三章中描述了現代客家女性成長歷程中的性別角色經驗，與我們想像中的「客家女性」的圖像並非完全相符，甚至可說有極大落差，造成兩者連結上的困難。由於個體生命的遭遇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以此推論現代客家女性面臨的社會情境必然迥異於「傳統」而形成這樣的歧異狀況。

在本章討論的焦點置於社會變遷中，客家女性價值觀與形象的演變。客家女性形象的塑造多半與客家傳統女性的「美德」脫離不了關係，但「美德」的樹立是典範也是規範，使得身處其中的客家女性必須接受此標準的檢核，以此區別行為表現的適當與否，或者是他者用以判別「客家女性」身分的依據，在現今女性意識覺醒之際，從女性本位作為思考的出發點，這些歷來被稱頌的傳統美德已然出現質疑之聲，產生了合理批判的空間，讓人不得不重新省思這些所謂的「客家女性美德」是否間接成了壓迫女性的規訓，抹煞女性個體的獨特性與發展性，阻斷其成就自我的可能。

現代年輕客家女性，相較以往而言，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薰陶與訓練，在知識來源豐富多元，資訊流通便捷迅速的環境下，增加了思辨的能力，自我意識亦隨之提升，因而她們對於傳統女性所具有的美德自有其解讀方式，對傳統客家觀念中加諸於女性的特質、責任也另有想法，在面臨傳統客家族群性別角色定位的束縛時更有著掙扎或妥協的自我衝突，此外，女性在族群與社會中地位的改變也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第一節 客家女性的身分印記

一、傳統客家女性的特質

將文獻探討中呈現的客家女性傳統特質形象與本研究訪談資料參照比對，發現傳統客家女性的美德大致建構於「勤儉持家」、「刻苦耐勞」、「依附順從」、「犧牲奉獻」的這

幾個特點上，對年輕客家女性而言，這樣的印象幾乎都來自於親戚和長輩們，並從其身上得到印證，以下便由此討論分析這些一向被視為是傳統客家女性的特質與美德的見聞。

(一)勤儉持家

克勤克儉、為家庭付出、愛乾淨，這些印象都來自於媽媽，就是平常看到媽媽這樣，就會覺得客家女性幾乎就是這種形象。每次回家媽媽也都會跟我說：「要省喔！不要一直買衣服，不要買東西喔！」，媽媽就會說錢就是從小地方省出來的阿，所以真的要省吃儉用，該花則花，不該花的一毛錢也算浪費。(絲儀)

絲儀受到母親在身教、言教中表現出的勤儉特質影響，她認為自己也具備克勤克儉的特質，若在百貨公司逛街，看到標價上千元的衣服，即使自己很喜歡，仍下不了手購買，會告訴自己：「算了！回去網拍⁶看看有沒有比較便宜的。」萬一真的衝動買下，事後心裡也會煎熬、懊悔不已。

對孩子付出這一點我會以她為楷模，其他方面就覺得還是要對自己好一點啦，不會說捨不得對自己好。像我其實也不會亂花錢，但偶爾就是喜歡買一些擺在家裡的可愛裝飾品，那媽媽看到就會稍微唸一下。像我媽媽會買的東西幾乎都是家庭必需品，平常就很節儉，去看皮膚科、買個保養品都會覺得很捨不得，所以自己有的時候就會想說買個保養品或什麼東西送她，故意說這是不想用的或多出來的口紅之類的，這樣媽媽才會接受，如果讓媽媽知道是我自己用錢買的，媽媽就會說幹麻浪費這個錢。(絲儀)

⁶ 「網拍」即「網路拍賣」的簡稱。根據絲儀敘述，她平常有上網購買衣服的習慣，網拍一件衣服約莫數百元，偶爾可找到與百貨公司的衣服設計差不多的款式，但質感通常沒這麼好。

母親是家庭主婦，平時在家勤於灑掃，整理家務，絲儀體察媽媽的辛勞，又深知母親素來勤儉的習慣，當欲表達孝心，送母親東西時，往往也要編足理由，藉口是自己用不上又怕浪費而轉送給她的物品，母親接受時才會較為心安，不能告訴媽媽這是特意買來送她的，否則母親會替絲儀心疼這筆額外的開銷。母親勤儉持家的形象深植於心，雖然絲儀也認同金錢的使用以不浪費為原則，力行控制日常開銷，養成儲蓄習慣的作法，但卻可從其表述中窺察出母女兩人對於「當省」與「當花」的標準是不同的，相較於母親捨不得花錢打理自身，且覺得裝飾品是「不實用」的情況，絲儀卻覺得「要對自己好一點」，適度地買些漂亮的衣物、裝飾品，讓自己開心，並無不妥，看了賞心悅目本身即具意義。

我奶奶比我媽更節儉，不過我倒覺得有時候是太過了些，可能會顯得小氣或貪小便宜的感覺。還有就是家裡有些東西明明就已經老舊了或是壞掉、破掉了，還是捨不得丟，都說還可以用，還有很多箱子或瓶瓶罐罐之類的也是，會說可以再利用，但如果堆放太多會顯得雜亂，所以有的時候會幫她把東西整理掉，但奶奶還是會把它檢回來。可能奶奶以前是苦過來的，所以特別珍惜資源吧！

（絲儀）

對於祖母過於節儉的作法，絲儀顯得有些不苟同，但也想到「可能奶奶以前是苦過來的」，所以特別愛物惜物，由於經歷過物資貧乏困苦的歲月，即使臺灣社會經濟起飛，目前社會上普遍的生活水準已然大為提升，仍會習慣性地實踐以往因生活的困頓拮据而養成的節儉態度與作為。絲儀生長於物質條件不虞匱乏的現代社會，和祖母那一代傳統客家女性因成長的時代背景不同而造成的思考歧異，恐怕是現代年輕客家女性較難以理解的部分。

從年輕客家女性眼中看來，祖母和母親雖同屬具「勤儉持家」美德的長輩，但卻有著程度上的差異，祖母的節儉甚於母親，而母親的節儉則是較為「合理」的，且隨著時代的推進，母親節儉的觀念也逐漸在進行修正、轉變了：

至於我媽就更現代了！雖然她其實在一些地方滿節儉的，平常捨不得在百貨公司買貴一點的衣服、鞋子、包包，但我覺得我媽應該不像以前的傳統客家女性那麼節儉，因為她也滿會買東西的，會買一些進口的用品或食物，因為覺得品質比較好，有保障，還有很多有機的產品跟健康食品，其實也都滿貴的，但她也常買，就覺得吃了對身體好，也安心，貴一點值得。（澄妍）

澄妍敘述自己的母親已不似傳統般節儉，雖具節儉概念，卻也相當在意生活品質的提升，不會一味地爲了省錢而不顧一切。不過，母親對於家中孩子們較爲著重享樂的消費習慣還是不免嘮叨個幾句，提醒年輕人要省一些，儲蓄金錢以備不時之需，對於母親的交代，澄妍表示自己在理財方面其實自有分寸，卻也堅持享受美食與出國旅遊是她人生中不可被剝奪的樂趣，未雨綢繆固然必要，但在各項條件許可下，及時行樂也是無可厚非的，在幾經與母親分享、溝通下，發現母親的觀念也慢慢被自己影響，轉而支持她了。

節儉的觀念事實上的確頗受生活環境的影響。琴瑜的父母從事建築勞力工作，在所得不高又要扶養家中四個小孩的情況下，經濟狀況並不寬裕，所以琴瑜自述家中的花費相當節省，比一般家庭少，不太花什麼錢：

不過也不是刻意說非常省，只是生活上真的不需要！生活上不會用到的東西就不會刻意去買，我們小孩子也沒什麼花費，沒學什麼才藝跟補習，那平常看到玩具，會想要，但不會硬要買，我們家的小孩算滿懂事的，不會跟爸媽一直吵著要這要那或要零用錢的，因為你就知道他們很忙，也知道家裡的情況，然後你就不會去要求這些東西，但如果一旦有了就會很珍惜。

因爲了解賺錢的辛苦與家中經濟狀況，琴瑜的家人都頗爲節儉，即使是與琴瑜年紀相差十幾歲，目前正處於青春期的弟弟也是如此，物質慾望不高，平時不會刻意要買些

什麼東西，例如在穿著這方面，除非鞋子壞了，沒得穿了，才會去買，如果缺少一些外出可穿的衣服，會請母親帶幫他添購一、兩件，但若多想買一些給他，小弟也會拒絕，因為覺得沒必要。在家庭教育潛移默化的影響之下，家中成員的物慾個個都不高，但琴瑜自覺在出社會工作後，花費比之前多：

出社會之後，雖然在其他人眼裡算節省，但我自己覺得自己花的比以前多了，真的，因為自己賺錢了，就會覺得夠用，就會比較花錢，但要花錢的時候自己還是會去想一下需不需要花，但我現在理性已經快被淹沒了。嘻嘻！就有一點那樣的感覺，但家裡的影響還是在，但是有時候買東西好像不是很需要或是不需要買那麼貴的時候，你就會想：算了，先買再說！

由於工作之後的所得，除了一小部份須拿回家當孝養金外，其餘都是自己可支配的部份，扣除必要開銷後仍綽有餘裕，再加上離家生活，身處熱鬧的都市中，林林總總的商品羅列充斥，使得琴瑜購物的衝動增加了不少，即使在同事、朋友圈中，琴瑜的花費還算節儉，但與家人相比，卻仍顯得較會花錢些，這使得母親偶爾會叨唸琴瑜。

我們家的人物慾都滿低的，然後我媽每次都會說我們家四個小孩當中我的物慾最高，那其實人家都覺得我還好了，可是我還算是我們家最高的喔！所以我覺得跟家庭好像真的有關係，不過我想是因為我到了台北這個大都市求學，然後再加上工作環境的關係，被影響，物慾後來提高了不少，這兩邊的價值觀常會在我心裡拔河，一方面覺得應該要省下來作預備的花費，一方面覺得要活在當下，覺得我存那麼多錢到底要幹麻，就是要拔一下，看東西跟情況決定哪邊會獲勝，但這樣的拉扯衝突對我來說比較大，但對我姊來說就不是什麼問題，像我說想買什麼，她就會覺得沒必要就不要買。(琴瑜)


對琴瑜來說，節儉習慣鬆動的關鍵點是在於進入繁華的都市生活後，接觸環境及接

受訊息的改變，在商業活絡的都市中，眾多的資訊時刻鼓勵著人們消費，享受購物的快感，及時行樂的誘惑與節儉儲蓄以待時用這兩種價值觀不斷在琴瑜心中進行拉扯，使她時感矛盾為難，同時，她也注意到這樣的衝突並未出現在一直生活在家鄉，接觸環境相對單純的姊姊身上。

「勤儉持家」一直是最廣為大眾所熟知傳頌的傳統客家女性美德，也是最常被用來形容客家女性的詞彙，但由以上討論看來，對於個體而言，勤儉的概念與行為並非一固定不變的特質，除了時代差異會造成影響之外，也會隨著生活環境的改變與個人境遇的差別而產生流轉的。

(二)刻苦耐勞

由傳統客家社群對女性「四頭四尾」的要求看來，客家女性必須忙碌奔波於家事與農事之間，鎮日勞動，刻苦耐勞的形象清晰可見。



我們家就是以前那種傳統的家庭，我媽一嫁到我爸家，還在爺爺家住的時候，就是要做家事啊、下田啊，然後煮菜也都是她，還要邊照顧小孩。後來搬出來住以後，就跟我爸一起去外面綁鐵做粗工，然後回家也不能休息，還要料理家務，真的是滿辛苦操勞的。但我覺得我媽是屬於很吃苦耐勞的傳統女人，頂多偶爾嘴巴上會唸一唸，可是唸完還是繼續做，可以看得出來那只是她抒發情緒的一種方式，但其實她會覺得那是她自己該做的，也就很認命的去做。(琴瑜)


在女兒心目中，母親是傳統的客家女性，刻苦耐勞的身影穿梭於家庭內外，幾乎沒有閒暇的時候，無論是在與長輩同住的大家庭中或是與丈夫自組的小家庭中，都須從事大量的勞動工作，同時承擔家庭經濟與家務料理的責任，且認為這些理所當然都屬自己分內之事，只能順從地接受宿命。

我覺得我姑姑就是滿典型的客家傳統女性，她是一個很堅強的女性，早期跟一

個美國大兵談戀愛，戰爭結束後跟著他遠渡重洋到了美國，懷孕後先生在外面有女人拋棄了她，她一個人在美國人生地不熟的，舉目無親，沒有誰可以依靠，就一個人在異地奮鬥，辛苦的把小孩帶大。我姑姑是滿聰明的，學習力很快，社會適應能力非常強，也很努力，滿能吃苦的，才有辦法在那邊生存下來，畢竟一個女人在異國生活不容易啊！（卉潔）

遇到人生的逆境時，認命卻不向命運低頭，在艱難的環境中奮鬥求生，刻苦耐勞是一不得不然的做法，但這讓客家女性即使脫離原本生活的社會群體，在異域中依然能夠堅韌地生存下來。

刻苦耐勞的特質是處在匱乏環境中發展而出的生存之道，若經濟能力得到改善，便有淡化的可能。



刻苦耐勞喔！應該曾經是吧！聽我奶奶說他們早年過得很苦，特別是我爺爺去當兵那段期間，她一個人要帶五個小孩，又要下田工作，還被已經分家的大嫂欺負，搶奪種田水源，講到以前不堪回首的艱苦有時候還會眼眶泛淚。不過後來存有一些錢，在我爸爸、叔叔他們長大工作後，爺爺奶奶就跟著從鄉下搬到都市，而且不用外出工作了，那時候好像都還不到五十歲，人家都說他們滿好命的，我小時候是給他們帶的，從我有記憶以來，兩個人的生活就是一起下下棋、運運動，然後可能也會買菜煮菜、整理一下家裡之類的，也會出國到處玩，而且我奶奶滿愛美的，也重視穿著與保養，所以其實我平常不太會特別把傳統中吃苦耐勞的客家印象跟奶奶作連結。（澄妍）

在祖母的回憶中，刻苦耐勞的生活是困頓過往的寫照，但在台灣光復後，經濟成長快速，工商業發展所提供的工作機會，使得鄉村人口大量湧入都市，導致了都市化的狀況，而國民所得的提高也使人們的生活品質大為提升。於是，在澄妍的成長經驗中，最

直接看到的是祖母現在安定而閒適的生活，除了聽大人們「講古」⁷外，並沒有實際參與體會到勞苦的那一段過去，所以在印象中只模糊知曉老一輩在以前貧困的環境中，是歷經刻苦耐勞的奠基過程的，但對照現在的處境，卻不會特別強烈地將祖母與刻苦耐勞的特質連結在一起。

(三)依附順從

「三從四德」是中國傳統社會為鞏固父權體制，維護父權家族利益，根據「男尊女卑」的原則，對女性在禮教上訂定的規範要求，視女性為男性的附屬品。以此而來，客家傳統社會也以順從為要求女性的標準，令其依附於男性之下。

我爺爺算是大男人，滿有能力的，也很固執，不過很疼我奶奶，兩個人感情不錯，那因為奶奶不識字，也不會騎摩托車，所以很多事情都要靠我爺爺帶她東奔西跑去處理，出去玩也都是我爺爺帶著她的，所以我奶奶算是滿依賴我爺爺的女人，也滿聽丈夫的意見的。(澄妍)

一方面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期待便是以夫為尊，另一方面由於從前社會體制中對於女性知識教育的忽略，將其禁錮於家庭之內，排斥於公眾之外，使得女性在面對某些社會公眾生活時較為無力，勢必得依附順從於男性。

我媽雖然平常處理主導很多事，感覺好像很強勢的樣子，但還是可以感覺到她骨子裡其實是很傳統的，對丈夫是聽話忍讓的，如果我爸的決定跟行為不合理的時候她也莫可奈何，吵是會吵，但最後還是會順從。我媽會跟我抱怨，那我就跟她說她應該要堅持才對，我媽就會說：「沒辦法啦！」至於為什麼沒辦法，我媽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所以久了我就知道那就是她面對衝突的處理模式了。(澄妍)

⁷「講古」指說故事，講述以前所發生的事。

由於父親熱衷於工作表現，家中大小事務多由母親一手打點，管理家中財務，肩負家務重任的母親在日常生活處事上頗為強勢，看似掌握家中主導地位，但女兒卻仍可由某些關鍵時刻，母親面對父親意見時的無力與退讓，感受到母親無法跳脫傳統女性對丈夫根深蒂固的順從觀念。

雖然我爸媽其實學歷條件各方面都算相當，但我媽比較以我爸爸為主，因為我媽總是依附在我爸身邊，附和我爸講的話，雖然我爸算滿體貼的老公的啦！但我不想成為那樣的女性，我想要成為很有主見然後有自己的事業，會讓人家尊敬的女性。(依芯)

即便夫妻條件旗鼓相當，但在傳統觀念的影響下，仍是以丈夫的意見為主，女性居於從屬地位。這樣的現象看在深信女性應獨立自主的女兒眼裡，是被認為不足以成其典範的。由依芯對母親依附順從於父親的評價，可以嗅出女權意識已悄悄在現代社會萌芽成長的氣息。

如果是像我媽跟我姊那樣，我覺得不好，因為我覺得不夠有自己的主見，雖然我自己也不見得非常有，但看她們那樣我就會覺得：「那妳可以怎樣怎樣啊！為什麼妳不怎樣怎樣啊？」像她們那樣的客家女人就是當遇到事情的時候，沒有辦法堅持住自己認為好像對的事情，很容易就被說服了，也許過程中會小唸一下，但最後還是順服了。(琴瑜)

傳統社會中對女性的壓抑教化，使得過去的女性聲音被剝奪，沒有發言權，只要對父權、夫權的依附與順從即可，不用有太多自己的思考，長期被否定其思想價值的結果，讓受傳統影響較深刻的女性，少有表達自己意見的勇氣，不敢堅持自己的主見。琴瑜在成長過程中被視為較為「叛逆」的女兒，由於接受的教育訓練中，讓她有更多機會進行

獨立思考的空間，故對事物的想法顯得較有自己的主張，也認為現代女性宜具備自主權，對於「對的事情」應該有所堅持，不該如母姊般保守乖巧。

當然，依附順從絕非傳統客家女性的唯一面貌，澄妍提到自己的外婆便是一例外：由於以經營小本生意維生，但外公敦厚害羞的個性不擅與人交際，又兼以隨和低調、不愛管事，待人圓融、熱心的外婆則相當適合做生意，在這種局面之下，外婆便顯得剛強能幹，綜理對外對內各項事務，大權在握。類似的女性掌權現象也出現在絲儀家中：

我覺得是因為我爸爸個性比較懦弱怕事，遇到事情的時候常常都默不吭聲的，所以家裡媽媽是比較能夠主宰的，特別是奶奶過世了之後，家裡的主導權就整個落在我媽手上。(絲儀)

從以上兩個例子看來，女性掌權的主動權並不是在掌握在女性手上，而是有條件限制的，只有在家中男人「無能」，主動釋出權力時，女性剛強能幹的面貌才能完全展現，以支撐起整個家庭。



(四)犧牲奉獻

媽媽會說她以前是姐姐嘛，但是外公突然去世，她就沒有學費可以付，所以就休學，她考上新竹女中，但是就沒有去讀，跑去讀職業學校夜間部，因為白天要賺錢然後替弟弟付學費，媽媽常常提，然後每次提都會哭，覺得很遺憾。(絲儀)

家庭經濟陷入困境，為了成就弟弟，身為姊姊的接受教育的權力便被犧牲了，即使考上當地第一志願的女中也沒用，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女性的犧牲奉獻是當然的，結婚之後，亦傾其所有奉獻於家庭，辛苦攢下的每分錢都花費於家庭與孩子身上，自己卻捨不得花用，絲儀相當感謝母親對子女付出，但同時也覺得母親好像埋葬了自己的夢

想，將自己少女時未能完成學業的遺憾，轉化為對孩子的期待，一味的犧牲奉獻。

傳統的客家女性比較為別人、為家，比較奉獻，比較沒有為自己去想，從家族而來的印象就是如此。例如我媽就是嫁給我爸之後，就為這個家庭奉獻了所有的青春，就是那種好像把自己縮得很小很小的感覺，就是全部都為了子女，像我媽每次都會說：「還不都是為了你們。」那聽久了就會覺得很煩，就會覺得她可以為了自己，不要把什麼事情都推到我們身上。(琴瑜)

琴瑜一直都知道母親為家庭的全心付出，心疼其犧牲奉獻，但也無奈，在她的認知中，女性是可以有愛寵自己的權利的，不能理解何以如母親般的傳統女性會將自己縮到如此渺小的地步，視自己為成就他人的養分。

就以前的女人好像滿多都很犧牲奉獻的，也被要求要這樣，好像不這樣就不是一個好女人，老是要當蠟燭去照亮別人，把丈夫兒女的成就當成自己的責任跟成就，從中得到很大的安慰跟滿足，但卻忘了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忘了自我成長、自我成就。像我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有什麼好東西她都先想到我們，自己都沒關係，只要我們好她就覺得很好。(澄妍)


犧牲奉獻被標舉為傳統女性的美德，如此的觀念內化於女性心中，成為女性的自我定位，視自我實現為「自私」的表現，受此規約束縛，使得女性畫地自限，無法發揮其潛能，隱藏了自身才華，斷絕許多成長的可能性。

由訪談資料發現，在提到客家傳統女性美德特質時，受訪者均由自己的母親、祖母等較熟悉的近親長輩出發，作為描述的想像對象，從她們的身上尋找能夠印證或否證的事例。

二、刻板印象與美德規範的影響

社會大眾對客家女性的形象普遍存有既定的想像，提及客家女性，通常便會直接將「勤儉持家」、「刻苦耐勞」、「依附順從」、「犧牲奉獻」之類的傳統美德直接套用在個人身上。從本研究中受訪者對自身成長經驗的敘述，可以得知她們與傳統客家女性的生活脈絡已經產生了很大的歧異性，傳統客家社會評判女性行爲品德合宜與否的標準現在已非放諸四海皆準的通則，而一些傳統規範若放在現代社會更會被認爲是不合時宜的，在這樣的狀況下，現代年輕客家女性對傳統美德的認同與實踐便成了一個很大的疑問，而她們在自己的族群身分底下，面對這些帶有刻板印象的眼光，被他人以傳統美德檢視時，是如何自處的？

在面對旁人以傳統美德的刻板印象描述、看待客家女性時，在所有受訪者中，只有其中年紀最長的卉潔(三十五歲)，毫不遲疑地表達對客家女性所擁有的傳統美德的自豪，並直接以這些美德當做檢視自己行爲適當與否的準則：



我覺得很驕傲啊！很自豪，因為客家女生給人家的印象很好，感覺很勤儉持家啊！雖然我並不節儉，對於「儉」這部份我個人比較慚愧，有一些不太好的消費習慣，滿會花錢的，喜歡逛百貨公司買精品，愛打扮，這點是我比較感到羞愧的一點，嘻！⁸不過在「勤」這部份我就有做到，例如讀書或是打掃這方面就滿勤快的，我對於自己的堅持是很勤勞、願意去做的！另外，我自己覺得自己滿能吃苦的，在生女兒的時候，痛得不得了，可是我知道這是必要承受的過程，所以一聲都不吭，硬是忍過去了，我先生滿驚訝的，連護士都覺得我滿能忍的。（卉潔）

卉潔毫無疑問的接受了這套檢驗的標準，並試著將自己的行爲表現嵌入「美德」的框架中來討論是否符合其要求，急於從生活中尋找合適的例子以證成自己的「客家性」，而對不合於「美德」的行爲，給予負面的評價，將自己喜愛購買精品，重視裝扮的消費習慣，歸類爲「不好的」的脫序表現，還是覺得「節儉一點比較好，心裡有小小的罪惡

⁸ 受訪者在此處表現出很不好意思的樣子，笑了一下，緊接著便急著補充以下個人「勤」的部份了。

感，但就是改變不了自己的消費習慣」，甚至會爲此不符合傳統美德規範的行爲感到羞慚，面有愧色。

不遵守勤儉的規範究竟是不是一項「錯誤」？同樣也喜愛購物、熱衷打扮的于倫另有自己的看法：

當父母要求我要節儉或勤勞時，我大部分都是抱持著不太想改的態度，就是我能做到的就做到，做不到的就算了，不會刻意勉強我自己去配合，至於我妹就比較像客家女性一點，比較勤儉些。對於金錢方面的管理，我自己是不會特別想要去節省下來，我覺得有存到一點錢就好，其他該花的就把它花掉，也就是想買什麼就會去買，畢竟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于倫）

雖然承認標準的客家女性應該比較勤儉一些，但卻不會刻意勉強自己遵從此規範，面對規範的態度是隨性的，于倫很顯然的沒有以此作爲準則，檢覈自己行爲的打算，即使父母認爲她花費過多又不夠勤快，但她卻依然故我的維持自己的做法，並將雙方認知的不同，歸因於價值觀的差異。由此敘述，可看出在其心目中，所謂的「客家傳統美德」之規範，僅是人生中眾多價值項目裡面的一個參考選擇罷了，已非唯一判斷是非善惡的絕對標準了。

我不知道被人家說「勤儉持家」是讚美或是批評耶！可能一部分是讚美，一部分覺得你太省了吧！（琴瑜）

甚至連「美德」本身是否真能夠被稱之爲「美德」也出現了疑問，傳統社會中被肯定的價值，在現代社會裡被以此形容是褒或貶仍有待商榷。

絮旻則認爲自己的客家女性傳統美德印象來自於社會傳播媒體，然後從母親身上得到印證，自己便認爲典型的客家女性真的就具備這些美德，但除母親之外，在幾個阿姨身上卻沒有明顯的出現這些特質，讓絮旻覺得困惑，將其視爲可忽略的例外。事實上，

在現代社會中，這樣的「例外」並非少數，而這種現象也正是本研究所關心的問題。

節儉、刻苦耐勞、很為家庭著想，就覺得我媽還滿像的，不過我會覺得那都是上一輩的事情，我也沒有覺得好或不好，好像都跟自己沒有關係。(絮旻)

對於外界常施於客家女性的刻板印象，絮旻顯得不置可否，在她心裡，這些特質是一種「中性的」描述，旨在說明以前的客家女性的普遍形象，但這樣的連結僅侷限於「上一輩」的客家女性，與現代年輕一輩的客家女性是沒有關係的，該特質敘述並無涉於自身發展，甚至可以說與目前自己這一輩的表現方向是背道而馳的。

大家認為的客家女性，我完全是相反的，有句話說不要嫁給客家男生，可是客家女生是可以娶的，因為客家女生是勤儉或刻苦耐勞之類的，而這剛好都是我所沒有的，像我如果常講我是客家人，他們就會覺得我真的很不像，如果說客家女生是可以娶的，我想這說的應該是像我媽那一輩的客家女性，她們就真的非常傳統，但如果是說我或年輕一輩的客家女性，應該就不符合這個特質。(絮旻)

絮旻認為由於整體社會趨勢的風潮走向，使得現代年輕客家女性背離傳統價值觀念，即使家庭教育中仍不斷強調傳統美德的重要性，但仍不敵社會風氣開放之下，與外界頻繁接觸所造成的影響。資訊傳播交流的發達，通訊運輸的便利性讓現代社會的生活樣貌逐漸呈現一致性，模糊了族群之間的差異，讓她覺得自己跟其他族群的女生並沒有差異。

一般講到客家女性的感覺就是勤勞阿、克勤克儉阿、賢妻良母阿，像我媽媽這樣子的女性，滿常聽到人家說客家女性很會持家，讚美比較多，我的感覺這跟族群是比較沒關係，跟家庭教育和家境比較有關係，像我們家不算有錢人，小

時候媽媽就說要克勤克儉，長大之後自然而然就會覺得節儉是種美德。我覺得其他女生比較會花費可能就是家境比較寬裕，所以可以有足夠的金錢去運用。

（絲儀）

原本被視為與族群性緊密關聯的美德，絲儀認為未必如此而嘗試提出更合理的解釋，以解除其連結，她指出家庭環境與教育才是養成該特質的關鍵，若所處環境不同，其行為自然有所差異。此思考方向與臺灣社會變遷，帶來的整體經濟提升，生活水準提高，而使傳統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受到挑戰的概念成因是差不多的。

琴瑜則不確定自己與其他族群女性之間的不同處該歸因於族群或是個人的差異，她認為其實將每個個體放大來看，彼此之間便有或多或少的差異了，若又要在本身所持有的特質間去仔細判別是否為受族群影響而形成有別於其他族群的特質，找尋其規律，這是頗難界定的工夫，因此她只能確定「並不是他是客家人或閩南人，他就一定會有哪種習性，還是要看個人」。由其語境脈絡中可推得在她所處的生活環境中，遭遇的客家女性並沒有呈現極為一致的共同性，眾所認定的族群特質並不明顯，才會讓她產生這樣的困惑與結論。


至於，是否因族群身分的關係，即要承受族群特質形象規範的約束？于倫認為「傳統」規訓的適用範圍當然應該是「傳統」社會，在漸漸鬆綁解放的現代社會中，此刻板印象對於年輕一輩的客家女性而言並無任何實質的強制力。

週遭的人對客家女性的描述大多就是很勤儉、刻苦耐勞，我認為傳統一代的客家女性可能是如此，但是沒有必要因為以前的人怎樣，所以所有的客家女性都要這樣，然後當聽到別人說你是客家人，可是怎麼不怎樣的時候，就會覺得為什麼我一定要是這樣的。曾經聽過有人說我不像客家女性，但我的個性就不是這樣，那又怎麼樣呢？（于倫）

前人的步伐後人並不一定要完全追隨，也可以另闢蹊徑。即使傳統客家女性具備了

某些特質，但這些特質僅代表過去的足跡，不必然要烙印在現代客家女性的心裡，成為其包袱。于倫認為個體差異不用泯滅在群體概念中，宜尊重每個人的個別發展，足見其個人意識已凌駕於群體意識之上。

我覺得只要一提到客家人、客家女性，常常都會跟勤儉連結在一起，雖然勤儉也許是不錯的美德，不過我實在不認為兩者之間的關連性是必然的，應該有很大的個人差異，跟每個人的成長背景跟個性有比較大的相關吧！又不是說客家人就一定勤儉，閩南人就一定沒那麼勤儉。每次聽到客家女性很勤儉、會是好媳婦之類的讚美我就覺得很無言，好像抹煞了個人差異，認為那是一種刻板印象，即使別人是用稱讚的語氣跟我說的，我也會有一種「無功不受祿」的感覺，覺得被稱讚得莫名奇妙。還有，為什麼是不是個好女人是被用這些標準來定義的呢？(澄妍)



現今的台灣社會中，個人主義盛行，獨立的思考與自主的作風成為年輕一輩所奉行的處世原則，強調個人的主體性，使得個人特質被認為是具有「私人獨特性」的，受到每個人獨一無二生命歷程的深刻影響，而非屬於群體所共享。據此，個人若非因自身因素，而只是因所屬族群的刻板印象得到讚美時，也不一定會悅而納之，還有可能會產生一種對稱讚對象的疏離感，認為與己無關。另外，年輕女性也開始對社會觀念上用以檢驗「好女人」的標準提出疑問，質疑這套判別標準的適切性，顯示在現代社會中的女性自覺，使部分女性能夠逐漸跳脫傳統規訓，站在既定的框架之外來省思女性的處境了。

第二節 女性地位的改變

一、覺醒與提升

現代社會中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地位的提升，絕非一蹴可幾的，而是隨著社會變遷的

腳步緩慢而漸進的改革著。

奶奶更傳統更保守吧，我媽媽對我奶奶這樣的感覺是很不以為然的，而且還會說我不會像妳奶奶那麼保守、那麼落伍，我是比較開明的客家女性，有時候媽媽對奶奶的某些觀念與作法就會覺得很不屑。不過媽媽跟我比起來還是算比較保守的。(絲儀)

絲儀認為母親的觀念與作法略顯保守，但在母親看來，上一輩才是「保守、落伍」的，自己已算是比較開明的客家女性了。由祖母至母親，再到絲儀這一代的客家年輕女性，其思考與作風與時俱進，這是脫離不了時代與環境的。

我怎麼看待他們那一輩的話，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社會的脈絡阿，他們的脈絡就是這樣子，我們也不能怪罪他們。因為如果我生長在那個時代，我也會受影響，就像長輩看我們這一輩，像我媽看我的這種思想，就會覺得我很詭異，怎麼會那麼偏激的感覺，就是都沒有辦法理解，就是你接受到不同的東西，就會有不同的想法。就我們家而言，我覺得現代女性的地位提升了，那是因為受教育的關係吧！有接觸到這些思想就會有幫助，還有在現在社會上男女也比較平等了。(依芯)

個人思考深受時代脈絡的影響。在現代社會中由於生活模式相異於傳統社會，出現了迥異以往的時代現象與氛圍，也改變了人們的思考。

中國傳統的家庭是男性優勢的父子軸結構，強調垂直的倫理關係，「角色優先」為其核心內涵，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西風東漸，台灣的家庭由父子軸逐漸向以「情感優先」為核心內涵的夫妻軸轉變，兩性平衡的夫妻軸家庭強調水平的倫理關係（楊國樞

1992)⁹，現代社會由於是從傳統農業社會朝向現代工商社會蛻變，故多數家庭是兼具兩者特色的混合式家庭，但在這樣的移動過程中，相較於以往，女性的地位漸趨提高。

我媽在我家以前的地位我覺得沒有很高，都是男生比較高，尤其是以前跟我爺爺他們住在一起的時候，有大家族長輩在，其實地位比較低，不會說些什麼的，要囉唆什麼也是私下跟我爸說，不會在大庭廣眾之下說，畢竟主導權在長輩手上。那後來搬出來，媽媽講話就可以比較大聲了，也比較囉唆了，很多事情可以由她決定或是跟我爸商量後就決定，小家庭後我覺得我媽的地位有提高一些。(琴瑜)

有別於傳統農業社會時期的大家庭，現代化、都市化的工商業社會使得家庭型態改變，家庭型態由「父子軸」轉變為「夫妻軸」的關係，家庭權力結構發生了變動。在大家庭居住的時候，媳婦只能依附順從於丈夫之下，主導權與決策權都掌握在長輩手中，但一旦搬至他處自組小家庭後，琴瑜便能感受到母親的地位有顯著提升，即使在小家庭中要下重大決定時仍以父親的意見為依歸，但整體說來，母親的影響力增加了不少。

而在本研究訪談對象中，已進入婚姻的卉潔、絲儀與澄妍，皆為一結婚便與先生共組小家庭，未有與公婆同住的經驗，小家庭中的事務幾乎都是夫妻共同商量後決議的，長輩的干預極少，她們也沒有感受到事事都要「聽丈夫話」的情況，若逢家庭重大事件，

⁹楊國樞(1992)推衍出父子軸家庭其內部運作有八項法則或特徵：(1)男性中心：男性為家庭支配者，(2)集體取向：以整個家庭為重個別成員為輕，(3)垂直排序：重視尊卑長幼的地位，(4)代間同居：從父居且兩代終生同居，(5)單向強勢：父母、丈夫及兄弟的權力居於強勢，(6)角色優先：角色化的人倫關係且強調倫理法則與人倫網絡，(7)擴散主義：透過血緣與姻緣家庭資源可擴充，(8)責任為重：家人的互動以責任法則運作。另外，現代工商社會因襲美國結果則以夫妻軸家庭為主，夫妻軸家庭的內部運作也有八項法則與特徵：(1)兩性平權：男女兩性在家中地位大致相等，(2)個體取向：重視個別成員在家庭生活中的尊嚴與幸福，(3)水平並處：強調以平等自然的方式相對待，(4)代間分居：兩代之同居關係是階段性的，(5)雙向均勢：夫妻親子關係中權力大致相當，且強調交流與溝通，(6)感情優先：家人的互動原則較重視情感而非角色倫理，(7)收斂主義：家庭資源的分配僅限於少數，(8)權利為重：家人的互動中權利與義務是雙向的。

由於其決定會影響到兩個人的生活品質，故丈夫更會徵詢她們的意見，不敢貿然自行作主。絲儀表示，由於先生擔心自作主張會違逆老婆心意，惹她不高興，那先生也沒好日子過，所以很多事情通常都會先與她討論過才下決定。澄妍則說，因為自己擅長分析，所以先生在大小事上都習慣問過她的意見，很多時候都是她出主意，先生負責執行，後來先生逐漸能夠揣摩她的心意了，所以在她忙的時候，便會放任先生去處理一些事情，再跟她報告結果，只要大致上沒什麼問題即可，但家中重大事務幾乎都是她說了才算數的。這樣的狀況，有些顛覆了傳統家庭中的性別角色形象。

近幾年台灣在所謂「新好男人」的現代觀念下，越來越多男性向這樣的形象靠攏，特別是經由媒體傳播的推波助瀾，有助於這種新的男性典範之建立。

在我家族裡面，就是女生要做很多的事，像我媽就是什麼都要做啊！男生就比較少做事，像我爸就不會廚房的東西啊！家事就偶爾掃個地，但不太常，很大男人，是現在比較會做了，以前幾乎不做的，那現在可能受到社會風氣強調「新好男人」的影響，電視上播出的那些形象有影響到，所以讓他覺得多少要做一些，也稍微懂得體貼我媽一點了，一點點啦！不會覺得我媽做什麼都是她應該的。（琴瑜）

琴瑜認為以前礙於「大男人」意識作祟，對於家務，父親認為那是「女人家的事」，所以即使閒暇時也不會主動去做，但現在受到社會風氣影響，「新好男人」的形象經由媒體強力放送，「正當化」男性做家事、體貼老婆的理由，讓父親逐漸放下「大男人」的身段，不再視母親對家務的付出為理所當然，而懂得分擔了。

對照自己與母親的人生經歷，卉潔認為母親那一輩的女性是被壓抑的，而身為現代女性則幸運多了：

像我媽媽在家裡就很沒有地位，爸爸很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查某人不懂事情啦！惦惦！」【閩南語，意指：女人不懂事情，沒有說話的權利，不要說話。】

¹⁰」滿大男人主義的，所以我媽就覺得女生要擁有獨立的能力，所以在栽培孩子方面，特別重視教育，她覺得讓我們讀這麼多書，就是最好的嫁妝。媽媽也說過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我覺得滿有道理的，大意上是說：女孩子在力氣上打不贏人家，就要靠智慧來取勝，所以女生擁有智慧很重要。而且我媽也覺得女孩子最好要出去上班，因為她覺得上班的時候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比較不會老，生活上比較有重心，也比較有社會地位。（卉潔）

若女性自己無自立自強的能力，得依附於男性之下，便只能屈居於低人一等的地位，受人歧視，卉潔的母親有感於此，不希望女兒重蹈覆轍，在栽培孩子之時，便格外重視教育，希望女兒藉由教育的過程培養出思考力，並擁有自己的工作專業以提升地位。由卉潔母親的思考作為觀之，她已由自身境遇覺知到女性所受不公平的境遇，進而感到不滿，思欲突破，因而讓女兒的命運出現了改變的可能。若未出現自覺，即使受到壓迫，恐怕她也只能淪為在父權體制觀念下，女人只配為「第二性」的傳承者。

接受教育及具備工作專業，使得女性跨出家庭，涉足公共領域的機會大為提高，擁有獨立自主的能力使現代女性的處境較之傳統大為改善。

我們這一代的想法當然有改變了，因為時代變遷，價值觀改變了，而且以前可能是族群內接觸，現在是地球村，跟其他人接觸會影響自己。跟教育、女性意識跟地位的提高、女性擁有工作能力都有一些關係，現代客家女性自主性高，像我媽可能沒念什麼書，就覺得她把家裡顧好就好，那我們接受比較高的教育，有自己的工作了，可能就會覺得我要顧我的工作，我要顧其他事情，所以也沒有這麼傳統了。那其實我爸媽也不太要求我什麼要遵守什麼客家女性規範了，不會特別要求我要顧家。那我們這一代女性接受較高的教育後會覺得自己的想法是 ok 的，為什麼一定要聽老一輩的話，因為你有念點書，講話就會比

¹⁰ 父親雖然是客家人，但由於母親不諳客家話，鄰居及生意往來的對象也多使用閩南語，故在家多用閩南語溝通。

較大聲一點，我爸媽也逐漸有在接受一些新的東西、新的觀念。(琴瑜)

在封閉的社會環境中，傳統的族群價值觀較能維持原貌，但面對現代開放的社會環境，資訊傳播流通迅速，異文化接觸頻繁，不合時宜的傳統觀念便容易受到質疑、挑戰與改變。琴瑜認為身為現代女性，由於接受了較高的教育，擁有自己的事業，要顧及的面向多元，故花費較多的心力在自我成長及對外交際上，不似傳統客家女性多把焦點放在家庭經營中，而父母也慢慢感受到社會價值觀的差異，不強加傳統客家女性規範於女兒身上，而選擇尊重女兒的生活方式。


和傳統女性相比起來，我們顯得比較為所欲為，主動性也比較強，會想去改變現狀，然後女性自覺也較高，我認為這跟受到的教育有關係，而許多社會上的案例也告訴我們女生也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可以不用依附男性，所以我認為現代女性比起傳統女性其地位應該是有提升的，我也覺得接受高等教育會讓女生在地位上有所提升，因為教育造成妳有沒有工作，如果有工作就有收入，如果沒有收入就真的會比較沒有立場跟能力去做改變，且自己的思想多少也會有所不同，因為接受教育時就能看到世界上很多女性不同的例子，也會更有能力去思考某些事情合不合理，像與朋友聊天時，就會講到為什麼女生就一定要這樣之類的。(于倫)

教育是一扇窗，拓展了女性的視野，更為女性的生命開了一道門，引領女性走向嶄新的世界。教育的啟發讓女性能夠具備檢視事物、反省境遇「合理性」的思辨能力，而不是一味盲從於規訓中，僅會不斷複製前人的命運，更從中得到專業的能力與自信，成就自己的主體性，並思欲改變遭遇到的不合理狀況。在受教過程中若不斷培養個體自由探索思考的精神，教育程度高者，個人意識也會相對提高，助長對傳統權威的批判能力，提升個體醒覺，而女性自覺使得現代年輕一輩的女性較傳統客家女性增加了主動性與能動性，也令其地位較之於傳統女性地位而言，是有所提高的狀態。

就本研究訪談所得內容材料中顯示，呈現於訪談者身上，現代女性地位的提高，多表現在「男女平等的思維」與「自我意識的抬升」這兩方面：

(一) 男女平等的思維

澄妍由於在成長過程中各方面表現都不錯，一直被父母師長愛寵著，不太有什麼因為自己身為女性而受到委曲的狀況，直到現在她仍認為身為女性是件幸福的事，所以其實一直不太懂為什麼社會上會有「女孩子是賠錢貨」、「上輩子沒修好這輩子才會當女孩子」之類重男輕女的觀念。不過，即使如此，回憶起成長歷程，她仍多少能夠感受到在社會上女性所受到的不合理規範，但讓她覺得更可悲的是許多女性卻沒有察覺到這些不合理的歧視，甚至讓本身成為協助父權打壓女性的繼承者。



我媽會說女孩子月事期間不可以進寺廟，是不潔的之類的，但我就會不以為然的跟我媽說，這是很自然的生理現象，為什麼女生要覺得自己很髒呢？只要誠心誠意就對了，「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呀！我媽聽到我的講法，可能也有點動搖，所以對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我想這個規定是在父系社會中矮化女性的一個觀念，如果換成是男性有月事，他們說不定還會解讀為「只有偉大的男性才會為人類流血，這是一件神聖的事」呢！不過這個規定好像也不是只有客家女性被告誡要遵守，現在想想，也許成長過程中有被告誡過很多規範要遵守，只是我都沒有在信道的，所以就被選擇性遺忘囉！長輩知道我有自己的想法跟堅持，也不會強迫我。（澄妍）

事實上許多壓抑女性的規範不僅針對客家女性，而具有普遍性，澄妍自認自己是個「任性」且「率性」的女生，對於傳統規範自有一套解讀方式，她覺得無論面對什麼事，都該保有自己的思考與判斷力，不可盲目，甚至可以提出質疑反過來引導長輩思考，移風易俗。但學生時代一直搞不懂為什麼會有「男女不平等」現象的她，在出社會後看的多了才慢慢有所體會，知道自己算是運氣滿好的女生，環境、個性與命運交錯影響，讓

她未有直接承受強力壓迫的機會。澄妍由自身與週遭女性朋友的境遇作思考的出發點，認為現代客家女性比傳統客家女性的地位提升很多了。

以前的客家女性比較「三從四德」，感覺比較聽話，刻苦耐勞，要為家庭做很大的犧牲奉獻，但現代的客家女性通常都接受比較多的教育，擁有自己的專業跟事業，比較具有思考批判的能力，對於對女性不合理的對待，比較有反抗的勇氣，知道男女應該是平等的。雖然現代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對女性的壓抑，尤其是在傳統的婚喪節慶中很多儀式還是以父權體制為主，矮化女性地位，但若在一般日常生活中，如果接受過很好的教育、擁有高學歷，當然人家會比較看重，妳講話也會比較大聲、有力啊！不會絕對的男尊女卑，觀念會慢慢改變的。
(澄妍)

天生的性別並非「原罪」，社會地位的獲取應立基於「男女平等」的競爭上，先天上「男尊女卑」的觀念受到現代女性的質疑。

我覺得現在女性角色改變很多，不用像以前那樣順從，聽男生說怎樣就做怎樣，而且女性的發言權也變多，我也不確定這是否跟教育或工作有關係，就覺得男女應該要平起平坐，也沒有道理女生就一定要聽男生的話，這樣不公平，好像一開始就把女生否決掉了，女生的能力沒有比較差。(絮旻)

現代社會中，年輕一輩的女性普遍已具有或強或弱的女性意識了，雖然在傳統場域及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女性仍須承受著許多不友善觀念的對待，但對自己能夠覺知的不平等，已非僅能沉默的接受，而能主動奮起抗爭，爭取自身應有的權益了。

如果結婚的話，我要幫你家做家事拜祖先，為什麼？在現行的社會體制規範下，有很多觀念對於女生是很吃虧的。拜拜我拜你家，你也要來拜我家，還有

生活上兩邊的父母也都要顧到，這樣才公平嘛！憑什麼以你們家為主！我也是人生父母養的啊！幹麻委曲求全！我就跟我男朋友說，以後什麼事情都要各做一半，買房子時我們也可以各出一半，一律公平！（依芯）

依芯認為依自己的能力，是不會以身為弱勢為由，刻意佔男生便宜的，只是不甘所有努力都被一句「男尊女卑」所抹煞，畢竟女性絕非天生注定要臣服於男性，或附庸於男性之下的，若要與男性平起平坐，也該展現屬於自己的實力與誠意，在現代與傳統的觀念拉扯下，「男女平等」是她嚮往得到的保證，也是她努力的目標。

(二) 自我意識的抬升

在傳統父權社會文化的建構下，女性的自我在成長過程中已然內化了不少父權式的概念，特別關注在與他人關係的連結中，把成就他人的任務攬上身，將自我作為獻祭品，視犧牲為榮譽，混淆了責任與犧牲的概念。在傳統社會中，客家女性的犧牲奉獻是令人津津樂道、讚揚不已的「美德」。

客家傳統女性特質喔！就一般人常說的勤儉持家、刻苦耐勞、犧牲奉獻囉！就以前的女人好像滿多的這樣的，也被要求要這樣，好像不這樣就不是一個乖巧的好女人，常常把自己放在最後一位考慮，優先替別人著想，常常犧牲自己照亮別人，習慣把丈夫跟兒女的表現當成自己的責任跟成就，從中得到很大的安慰跟滿足，好像他們好自己就好，但卻忘了那些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自我成長、自我成就。（澄妍）

傳統女性在人際關係中，被鼓勵不斷的付出與給予，但從現代年輕女性的角度看來，這樣的責任並非生命價值的全部，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不該因此忽視自身成長的重要性，以往僅被視為養分的女性生命不再居於陪襯地位，女性自為主體的概念逐漸凸顯，自我成就的生命意義被強調了。

絲儀即認為母親那一代的傳統美德特質比較明顯，至於現代年輕女性對傳統美德的觀念則越來越淡薄，甚至不認為犧牲奉獻之類的特質是美德，變得比較會經營自己的人生，懂得享受生活了。

我們這一輩的客家女性就比較獨立自主，有自己的想法，可能也比較……嗯，自私一點吧！為自己比較多了，懂得疼愛自己了，不過這也是人之常情，要先懂得愛自己，才有力氣去愛別人啊！我們比上一代好命多了。（卉潔）

在不斷為別人付出之前，也顧及自己的生命需求，評估自己的狀況，量力而為，而非無止境的損耗自己，可知自我意識的高漲，讓現代女性將以往總被傳統女性隱形的「我」逐漸浮現，且逐漸放大，成為生命主體，重視自身發展的責任了。當女性越趨了解自己的喜、怒、哀、樂、愛、惡、欲之後，便越能成為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知道自己的底限與追求。這樣的自我覺察提升了女性對自身選擇與決定的主控性，亦反映在擇偶的考量觀念上。

和我價值觀契合這部分會是我擇偶很重要的考慮條件之一，而且我覺得越想會越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相處模式與另一半，如果我們在某些重要的觀念上沒有共識的話，我就不會想委屈自己，我還是會以我自己的生命為主。對於生小孩的問題，我其實也會很明白的告知對方，我不會特別希望自己一定要生男生來傳宗接代，我認為女生也很好，但其實也不一定非生小孩不可，有的話就是命，沒有的話就算了，不用強求，婚姻中的主體應該是彼此，但是一開始我就會把自己的觀念跟他溝通，如果對方不接受那就不要勉強，浪費彼此的時間在一起，即使相愛，但現實中有太多不合的話那很也痛苦的，不是非誰不可的。（于倫）

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保有自身選擇的最終詮釋權，以尋覓合適的另一半，女性

不再只是被動的等待付出，也不願百般委屈地去成全別人，而是要「以自己的生命為主」，可見其自我意識的抬升。

接受現代教育的洗禮後，讓許多女性具備了理性的思辨及專業技能，擁有與男性分庭抗禮的能力，也提升了自我意識及自我成長的效能。當本研究的諸位訪談對象被問及是否想以傳統女性為楷模，成為那樣的女性時，每位受訪者皆不約而同的做出否決，或面有難色，或用力搖頭，或連聲說不。宜倫對於任勞任怨及認命等傳統女性特質的感受是相當負面的，認為生活上很多事務是要由兩性同承擔的，若女人該概括承受，只會苦了自己，但對自己的人生卻不一定會產生好的結果，故她完全不想成為那樣的人。琴瑜則在回應此問題時，加重了口氣來強調自己的不願意：

我「不想」¹¹成為像傳統客家女性那樣的人，好辛苦，而且覺得有點慘，還是當現代女性比較自在快活。

由接受訪談的這些年輕客家女性的反應看來，現代社會中理想的女性圖像已與傳統客家女性面貌迥然不同，其思想價值觀念更是大異其趣。

二、現代客家女性圖像

如果說在現代社會中，年輕一輩的客家女性已不再視傳統美德為理想女性必備的條件，那麼，在她們心目中，現代客家女性的圖像應該為何呢？

經濟上的獨立是首先被強調的：

大概就是跟一般現代女性差不多吧！最重要的是要能夠獨立自主，尤其是經濟上要能獨立才行。（卉潔）

我覺得就是要有自己的經濟能力，要能獨立且有自己的生活空間，反正有經濟

¹¹ 「不想」兩字，琴瑜以較大音量的誇張口氣來加重其不願意的程度。

能力最重要，對事情要有自己的看法，但也不用太過於強勢，這可能跟我的個性有關係。(絮旻)

想必現代客家女性已體會到在經濟上能夠獨立，自立自強，不用過分倚靠他人的情況下，自尊與自信才能充分地發展與建立。經濟上要能獨立，必得要有自己的專長與事業才行，若想成為家庭主婦也未嘗不可，但要經過思考，認清自己究竟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勇於追求，並承擔選擇的結果。

不應該靠男人，應該靠自己，要有自己的事業、自己的生活，不能再像以前一樣，就是嫁人了以後就靠老公。當家庭主婦的話，我覺得如果那個女生真的很不會工作，就是她做家事會比工作好的話那也沒關係，但那得要是她想要的生活。(依芯)

應該就是可以自給自足吧，然後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事業，但如果自己想當家庭主婦也可以，但重點就是不要讓自己過得很可憐、委屈。若我的能力比我老公好的話，我也可以接受他是家庭主夫。(于倫)

獨立自主、有自己的專業和能力，再加上一些傳統的美德，比如說克勤克儉、刻苦耐勞，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容易成功吧，比如說事業上追求到你想達到的境界或得到你想要的職業，勇敢去達成自己的夢想，為自己而活。(絲儀)

在獨立自主外，不斷充實自我，深化思考力與加強判斷力，確認自己的主體性，並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

獨立自主吧！要不斷充實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跟判斷力，不要被人家傻傻牽著鼻子走，或盲目的遵守一些不合時宜的規範，不自我侷限，要活出自信而且擁

有自己的一片天空，認清楚這是自己的人生，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然後勇敢去追求。其實要具備的特質就是一個現代女性所需具備的。(澄妍)

在不同文化交流往來迅速頻繁的地球村時代，現代客家女性圖像實則與現代女性圖像無異，除了經濟上的獨立自主是一再被強調的條件外，其形象是富有彈性可隨機變化的：

我覺得女生在金錢方面要有自己的掌控權耶！自己要有一些錢啊！就算以後結了婚，我也不可能把自己所有錢都拿出來。該獨立自主的時候要能獨立自主，但如果有家庭的時候回到家要換一種態度，讓家庭更和諧，就是在外面可能是獨立自主，但回到家可能就是比較放鬆，如果自己要讓老公當大男人也ok啊！面對丈夫時展現溫柔、體貼，那當然是ok，就是看要在適當的場合看自己怎麼去表現，不用一定都要同一個樣子，就是不同的情境要能轉變不同的心境。(琴瑜)

「可以溫柔、可以堅強」，現代客家女性面貌是因時、因地制宜的，但無論如何，由於現代社會中男女平等思維的建立及女性自我意識的抬升，女性已非只能緊緊攀附於男性的依附角色，「獨立自主」的中心內涵是現代女性普遍追求的新圖像。

第三節 小結

張維安(1994b)從建構論的觀點指出，兩性不平等的關係經由習以為常的日常知識在生活世界中存續著、複製著、實踐著、傳承著，除非經由反省與批判其理念，否則難以解除此一父權文化建構的幽靈。

在傳統社會的時代脈絡中，客家婦女為生活而發展出順應當時背景的適應模式，「勤

儉持家」、「刻苦耐勞」、「依附順從」、「犧牲奉獻」等特質被傳頌成客家女性的美德，形成一種隱性的規約，內化至客家女性的心中，左右個人的思想觀念、約束個人行為動作，穩定了父權社會的秩序，但這些美其名為「讚揚」的肯定實則構築成客家女性的隱形牢籠，忽略了女性個人的主體性，阻礙了其自我發展的空間，更可怕的是將種種壓迫剝削的不公平待遇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自以為本應如此，致使女性地位長久以來普遍處於次等的狀況。隨著社會變遷，教育日益普及，西方女性思潮的影響，台灣女權意識逐漸萌芽生根，客家女性的價值觀和思想作風隨之改變，女性地位有不斷提升的趨勢。

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業社會，家庭結構多由大家庭變為核心家庭的組成方式，脫離父系家族全面而強力的掌控，家庭中的決策由長輩獨攬大權轉為夫妻的權力抗衡，家庭權力的轉移、重組，助長了女性地位的爬升。社會整體風氣的開放使得傳統中大男人主義的男性觀念產生動搖，「新好男人」的概念已蔚然成風，男女平等的觀念與作為雖未完全成熟落實，但已被社會大眾有意識的警覺並嘗試努力實踐其理念，一步一腳印地向兩性平權之路邁進。

與世界女性潮流的脈動相合，台灣客家年輕女性掙扎著從傳統美德形象中突圍而出，不完全被刻板印象所侷限，較之傳統客家女性，她們不甘於隱身於家庭之中、男性之後，奮起爭取自身權益，充實知識與經驗，強化專業能力，經濟獨立，除當他人生命的推手外，更重視自己的需求，突顯自己生命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現代客家女性以充沛的生命力，試著摸索出屬於這個時代的客家女性圖像，也為客家女性的重新定位開啓一個可能的契機。

第五章 客家女性的族群意識與認同

「客家」究竟意味著什麼？其族群形成、族群文化、族群精神、族群意識……個個都足以形成一篇篇博大精深的研究主題，但在此章不擬處理如此龐大的問題，僅縮小範圍於研究對象在日常生活經驗中遭遇到的族群經驗與其認知理解下的族群意識。

在上一章中可窺得成長在現代社會中的年輕客家女性對於傳統客家女性價值觀呈現弱化的現象，那究竟對於她們來說，其客家認同意識的憑藉為何呢？在不同族群往來頻仍，文化不斷融合的社會中，「客家性」的評判依據在哪裡？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樣看似客家性薄弱的年輕客家女性經驗，其實也代表著一種客家族群文化隨著時代發展的趨勢腳步。

族群和性別作為個人身分上歸類的符碼，固然有社會上整個大環境認可的編碼依據，但認同的概念追根究底仍取決於個人思想情感上的主觀認定，且其意識並非一成不變的靜止凝固狀態，而是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中。本章重點旨在透過客家經驗的描述，探討現代客家年輕女性的族群想像之詮釋與族群疆界之劃分，關注族群身分影響現實生活的層面，客家身分在生活場域中的意義與輕重性。另外，社會的變遷，使得客家語言與文化面臨快速流失的窘況，這樣的現象由受訪者對於客家文化傳承的尷尬曖昧態度可略見一二。

第一節 客家意識與經驗

本研究中所有的受訪者在提到自己對客家身分的認定時，均表示這樣的身分是自然而然的血緣傳承，自己是客家人的觀念是從小長輩們便灌輸的觀念，是自己與生俱來的身分歸屬，不容質疑也從未懷疑過。由這樣一致的說法，可見對於族群意識的產生，學術界的研究理論取向雖幾經轉折，從「原生論」至「情境論」再到「建構論」，但普羅

大眾對於族群共同體的構成始終仍停留於「血緣」的想像上，而族群意識的凝聚亦倚靠此本質的連帶。

一、客家身分的認同

即便客家身分是如此「應然」的存在，實際上對於族群身分的自我詮釋與意識仍隨個人境遇而有所不同。就研究對象的訪談內容概略可知其主觀對客家身分認同的態度，此處大致依認同的強弱程度做出以下區分：

(一) 高自尊的客家認同

在苗栗客庄長大的絲儀，大學以前就讀於苗栗的中小學，班上幾乎都是客家人，只有極少數被眾人視為「異類」的閩南同學，故她原本一直以為台灣社會幾乎都是客家人，所以自認屬於「多數」的她一直對於族群議題沒有任何感覺或是感到困擾過，到了上大學時到外地求學，增加了與其他族群接觸的機會，才知道客家人的「稀少」，特別意識到自己是客家人，發現「原來客家人很珍貴」，開始後悔自己以前為什麼不多學一些客家話。

學校老師偶爾會提到客家文化的精神，媽媽以前也會跟我們講說客家人比較愛乾淨，閩南人比較髒，還有說閩南人比較懶惰，好吃懶做，客家人克勤克儉阿，所以去山上，閩南人太安逸了，住平地，所以就墮落了。小時候也不太認識閩南人，所以就覺得應該是這樣沒錯。不過也許是這樣的觀念從小就已深入心裡，所以在情感上自己以身為客家人為榮，覺得我們有優良的傳統。(絲儀)

從小在父母師長引導客家傳統文化之美的狀況下，絲儀對客家身分產生了高度的認同，當長大後意識到客家人是「彌足珍貴」的少數後，若在生活中遇到歧視客家的言論，便會忿然不平，以堅定的態度駁斥之。

每次當老師或鄰居稱讚我的國語標準，講話很好聽的時候，媽媽就會說「因為她是客人阿！【閩】」，媽媽覺得客家人學習國語起來特別快，講得也特別好，不會有閩南人說國語的腔調，客家人在講國語方面有先天上的優勢。所以我覺得很驕傲，從小就一直被稱讚國語很標準、口條很好，參加朗讀比賽都會得名，這都是因為我是客家人的關係，所以我非常自豪自己是客家人，而且客家女生給人家的印象又都很好，感覺很勤儉持家啊！（卉潔）

感受到自己被長輩們盛讚的長處－國語字正腔圓，為自己身為客家人之故，有先天上的優勢，所以雖然卉潔不會講客家話，平時也頗少機會接觸客家文化，但身為客家人的意識卻十分強烈，其客家認同沿著朗讀比賽所帶來的榮譽而開展，影響深刻，每當他人問及族群身分時，卉潔一直都很肯定的說自己是客家人，也以客家身分為榮。

由以上兩例，可知長輩的態度對後輩得族群意識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個人本身的經歷也會成為個體族群認同的要素之一。澄妍已經忘記自己腦海裡「客家人是優秀的」這樣想法是從何而來，也許模模糊糊是長輩有提示過，但這讓她格外在乎自己的族群身分，上小學後也會留意同學是不是客家人以印證自己對客家人的概念。由於澄妍在校表現優異，備受師長的稱讚跟疼愛，剛好身邊幾個認識的朋友或同學是客家人，各方面表現也都不錯，所以無形中便強化了身為客家人的優越感。

記得國小三、四年級左右，老師調查族群身分，叫客家人站一堆、閩南人站一堆，當時客家人大概只有近十個，閩南人佔多數，但我看了看發現站在客家人這邊的幾乎都是好學生，或者是乖學生，覺得滿得意的，不過後來發現其中有一個作業常不交、又骯髒，滿受班上討厭的胖子男生居然也是客家人的時候，覺得滿受打擊的，覺得他一定是站錯邊了，這樣的人怎麼會是客家人？是客家之恥。「客家人是優越的」這個觀念甚至延續到我的國中時期，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看電視報導，在播一則青少年犯罪的新聞，那群犯罪的青少年被帶到警局後還嘻嘻哈哈，沒什麼禮貌，氣質也很差，一聽之下，發現他們居然說客

家話，我那時候吃了一驚，心中閃過「什麼！原來客家人也有壞人！」這樣的念頭，當然後來定下心來後，馬上發現自己這個念頭很好笑，也覺得自己很白痴，不過當時心中的確有這樣的訝異。(澄妍)

澄妍由於自小成長背景與經歷的關係，使得其客家概念一直著重於美善的褒揚部分，隱晦了醜惡的一面，及至年紀稍長，才逐漸調整其優越的心態，而北上念大學之後，閱讀參與了一些客家族群相關的書籍與活動，接收到了不同訊息，思考了一些問題，才知道客家族群在台灣社會上遭受的壓抑，覺知並非所有的客家人都對自己的族群身分感到自豪，持自卑否定態度者也不乏其人，甚或爲了生活而隱去自己的客家身分，慢慢知道原來「客家」在每個人心目中的理解這麼不同，跟她自己長久以來的認知產生矛盾。

(二) 卑屈的客家認同

由絮旻的敘述中看來，其客家認同顯得沒自信多了。在上學之後，由於接觸到的大多都不是客家人，青春期的她又特別在意同儕認同，「希望自己跟朋友一樣」，注重別人的看法，所以對於自己的族群身分覺得有些自卑。

青春期的時候不太喜歡跟爸媽出去，因為有時候他們會在公眾場合不自覺地講客家話，那是我排斥的感覺，因為覺得旁邊有人，會很害怕他們用異樣的眼光來看我，因為我們講話他們聽不懂，這是一種不是很有禮貌的感覺，但是，別人如果用閩南話或其他外語講話，我就不會有這種感覺，可能我的潛意識是感覺客家話的位階是比較低的，是屬於只能在家裡使用的語言，不能在公眾場合使用。這似乎也跟大家對客家人的刻板印象有關，自己就會很在乎別人會怎麼看待我，造成這種感覺的不只是小時候同儕對客家人印象不好的話，有時候也是電視媒體讓我接收到的，所以就變成感覺好像大家都普遍這麼認為。(絮旻)

絮旻自覺屬於逆來順受型，旁人說什麼她無力左右與改變，而成長環境中接受到同

儕團體及大眾媒體對客家人負面風評的影響在她內心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影響，認為在他人印象中，客家人排外性強，在自己的圈圈中，令他群無法理解，即使父母生氣糾正其觀念，作用也不大，她「會希望自己不是被大家認定的那種客家人」。

我不會特別有族群的驕傲，而且我覺得很難驕傲的起來，因為平常接觸的同學都會說他們爸媽不喜歡客家人，就會說以前吃過客家人的虧啊，還有一些客家人的刻板印象，就是很摳啊、心機重，然後比較內斂，什麼事情都不講。然後我交過的男朋友都說他們的爸媽不是很喜歡客家人，可是他們爸媽認識我之後都不太會去強調這一點，也不會特別拿這一點出來奚落你或嘲笑你，所以就是他們還算分得清楚他們以前認識的客家人跟我是不一樣的。那後來的教育比較強調多元跟包容了，我對客家的反抗才比較減低。(絮旻)

絮旻對於他人對於客家族群的負評不大會出現懷疑或反駁的念頭，她認為跟個性有關，自己本來就不善於分析批判，故即使隱約有客家人被污名化的感覺，但對她而言，更重要的他人對本身的認同與肯定，故她只是想要清楚區隔「自己」與「眾人認定的客家人」是不同的，也因此其族群認同的發展是卑屈而低自尊的，雖然自知為客家人，但客家人之於她，是負面的標籤，使她對客家族群的認同感較為離散，並未產生高度的向心力。

(三) 中等程度的客家認同

于倫的父母自小教育她要養成勤儉、刻苦耐勞等的習慣，是因這些為他們所認定之做人本分，不會對她強調為客家族群認同。于倫生長的环境接觸到的幾乎都是客家人，偶爾同學中有一、兩個閩南人，聽到他們講閩南話時，于倫才會特別好奇，發現有客家人與閩南人之分，但一直到高中畢業之前，這種感覺還不是很明顯。

離家念大學之後才發現，除了自己，其他同學或室友都是閩南人，他們之間互

相溝通的閩南話、生活的習慣、文化背景、思考模式，有時是我不太懂的，甚至會有強烈的無法融入室友的感覺，也因此深刻的感覺到客家人與閩南人兩種族群的不同，例如談論食物或節日，他們共有的文化記憶常會有我無法體驗的感受。另外，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會都認為客家人小氣，像在網路上的文章就時常看到，例如說討論嫁給客家人的壞處的時候，就會發現到原來別人是這樣想的，這樣看待客家人的，但我並不會有什麼特別感覺，因為就是兩個不同思想體系的東西啊！（于倫）

由於從小生長的环境大多都是客家人，遇到的客家人在各方面表現有好有壞，而家中長輩在教育過程中也並未加以強調族群意識，所以于倫對客家族群觀念並沒有強烈的體認，對於己身族群也沒有特別好惡，只是認為客家人為較弱勢的族群，族群身分並未為生活競爭帶來什麼優勢，但對她而言，也未帶來過特別的困擾，故她僅認為這是與生俱來的身分，沒有什麼好爭辯的，也無太大感覺。

我不會特別覺得怎麼樣，今天如果我從小就是出生在閩南人的家庭，我也覺得ok耶！因為你從小就是怎麼樣的人，你就會慢慢去習慣自己是怎麼樣的人跟接受那樣的觀念。（琴瑜）

琴瑜認為自己從小就生活在都是客家人的環境，自然認同客家文化，偏好本身族群的東西與口味，但她並不會因族群而影響自己的交友生活圈，覺得每個族群的文化都各有優劣，而族群身分在大多時候是與日常生活無涉的，任何人若其族群意識過於濃厚，會比較難相處，所以即使她認同客家文化，但這樣的認同在日常生活中變為隱形的伏流，不會特別標舉或強調之。

(四)曲折的客家追尋與重新認同

相較於以上受訪對象族群認同意識的明朗清晰，依芯的客家認同過程則顯得曲折。

依芯只有短暫的時間寄住於客庄祖父母家中，較懂事以來都是在台北市居住，因為父母在家以閩南語溝通，而在學校大家都講國語的關係，所以並不會特別突顯自己的客家人身分，又因為小時候沒有感受到祖父母特別疼愛關懷之故，讓她很排斥父親那邊的親戚，覺得客家話是鄉下人說的，很粗俗難聽，連帶的討厭自己的客家族群身分，也不太願意承認。直到念大學後才開始察覺閩南人跟客家人的不同，接觸了一些族群的議題才對自己的身分比較有感覺。

大學有一次去參觀古蹟的時候，那個導覽員說客家人是比較重視教育的，我之前完全沒有那種感覺，可是聽那個人講了之後，想一想很多教育界的校長老師都是客家人，再對照我們家，覺得好像真的是耶！那時候我開始對客家人的形象會比較正面一點點，覺得當客家人還不錯。後來有一次又做了一個客家的族群調查，去翻我的族譜，會覺得說其實我們家的人很優秀，是樂於布施的大家族，還有考上科舉的進士跟狀元，而且像我爸爸上面一輩還有那種去日本帝國大學讀醫學系回來的，做了這個族譜調查以後我覺得對客家人有比較多的認同，就覺得說我們客家人還滿了不起的，然後那個族群認同就比較強。(依芯)

依芯的客家認同是經過一番尋根過程而得來的，由於得知客家族群光榮的歷史，讓她逐漸認同起自己的客家人身分，甚至而主動參觀了一些客家展覽，想要多了解客家文化。另外，促使她認同客家的另一個推手，是交往多年的男友的母親，在接觸過程中展現嚴重的閩南沙文主義思想，用偏頗的言詞論斷她的客家族群身分，激化了她的客家認同，覺得「憑什麼這樣講我們客家人，你們閩南人好像也沒有真的比較好阿！」進而興起捍衛自己族群地位的意識。感受到閩南族群對於客家人的敵視，又回想到父親曾跟她們提及當初因為客家身分，讓他欲跟屬於閩南族群的母親結婚時遭遇到的阻礙，依芯猜測可能是閩客兩個族群的老一輩間曾有過衝突，造成彼此誤會，但她也同時覺得即使曾有過節，都過去了，客家人沒記仇，閩南人的胸懷也該大一些，不該老是斤斤計較於過去的仇怨，為客家人貼上負面的標籤。

關於族群的問題，依芯認為客家族群真的很隱性，但也無能為力去改變現狀，因為社會本來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種主流，要嚷嚷什麼東西都要平等很困難，族群問題何其多，要如何一一回應？如果沒有主流便沒有領導的方向，過度談論只是流於眾聲喧嘩。

對於依芯的客家意識，可以發現她由原先的抗拒，經歷了知識層面的理解，才轉回情感方面的重新認同的。整體而言，在某一個意義下，依芯是「重新發現了客家」，屬於她的客家認同意識仍在其追尋下不斷的發展中。

當然，以上歸類並非絕對，也不是嚴格的劃分，只是研究者依照研究對象受訪當下的表述，給予大致的分類，以概略表現研究對象族群認同態度的狀況。事實上，族群認同原本就是流動中的意識，會隨著社會情境與個人經驗的不同而產生改變。不過，由受訪對象所提供的訪談資料看來，長輩的正向牽引與族群過往榮耀的體會是個人對於族群認同態度相當重要的線索。

二、擇偶的條件與狀況

年輕客家女性在面臨擇偶的問題時，是否會仍因族群身分的關係而遭受到某些條件或狀況的限制呢？在不同族群通婚已然頻繁的現代社會，這樣的問題看似無關緊要，但實際情況又非完全如此。

我爸媽沒有刻意講說希望我一定要嫁給客家人，但我感覺的出來，他們覺得如果我可以找到一個客家的男生結婚會更好，我隱約覺得。如果我把男友帶回家，我爸媽會關心他的族群身分，對他們來說如果我能找到客家人是最好，如果是閩南人，那品行好也「還好」，他們當然會希望能找到同一個族群的人，因為很多習俗或觀念可能會比較相近吧！（琴瑜）

琴瑜從父母的態度隱約可知他們希望自己能夠找到也是客家人的另一半，但對她來說，緣分的事情很難說，若能滿足父母期望當然最好，但也無法強求，「聽天由命吧！」，她說。

媽媽好像在小時候就有說過希望我們未來若也能嫁客家人那最好，感覺比較親近，雖然我私心地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或老公也能是客家人，但事實上歷任男友中，卻沒半個是客家人的，不過這其實也無妨於戀情啦！覺得在一起契合跟快樂比較重要，而且即使他們不是客家人，在交往的時候我也會教他們幾句客家話，畢竟在我家交談是國客語交雜的，如果連最簡單的客語都聽不懂，那也太慘了吧！而且其實如果有心的話，聽久了一些基本的詞彙其實都沒問題的。（澄妍）

澄妍無奈地表示其實自己從小就有「長大以後想嫁客家人」的願望，覺得若在家中能和另一半與客語溝通會有特別親密的感覺，但未能如願的她，只好退而求其次，多少教對方一些基本的客語詞彙。

印象中我每個男朋友本身都沒有對我是客家人這件事表示出什麼特別的反應，而且如果我教他們客家話，他們也都滿願意學的，也會陪我去參加客家的展覽、活動，問問客家的飲食、習俗方面是怎樣的，覺得能夠接觸到客家文化還滿新鮮有趣的，即使他們的父母曾說過客家人怎麼樣的，他們也都不以為意，也不知道為什麼上一輩會有這樣的想法。那我老公跟我在談戀愛的時候也是差不多這樣的，剛交往的時候他爸媽好像有稍微關心過我是客家人這件事，擔心他以後到我們家會聽不懂客家話，或是兩邊風俗不一樣，但我老公那時候就回他爸媽說：「不懂就學就好了啊！久了不就知道了。」（澄妍）

由澄妍的經驗得知，在目前多元開放的社會中，部分年輕一輩的男性不再固守上一代保守的思想，凡事均應以男方為主要的思想逐漸調整，頗為願意欣賞、學習不同族群的文化及語言，對異文化抱持較為開放的心胸。不過，在談戀愛的過程中，澄妍亦曾有過因為客家身分而被對方母親嫌棄過的經驗：

我大一的時候交的那個男朋友，記得剛交往不久，他跟他媽說我是客家人，他媽就發表了一些對客家人負面的看法，像什麼客家人都很小氣、固執、凶暴之類的，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別人對客家人有那麼多負面的意見，以前我都認為人家都會覺得客家人很優秀，那時候我聽了大為光火，立即展現我們客家人所謂「凶暴」的一面，覺得他媽簡直就是愚婦一枚，哪來那麼多偏見啊！（澄妍）

即使如此，對方的母親倒也只是嘴上說說，表達自己的擔心，並沒有因族群身分的關係反對其交往，兩人最後分手的原因是個性不合。本來以為這樣的經驗是個特例，沒想到澄妍之後也偶爾會聽到類似對客家人的攻訐言語，便臆測大概是台灣開墾初期兩個族群為了生存而互搶資源遺留下來的對立意識。因為自己的客家身分招致對方家長批評的經驗，依芯和絮旻也經歷過，但也同樣未構成雙方交往的強烈阻力，只是女方心中會產生不舒服的感受，並認為只要一表明自己的客家身分，彷彿便有許多關於客家族群的刻板印象層層疊疊的套在自己身上，但無論是正面的或負面的評價，都會讓當事者感到些許壓力，對於更為在意個人獨特性的她們而言，承認或解釋與否都是難題。

在這方面，絲儀的經驗算是很好的，認為客家身分對當時與男友¹²論及婚嫁的她而言是一大助力，準婆婆一聽到她是客家人便大加稱讚，認為能有一個客家媳婦很好，對她相當滿意。絲儀認為可能是因為客家女性給人勤儉持家的好女人印象，所以婆婆才會有如此說法，不過絲儀也表示自己根本對於傳統媳婦要做的家務一點都不擅長，幸好後來未與公婆同住，婆婆也未以這樣的標準來要求她，否則一定會大失所望的。

如果讓我自己選擇的話，我不會想嫁給客家人，因為我覺得客家人對媳婦的要求比較嚴格，尤其是如果婚後要跟公婆一起住，而且婆婆還在的話，我覺得他們那一代都是比較勤勞的，所以會對你的標準比較高一點，而且有時候客家的男生比例上較多大男人主義的，會有這種印象，就是因為看到自己的親戚都是

¹² 當時的男朋友即為現在的老公。

這樣的，而媽媽們都要做很多的事情，也會一直對你說你該怎樣、要怎樣，所以我覺得當我媽的媳婦應該會很可憐，像我媽會要我們勤勞點、節儉些，也會要我們早起之類的，那我就做不到啊，常常被她唸，如果睡到下午就會被唸很久。所以婚後我並不想跟婆婆一起住，但我覺得我媽一定會想跟媳婦一起住。

（于倫）

于倫參考了自己家庭的狀況，表達了不想嫁給客家人的想法。對她而言，婚後能保有個人自由度是相當重要的考慮條件，不願被公婆干涉指導自己的生活。但在自己家庭中目睹的保守與傳統，讓她對進入另一個客家家庭感到相當害怕。

老公如果因為要扶養公婆，要求婚後跟公婆一起住的話，那我會希望他也來我家住住看，假如他做不到的話，那我覺得也沒必要以夫家為主，也就是說如果要我參與你家那麼多，那你也要參與我家那麼多，但如果做不到的話，我就希望兩個人自己出去成立家庭。（于倫）

至於于倫原本想要回應男方母親對於客家女性的良好印象，而故作溫良恭儉順的模樣，也在幾回接觸後覺得偽裝太累而回復本性。

在與男朋友家人相處時，一開始會特別小心翼翼，會想呈現好媳婦的感覺，但後來覺得很累，所以就算了，不想勉強自己。還有他們的家庭聚會，剛開始時，就算不想去或工作很累，都會勉強答應，但後來也覺得算了，累了就休息吧！

（于倫）

交往多年後，于倫認為就算男方母親早已明白自己非她認知中的「典型客家女性」，但自己到男方家時還是會覺得頗受約束，跟男方媽媽相處時，由於她慣用閩南語，在雙方使用國語交談的時候無法進行良好順暢的溝通，但男友的媽媽還是會希望自己多跟她

聊聊天，不過于倫就是覺得因為生活環境、個性的差異和語言的隔閡，真的沒辦法多聊些什麼，也不會有很親熱的感覺。在男友家中親友皆使用閩南語溝通的狀況下，于倫覺得自己格格不入，但也不會想勉強自己學習以流利的閩南語交談，在這樣的狀況下，覺得若要跟對方步入婚姻，可能還要再審慎考慮。

由于倫的例子看來，其個人意識頗為強烈，面臨擇偶問題時，優先考慮的是個人接受與適應狀況，不太願意為了對方而委曲求全，與傳統客家女性的犧牲順應精神迥然相異。

第二節 族群碰觸下的火花

族群這樣的人群分類想像，是近代的產物。在目前臺灣社會中，普遍被大家熟知的「四大族群」的分類方式為當代台灣族群想像的主流看法，但四大族群間彼此意指的層次位階類屬並非完全相同，其中「客家人」相對於「閩南人」的區分，是在族群分類中具想像意涵的對比性族群分類(王甫昌 2003)。而台灣客家人內部，也由於移民自不同原鄉，有四縣、海陸等各種不同客語腔調的分別，且就在臺灣的地理分布而言，分別集中在北部桃竹苗及南部高屏六堆地區一帶，無密切往來，相互之間也能清楚區辨。在本節中藉由年輕客家女性的生活經驗，描繪當族群間與族群內部具歧異性的彼此接觸之際，由於語言、風俗習慣等的不同，碰撞之下產生的火花，著重於呈現研究對象的想法。

一、當客家遇上閩南

閩客通婚是在家庭場域中不同族群接觸最直接的狀況。澄妍的先生是閩南人，但兩人交談時都用國語，所以在平常生活中並沒有因語言問題而產生特別困擾的地方。

我跟老公交談用國語，去他家的時候，雖然他們彼此是用閩南語交談的，不過

我還是用國語跟他們說話。我會聽閩南話，但說得「不輪轉」¹³【閩】，也不太習慣說，他們跟我講話的時候會自行轉換聲道，切換成國語模式，也不會要求我一定要說閩南話，只有剛結婚那幾天，他有一個親戚叫我要用閩南話叫他，這樣他聽了比較習慣，也要學講閩南話，比較能融入他們家，我聽了就覺得滿不爽的，跟我老公抱怨，我老公也很討厭有人在我們兩個人的婚姻中碎嘴，叫我不用理一些閒雜人等。(澄妍)

剛結婚那幾天，夫家近親中有長輩要求澄妍要能夠講閩南話以融入他們家，但此舉讓承妍頗不高興，覺得自己都沒要求先生一定要學會以客家話跟自己家人溝通了，為什麼剛結婚就要被夫家的人要求，經過先生的一番安撫，告訴她夫妻雙方溝通沒問題即可，不用太在意其他人七嘴八舌的說法，澄妍才釋懷，在夫家也持續使用國語溝通。雖然澄妍偶爾能夠感覺或許用閩南話與夫家親戚互動可以增加親切感，但國語才是她熟悉的語言模式，她並不習慣以閩南語表述意見，且與夫家成員平時往來互動並不頻繁，先生也認為她不必勉強自己配合改變，所以澄妍和夫家親戚一直都是維持客客氣氣的國語溝通模式。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絲儀身上，絲儀的先生是閩南人，雖然夫妻雙方是以國語溝通，但先生的原生家庭中家庭成員彼此都以閩南語溝通，婆婆自然而然也會要求絲儀學習閩南語：


婆婆都是用閩南語，就會跟我說要學閩南語喔，嫁進我們家要學閩南語喔之類的，那我心裡面就會想：那我老公來我們客家人家裡，是不是也要學客語？表面上不動聲色打哈哈，但實際根本也不會去學，他們越愛這樣子說，我就越不想去學。我公公就比較妙，他也都講閩南語，要跟我溝通的時候，先跟我老公說，然後我老公再轉給我聽，雖然其實我就坐在旁邊而已，因為他不太會講國語，看新聞也是看閩南語的，連續劇也是。感覺上他們會覺得用閩南語比較親

¹³ 意指「不流暢」。

切，比較好溝通，但是我又不會，所以自然而然就有那個隔閡在。(絲儀)

表面上絲儀對婆婆的要求笑嘻嘻的帶過，實際上卻不想配合，私底下向先生埋怨，請先生暗示公婆不要再對她做出這種會令她不舒服的要求。而夫妻間相處時，若先生脫口而出閩南語，即使絲儀能夠聽得懂意思，仍會板著臉跟先生說：「不要以為所有人都聽得懂閩南話，請說國語！」先生在碰了幾次釘子後，亦不敢再碰觸絲儀的禁忌。又因夫妻倆未與夫家成員同住，所以多年來絲儀至夫家時也一直以國語交談，當然敏感的她也能感受到語言不同造成的隔閡感，但因彼此接觸不多，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會造成太大影響，所以不甚重要，且彼此維持一定的客套反而有種距離的美感。

關於被閩南語這樣的強勢語言壓迫的不舒服感受，絲儀在學生時代便有過經驗，所以對閩南語相當反感。



大學有個教授上課第一天就說：「不會講台語的舉手。」我就非常直接地舉手，然後他就開始數落說：「為什麼不會講台語？你們不是台灣人嗎？」我就冷冷的回答：「我是客家人。」然後他就說：「噢，客家人喔。」然後打哈哈就過去了。說出來就會有一種讓他知道這世界上不是只有閩南人的感覺，也是有客家人啊！我是客家人你又能怎麼樣？台灣的語言又不是只有閩南語，那客家話怎麼辦呢？你們那是閩南語不是台語，就會覺得很不服氣。有一次通識課也是，那個演講者從頭到尾用閩南語，我就真的氣到連作答都不想作答，因為我覺得他就是很嚴重的種族歧視。怎麼可以說身為台灣人不能不會閩南話呢？我覺得這是很奇怪的論點，我非常沒有辦法接受，根本就是閩南語沙文主義。(絲儀)

平素溫和的絲儀在提到客家族群被忽視的狀況，顯得特別激動，只要聽到「台灣人為什麼不會講台語」的類似論調，絲儀就會覺得很不愉快、很不舒服，或者是在她前面一直說閩南語，然後叫她要練習聽或練習講，她在心理上便會感到很不屑。

我真的很討厭人家說你是台灣人怎麼不會講台語這樣的話，所以我上課也會特別跟小朋友講：「這不是台語，這是閩南語，所以你一定要說這句話是閩南話，不能說這句話是台語。」（絲儀）

由於不滿客家話、客家人被輕忽對待的感覺，這樣的切膚之痛，讓絲儀在教導學生的課堂上，提到相關議題時便會特別強調族群間該互相尊重，平等對待。

「你是台灣人，為什麼不會講台灣話？」，是我覺得特別不舒服的，而且覺得不只聽到一次，很多計程車司機就會常常在那邊挖苦不會講台語的人，但我心裡就會覺得：你懂什麼啊？又不是只有閩南語是台語。（絮旻）

絮旻認為其實在日常生活中，「閩南人並沒有真的對自己怎麼樣」，所以自己未曾再深入思考族群或文化相關議題，但「偶爾感受到的福佬沙文主義還真令人滿不舒服的」，絮旻覺得計程車司機的說法意味著他們認為客家人不是臺灣人，他們自己才是臺灣人，「這樣的言論滿討厭的」。

學校有些老師堅持自己「愛台灣」、很本土，所以上課全程都用閩南語，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在正式場合用閩南語發言，我就會覺得很不舒服，明明國語是通行語言，為什麼硬要用閩南語說，那把我們客家人放在哪裡，難道不會說閩南語就不愛台灣嗎？我覺得他們根本就是搞不清楚場合跟狀況，甚至很強烈的在表達、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而且還強迫要別人接受。真討厭！（澄妍）

澄妍覺得在日常生活中，客家的語言處於極弱勢的地位，沒有被尊重，但閩南大沙文主義卻處處流露。台灣人該會講台灣話，而閩南語代表著台灣話，所以在台灣若你不會說閩南語，便意味著你不愛台灣，不認同這塊土地，這樣簡單化約的思考推論，將同樣生於斯、長於斯，卻不會說閩南語的人扣了一頂大帽子，將其排除在台灣人之外，亦

令客家人產生被所屬社群驅逐的感覺。

臺灣是一個多元族群與文化並存的地方，並非只有閩南文化，對於閩南文化及語言在台灣的強勢現象，相對於澄妍與絲儀捍衛自己身為客家族群權益的作法，于倫另有一番見解：

如果有人說閩南語就是台灣話，我不至於覺得反感，因為台灣大多數都是閩南人，可是就覺得閩南語只是方言，不一定全部的人都聽的懂，應該要用國語來溝通才對。以往的經驗沒有特別強烈感覺到一定要會閩南語才是台灣人，但好像就是要會才比較好，畢竟大部分都是閩南人，我覺得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于倫）

于倫雖然對弱勢的客家文化感到憂慮，但面對強勢的閩南文化則表現了「不得不低頭」的態度，由於閩南人口佔台灣人口中最高的比例，在現實的考量下，能夠以閩南話和他人溝通，有助於工作或人際關係的培養，能獲得、運用的資源較多，相形之下，會說客家話並沒有這樣的優勢。對於不會說閩南語的她而言，在週遭大多數同事、朋友都是閩南人的狀況下感到有點焦慮，覺得他們之間共同的文化風俗背景與記憶，是自己無法參與的部份，擔憂這樣的差異成爲自己融入團體中的阻礙，基於從眾心理，于倫會想要配合生活週遭爲數眾多的閩南人。


琴瑜覺得或許是週遭的同事、朋友都已知道彼此的族群身分，所以大家在提到有關族群方面的議題時，講話會比較小心，不會想要得罪別人，且日常生活中其實不大有機會面臨尖銳的族群衝突情境，所以自己不太會感受到不同族群接觸時在生活上的摩擦問題，稍有感觸的是一次客家聲樂團至工作場所表演時同事的反應。

有一次一個客家聲樂團到學校來表演，聽到一些老師在演出前一直抱怨說為什麼要聽這樣的表演，又聽不懂，不過這個聲樂團表演得很好，藝術性很高，唱得相當動聽，演出頗獲好評，但後來還是有聽到某些老師在說，唱得很好聽，

可惜聽不太懂在唱什麼，我就會想他們是不是早存有偏見，像義大利歌劇或一些日文、英文音樂，很多外文歌曲我們也是聽不懂那個語言的，但卻照樣可以陶醉在其中，欣賞另一種語言的美妙，心理上不會有太多排斥的感覺，可是為什麼一聽到是客家歌曲，心理上卻會先生出抗拒或是擔心的感覺呢？（琴瑜）

同樣都是台灣社會中大多數人不熟悉的語言，但群眾在面對客家語時的反應卻跟面對其他外語時的態度截然不同，存有先入為主抗拒排斥的偏見，明顯與目前台灣社會中強調的多元文化和諧共存的理念出現矛盾，讓平時對族群議題不甚敏感的琴瑜感到疑惑，覺得落實不同族群間真正能夠相互尊重、欣賞、悅納的理想社會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在現代化、都市化的影響下，台灣社會中閩、客族群的生活方式並無明顯差異，一般的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交流互動不易遇到激化的族群問題，但族群間的相處卻也非全然的充滿善意：



一般的日常生活中是相處得頗愉快的，不太會特別感受到族群間相處有什麼緊張或衝突，只是有的時候會不經意聽到一些「我男朋友他們家很保守，大概是因為是客家人的關係。」、「我夫家是客家人，所以婆婆特別難搞，要求很多又龜毛。」、「我老公是客家人，跟我公公一樣，大男人主義又固執。」之類的話，我就會覺得很奇怪，這些特質又不是「因為」是客家人，「所以」才這樣，這樣的關連性跟推論好像下得太輕率了，好像只要是閩南人就不會有這樣的特質一樣，這樣的思考好像是故意把負面的特質妄加在客家人身上。（澄妍）

偶然聽到的旁人對於客家族群的負面評價，讓澄妍感到既生氣又難過，覺得這樣的輿論有刻意醜化客家人之嫌。

在臺灣這個地狹人稠的地方，各族群間的碰撞、融合是免不了的，在最能反映閩、客差異的語言上，客家話明顯處於極為弱勢的處境，而當客家人遇上人多勢眾的閩南族

群，在社會中被隱形化、邊緣化的情況數見不鮮，究竟在客、閩族群接觸的劣勢中，客家的文化要如何保全自身的主體性？族群的尊嚴又該如何維護？這是身處於台灣社會中的客家族群面臨的難題與考驗。

二、當客家遇上客家

面對龐大的閩南族群，在台灣社會裡屬相對少數的客家族群，在台灣客家運動的過程中，為了凝聚族群認同感，台灣的客家人逐漸地被書寫和塑造成是有著共同墾殖經驗、文化、生活習慣……的一群人，實則在客家族群內部並非同質性的整體，因腔調的不同與地域的區隔，彼此間存有能夠區辨的差異。本研究中受訪年輕客家女性大致均對客家內部中的歧異性具模糊的概念。



如果和同為客家族群的人接觸，會覺得有些觀念好像比較相同，就是一種親切感吧！我覺得就是講到一些習俗啊之類的會有共鳴。上大學後才發現南部也有客家人，對於大家腔調不一樣我會覺得很新鮮，不會覺得困擾，不過我會覺得雖然我們都是客家人，但是是「不同」的客家人，那我會覺得自己這邊算是比較正統的客家人。(琴瑜)

南腔北調的語音無妨其納入客家的體系中，與同為客家族群的人相遇，親切感會油然而生，但琴瑜認為在「客家人」的整個大架構下，又各自發展出許多客家的次分支系統，彼此同中有異，而自己所處的新竹一帶才是最正統的客家人。類似的觀念也見於絲儀的言談中：

因為大家都是客家人，不同腔調也覺得滿親切的，還會互相討論。我們家本身是說四縣的腔調，但媽媽會說海陸腔，也會跟我說海陸的腔調很好聽，因為它是上升的音，聽起來很溫柔，像那個日本女生講話這樣，所以也會覺得很好聽，對於聲調的不同覺得很有趣。除了腔調外，也大致知道不同地方的客家人風俗

習慣跟飲食口味會有一些不一樣。不過我會有苗栗客家人最正統的感覺，因為幾乎都是客家人，百分之九十以上吧，其他地方的客家人就比較「偏」了，血統沒有這麼純正。（絲儀）

絲儀覺得自己所屬的苗栗一帶是最正統的客家人，傳承著最純正的客家血緣與文化，對於其餘地區的客家人，則認為「他們可能摻雜到其他族群的東西，被影響了，才會發展出和苗栗這個客家人的大本營不一樣的風俗」。由琴瑜和絲儀的說法，可發現她們雖都承認客家族群中包含著許多次文化，有地域性差異，但卻也都理所當然的存有自身所屬的系統代表著最純然的客家，為「正宗」，而其他地方的客家都是旁系分支的想法，並且將客家文化中的差異處歸因於與其他族群發生混雜融合的現象所致。

澄妍是南部地區的客家人，一直以爲六堆地區是台灣客家人唯一分布集中之處，直到大學時代北上就讀後，才慢慢發現北部客家及其他地區客家人的存在，而第一次聽到海陸腔的客家話時，她更是感到驚訝，一開始幾乎無法接受，覺得「海陸的客家話聲調怎麼這麼奇怪，不是正統的客家話」，還是自己家鄉說的四縣腔好聽，回家後與家中長輩分享了自己在北部的見聞，爺爺馬上便回應以前也遇過幾個自稱爲北部客家人的人，不過講的客家話怪腔怪調，根本就不能算是客家人。對於爺爺的說法，澄妍一開始時回想起聽不太懂的海陸腔客家話，頗能體會爺爺的想法，不過隨著待在北部的時日越久，多接觸過幾次說海陸客家話的朋友後，她逐漸改變了自己的想法：

開始會覺得海陸腔很奇怪，聽不習慣，不知道在說什麼，但聽久了以後發現可以稍微懂一些，慢慢覺得自己也能夠欣賞這樣的聲調跟抑揚頓挫了，其實也很好聽。我曾和北部客的老同學討論過南北客家人的差異，結果我們互相都認為對方是客家的「變異」，自己比較「正統」。哈！但其實或許這樣的的不同正可以呈現客家文化的活潑跟多元吧！（澄妍）

由一開始的陌生到後來的熟悉，經歷了排斥到接納欣賞的心理歷程，澄妍認爲較之

以往地域阻隔的閉塞，年輕一輩的客家人由於增加了接觸交流的機會，對於客家內涵的包容度變得更開闊，雖然仍不免有各自認為代表「正統」的現象，但其實追本溯源後，最傳統的客家文化究竟是什麼？而在族群融合頻仍的臺灣社會，純然的客家文化究竟是不是還存在？都是一個個問號，澄妍後來體悟「爭論正統性的意義不大，也很難有一個眾人心服口服的結論，各自歡喜就好」，並更進一步的認為或許這樣的差異正可豐富客家文化的面貌。

大體而言，受訪者均表示出若聽到對方表明同為客家族群的身分時，會自然而然地感到「血脈相連」的親近感。對於會說客家話的受訪者而言，如果在公共場合聽到客家話時，會加以留意並覺得親切懷念，只有于倫的反應比較例外：

遇到同是客家人的朋友多少會感到親切些，不過實際上族群身分好像也沒多大意義，對現實生活沒有什麼幫助。那如果在公共場合聽到客家話會不太習慣，有突兀的感覺，因為我覺得客家話是要在家裡講的，而閩南話可能聽多了，所以平常聽到不會特別覺得奇怪。(于倫)

將客家話定位在「私領域」中，位階明顯不如可在「公領域」使用的語言。對于倫而言，客家族群的身分，僅在「感覺」的層次上有所意義，但族群內部間的聯繫與接觸，就現實生活層面上看來並無實際的益處。這樣的思考方式或許亦是現代年輕客家人理解本身族群歸屬的一種模式，由此多少呈現出客家族群未來發展的隱憂。

第三節 族群與現實之間

「離散」是一種離鄉客居的情境，指的不只是地理的遷徙或是家鄉的遠離，而是文化臍帶的斷血，身分記憶的殘缺，面對回不去的「家」，充滿破碎的無家可歸之苦(鍾易達 2006：30,118)。這樣的離散思維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離開原鄉，搬遷至都市工作、生

活的客家人心中的族群認同。

「我很不『客家』」一類似的語句多次在本研究各受訪者的口中出現，顯示對於生長在族群混雜的都市中，過著現代化生活的年輕客家人而言，所謂的「客家」除了標誌出族群身分外，在現實中，客家文化已非她們日常生活中所熟悉並具體實踐的部分，而必須由記憶中翻箱倒櫃尋找其連結性，甚至靠想像來拼湊出族群生活的樣貌。都市客家族群認同的立基點在於原鄉情懷，但面臨客家記憶的斷裂，族群文化的延續與傳承面臨了極為嚴峻的考驗。

一、族群想像與意義

提及客家生活的圖像，本研究中受訪的年輕客家女性幾乎都將之與「傳統」的農村生活連結在一起。



我會覺得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後大家就很熱情、好客，然後男生就是在那裡下棋、聊天、嗑瓜子，就是做一些大男人該做的事，女生就是在那邊織毛線、聊天、跟小孩玩啊，那種感覺。但如果農忙的時候，男生就是下田，女生就是在旁邊幫忙，然後一半就要回去煮飯。講到客家我會想到一些比較傳統的東西，連結到「過去」。(琴瑜)

客家帶給我的圖像就是人們皮膚曬得黑黑的，在田裡很辛勤地工作，或者是純樸的農村生活，跟都市沒有關係，也就是客家給我一種比較傳統的感覺，就像如果有一個女生是個職場上的女強人，但她說自己是客家人，或打扮很時髦，聽爵士樂，我會覺得無法連結。(于倫)

客家的記憶彷彿隨著時間的沙漏停留凝結於過去，剩下足跡，卻沒有隨著時代的腳步往前推移，進入現代社會中。

意象上就是一些比較傳統的東西，例如藍衫、山歌之類的，比較有懷舊古早的感覺，難跟一些現代的東西連結在一起。還有客家精神「硬頸」、「勤儉」，客家食物：板條、薑絲大腸之類的。不過近年來「桐花季」跟「野薑花粽」、「擂茶」之类的好像辦得滿成功的，會讓人把這些跟客家自然的連結在一起，但在我看來，這些都是被刻意發明出來的，事實上在客家的生活裡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澄妍）

客家意象的形成有其歷史脈絡，但亦受到目前社會上強調的本土文化訴求的影響，現今標榜的客家文化特色，大部分均被視為刻意營造之下的產物，利用符號的包裝、故事的描述，賦予其客家文化象徵意義，是由民間與政府單位為了強調客家特色而做出的「文化創意產業」，或許稍嫌矯情，但卻成功地在大眾心中創造出客家意象的文化符碼，小心運用，足以成為寄託客家精神的憑藉，對當今的客家而言未嘗不是一個契機。

客家族群確實有其獨特的發展源流，但當今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由於各族群交流融合之故，文化差異的界線逐漸模糊，最能標誌出客家存在的便是「客家話」了。

在家庭裡較能感受到我是客家人，因為較常講客家話，那個區的鄰居也都是客家人。我覺得是「語言」特別能夠讓我感受到客家。（琴瑜）

聽到語言的不同，你就會特別意識到自己跟他們不一樣，我們是客家人，你們是閩南人這種感覺。當買東西的時候老闆說閩南語，然後我可能就聽不懂，這個時候會覺得自己是客家人。在家裡爸媽在用客家話講話的時候，我先生完全聽不懂，然後因為我聽的懂，所以也會覺得自己是客家人。（絲儀）

與幾乎聽不到客家話的都市生活相比，充滿客家話的場域特別讓人感受到客家族群身分的歸屬感。但對於已不會聽、說客家話的依芯而言，這樣的場域卻恰突顯了其族群身分認同上的尷尬：

回鄉下的時候因為大家都在講客家話，所以最有感覺自己是客家人，但是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因為不會聽也不會講，就會覺得是有點隔閡的。(依芯)

語言上的隔閡，讓她產生格格不入的感覺，覺得自己不完全屬於「客家」，這樣矛盾的心理狀態值得留意。在客家話快速流失的現代社會中，年輕一輩的客家人聽、說客語的能力大幅減弱，甚至已完全丟失，但語言為文化內涵的載體之一，若任其大量流失，勢必會衝擊個人的族群認同，甚至造成流離失所的處境，如依芯般在自己認同的族群身分中產生疏離感。

由於客家在都市生活的隱形化，使得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幾乎不太會感受到客家的存在，而在受訪者的經驗中客家話大量出現的場合通常是逢年過節時回鄉下老家，與親族聚會之時，所以客家的存在感往往重疊著故鄉、家族、親戚的記憶：

客家對我來說代表家鄉的懷念吧！因為覺得一輩子大概也不太可能回到故鄉定居了，就還滿遺憾的，我覺得族群身分還滿重要的，因為客家人已經很少了，如果沒有那種族群的感覺的話，就覺得分崩離析了，因為它畢竟是小時候陪伴我十八年，記憶裡面最深刻的東西嘛，所以要去忽略那種客家族群意識也很難啦！（絲儀）

可能就是代表童年回憶，對於這是我跟外公外婆、爺爺奶奶的聯繫這個感覺比較強，不過這樣的感覺平常不會特別想到，可能因為我外公外婆都過世了吧，但偶爾也會想到他們。(絮旻)

這樣的族群身分，還是會給我一種歸屬的感覺，儘管在工作上這身份沒有任何影響，但這算是一種親屬的聯繫，就是當我回到家裡就會感覺我們是一群客家人，有時候會有懷舊的感覺，例如說懷念很小的時候住在一起的曾祖父，這樣

的連結是最強烈的。(于倫)

儘管在生活上，具備客家身分與否不足以產生什麼實然的影響，但在情感上，族群身分卻讓人覺得有「歸屬感」。

「客家」在我目前的生活中代表著一種對家鄉跟親人的回憶跟感情。這樣的族群身分當然重要，它讓我覺得有一種歸屬感。不管它是盛衰興亡或外界如何炒作，但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客家」就是存在我心裡的那一個，我心裡明白那就夠了。(澄妍)

澄妍覺得「客家」實在存有太多各自表述的空間，族群樣貌及重要性也會隨著個人經歷而有所不同，但不管如何，她認知中的那個「客家」是屬於她和童年、家鄉、親族間的私人聯繫，雖然平常深鎖在回憶中，但卻是心目中不可撼動的精神堡壘。

琴瑜則認為族群身分是自然而然的，標誌著自己從何而來、血緣是什麼、文化為何……等源遠流長的過往。從先人那邊，集體經驗和個人的歷史和起源緊密結合，這種把過去和未來串聯起來的時間定位，滿足了個人最深沉而迫切的需要。人從哪裡來，往何處去？透過族群身分的聯繫，與親屬、家庭的關係的確認，讓自己知道彼此在時間的洪流中是血脈相連的，亦使得個體有限的生命透過這樣的串聯得以保存、延續其精神，藉此定位每個人的身分，幫助個人承擔他自己的存在(Harold R. Isaacs 2004：178)。「我需要那個歸屬感！」琴瑜以堅定的口氣確認著客家族群身分之於個人的重要性。

二、客家的延續與傳承

「客家」身分代表著個人族群身分的歸屬，雖然本研究案例中的年輕客家女性均認為在個人認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客家」，在都市生活中是隱而不顯的，對此情況頗感遺憾，但提及政府或民間單位為提升客家能見度而舉辦客家相關的活動時，她們卻也未呈現積極的參與意願。

其中，澄妍算是態度最為樂意的一位了，她表示有機會的話願意主動接觸參與客家活動，以讓自己及先生多了解一些客家文化，且「算是一種對客家的支持」。至於依芯則覺得「如果活動有關文化方面的話會還滿有興趣的」，但是是站在一個想要多了解一些文化議題的立場。其餘受訪者大致抱持著「不排斥，但不會主動」、「要有機緣，不會刻意」、「不會因為是『客家』就特別去，如果是別族群的也可以，單純只是去體驗覺得好吃或好玩的活動」之類的想法。

我很少參加客家的活動，也沒有興趣，或要自己保持什麼樣的能力，因為這些東西對我比較不實際吧，像是客家嘉年華或美食展這類的活動，我不會特意去參加，但去參加也可以，會去大概也是為了食物，但也不是吃這些東西會讓我想到什麼，只是純粹的喜歡吃。(于倫)

至於于倫更直接以「實用性」作為參與活動的考量指標，道出族群活動對她而言不特別具吸引力。

如果客家文化及語言能力的認識與實踐，在目前這些居住於都市的年輕客家女性的生活中已顯得薄弱時，那麼她們對於客家的延續與傳承問題是如何看待的呢？

會有一些使命感，但是會覺得自己也沒有辦法做到些什麼，因為連基本的客家話也不太會講，就真的覺得還滿遺憾的，然後就覺得很後悔，就希望自己能更了解客家文化，或者是說更深入探討，是會有這種想法，也會覺得傳統習俗失掉很可惜，但是失掉也莫可奈何。(絲儀)

即使覺得客家語言、文化不斷流失是相當可惜的憾事，自己「好像該做些什麼，卻又不知道能做些什麼，或是做什麼才有用」，對於這樣的情況呈現無能為力的膠著狀態。

澄妍覺得自己縱然有些許的使命感，也曾認真思索過「客家」該何去何從的問題，但個人深沉的無力感卻在目前這個大環境下益發突顯：

時代的巨輪不斷向前走去，強勢文化的影響太大了，客家的「生命」好像也不是我能影響什麼的，本來會有很焦急、失落的感覺的，但這幾年走了一些國家，看了一些東西，覺得是因為客家和我有直接緊密關聯，所以我才會如此在意，但其實世界上時時有許多的族群、語言生生死死，認真要追究起來是感嘆不完的，況且就傳承客家文化這部分來說，每個人心目中的圖像也不盡相同，所以後來認為只要「我心目中客家」存在於我的心中，而我也確實以自己的方式「愛客家」，那就夠了，其他的隨緣吧！（澄妍）

大學時代曾參與過一些客家活動的澄妍在追尋過與失落後，選擇將客家的「桃花源」存放在自己心中，對於族群未來的走向採取聽天由命的態度。

琴瑜描述了自己內心的矛盾，形容自己有種「隔岸觀火」的心態：

我覺得自己很衝突，覺得它沒有傳下來很可惜，但自己又不會特別去學它，把它傳下來，只會感嘆。我想或許自己傳下去的部分精神也可以代表客家的，客家也許是可以隨著時代的腳步而改良的，不過改良後的客家我會覺得是變種客家，不正統的客家，我不會特別希望客家變，我會希望它保留在我印象中的感覺。（琴瑜）

凌亂的敘述著客家的變與不變，琴瑜其實明白，客家的樣貌一定會隨著時代的腳步推移而有所變化，也才不會被社會所淘汰，但卻又私心的希望客家能保留在自己最熟悉的那個初始記憶，或許這也正是客家發展的難題之一吧！

會覺得自己不會講客家話好像有點不太應該，會有一點愧疚，其實我也是希望有人可以繼續把這個文化傳承下去，有人會使用它，但那個人不是我。我覺得客家的面貌可以隨著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但那個精神希望還是傳統的，可

添加新的東西，但原本的那個東西不能被取代掉，如果整個客家完全改變了，那我會覺得那不是我心目中的客家，也就是這個客家應該要能與我兒時的記憶相連結。(于倫)

即便于倫抱持著「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態，仍不免對於客家文化的傳承發表了看法，認為客家意象不宜任意虛構翻轉，新的時代元素必須根植於傳統精神與記憶逐步添加建構，才能獲得接受與認同。

至於提到對於下一代的族群教育方面，關於語言部分，受訪者均表示多少會希望小孩能夠學會一些客家話，但這卻是自己本身比較難以著力的部分，也無法強求孩子的學習，畢竟能夠使用以溝通的場合極少，而文化習俗方面的認識也僅能粗淺的介紹，比較著重的會是族群歸屬身分的強調：



對自己的小孩我會跟他講他是從哪裡來，然後我會跟他說：你也是客家人，然後你的祖先從哪裡來。我會跟他說這些觀念，但他能不能有這些觀念，我覺得就看他，我覺得他應該還是會有，畢竟耳濡目染嘛！（琴瑜）

會擔心客家人是不是越來越少了，會覺得有點惋惜。對於我的小孩，會告訴他：媽媽是客家人，外公外婆也都是客家人，你身上留著客家人的血，所以你也算是客家人。(絮旻)

一致的現象是，這些年輕客家女性受訪者皆強調，無論另一半是不是客家人，孩子的族群身分歸屬都因有傳承自母系血緣之故，是「客家人」的一份子。

對於我女兒的教育，我就跟女兒說她是客家人也是閩南人，因為爸爸是閩南人，媽媽是客家人，所以妳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不會直接跟她說她是閩南人。另外，在我訓練女兒朗讀的時候，我就會跟她說她的口條會很好，因為她是客

家人。(卉潔)

即使是本身因從父認同而強烈具客家人意識的卉潔，在教育下一代時也不再理所當然的沿用傳統的從父認同原則，認為母系血緣也同等重要。這樣的轉變或與女性意識的提升及近年來多重族群認同觀念的推動有關。

現代化的社會中，客家傳統風俗及語言對久居都市的年輕客家女性來說，因接觸使用率極低而顯得頗為陌生，更遑論將族群文化傳承予下一代，對於族群的延續問題雖感憂心忡忡，卻也認為相較於族群歸屬，生活中有其他順位更為優先的事務需要自己關注、處理，對於客家族群的發展雖有期望，個人態度卻偏向消極的順其自然，不會特別刻意做出努力，傳承的方式主要以血緣作為依據。



「認同危機」是現代性的生活特徵之一，全球化現象使得民族國家與社群的舊有結構悄然崩解，經濟與文化生活的跨國化造成了世界各地現代生活的同質性漸趨提高 (Kathryn Woodward 2006: 28)。台灣社會亦無可避免的產生如此狀況，在內部各族群間的生活方式逐為一致下，族群的邊界何在？認同是藉由確認我群與他群的差異而標示出來的，文化內部的分類模式給予團體成員理解世界、建構事物意義的工具，是成員共享的知識系統，但對已離開客家聚落，長年在都市中生活的現代年輕客家女性而言，「客家」一方面代表著己所從出的血緣、根源，該是最熟悉的連結；一方面面對那漸為陌生的語言及模糊的文化概念，卻又使得自己如同局外人般尷尬。

個人的族群認同在所處的社會脈絡下會和其他文化勢力不斷衝突、調適、整合，非靜態固定的結果，而是動態、多重勢力交互激盪混合的過程，有可能隨著社會情境變化與個人心理的需求而改變。由本研究訪談案例顯示，個體對於族群身分的自我詮釋與意識，隨個人成長境遇與生活經驗而有所不同，其中，長輩的引導與族群歷史榮譽感皆為

影響個人族群認同態度的關鍵因素。

在目前不同族群交往融合已然頻繁的現代社會中，雖強調多元文化並存及族群間的相互尊重，社會風氣也逐漸開放，但年輕客家女性在面臨擇偶問題及日常生活中與閩南族群相處時，偶爾仍會因族群身分的關係而遭受不愉快的情境，敏銳地感受到閩南沙文主義的顯現，而有客家被隱形化、邊緣化的弱勢感。而台灣客家人內部，也由於客語腔調的不同，及在台灣的地理分布的關係，彼此間的族群記憶及相互認同的程度不一致，雖然因此讓台灣客家的面貌更為豐富多元，但也因這樣的歧異使得客家整體的建構發展更具挑戰性。

現代社會的生活場域中，客家身分的意義與輕重性受到現實的嚴峻考驗，居住於都市的年輕客家女性雖仍因血緣之故而具備一定的客家認同，但幾乎脫離了族群的文化及語言的影響，面對族群的延續與傳承雖均表憂心，但實際作為卻顯得消極無力。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我可以嗎？雖然我是客家人，可是我很不客家耶！不會講客家話，也對客家文化不太了解。」、「可是我是屬於完全很少接受客家文化的客家人，適合接受訪談嗎？我很不客家。可是我有一個同學住在鄉下，他超客家的耶！」、「我好像沒有很客家，也沒有接觸很多關於客家的事物，這樣對訪談會有幫助嗎？」、「當然沒問題，只是我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當作你的訪談對象，因為我好像沒有很客家耶！而且我不太會說客家話，不知道能不能代表客家女性。我媽比較客家。」、「我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耶！雖然我會說客家話，可是對客家文化好像沒有那麼了解，也不太客家耶！」……

在找尋研究對象的過程中，每位被邀請參與的年輕客家女性初聞本研究題目時，雖均表欣然同意接受訪談，但接下來的反應都是表明自己雖然是客家女性，但卻「很不客家」，懷疑自己這樣的尷尬立場與處境是否具備受訪資格，在對其一番解釋後，她們才終於放下一顆忐忑的心，坦然分享自己「身為客家女性，卻又自認不太客家」的生命經驗。

在她們對自我「客家女性」的身分發出一個個疑惑的同時，我彷彿也看到了自己的疑問。是的，「客家女性」確實是我們身分認同的名稱，但在這個名稱背後所代表的意象，卻距離我們如此遙遠，充滿著無法填補內涵，於是乎，我們幾乎懷疑，將「客家女性」套用在我們身上，是不是一具缺乏靈魂只剩空洞的軀殼。「客家女性」是一個於我們而言既親密又疏離的印記。在一定的意義之下，我們跨越了以往社會上預設的客家女性存在形象的界線與限制。

長期以來，客家女性在過往歷史的塑造下，在大眾心目中造就了既定的刻板圖像，人們以特定的美德特質頌揚著客家女性的貢獻，但卻也成為其生命裡的侷限。若能從傳統客家女性的樣板跳脫而出，由女性意識的角度思考，可以發現在被統稱為「客家女性」

的範疇裡，存在的並非靜止的同質性整體，其特質亦非凝滯不變的，而是一個個活潑潑的生命所呈現的動態集合，客家女性的面貌受到時代環境、思潮等影響有所不同。本研究從現代客家女性經驗的關懷出發，在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的研究過程中，希冀透過研究對象個體生命故事的敘述，討論客家年輕女性的族群認同與性別角色的經驗，並將其思考、經歷嵌入集體的共同故事中，聚合建構出都市化的現代社會中，屬於現代客家女性的另一種風貌。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分析

以往的研究，對於客家女性的特質描繪，容易令人誤以為有一個單純的、原真的「本質」可用來界定客家女性的身分，但若跨越此思想藩籬，還原其自為主體的詮釋權，會發覺在透過與時代、環境對話的過程中，現代客家女性正不斷從傳統刻板形象中突圍而出，顯示出她們的能動性，「客家女性」其實是一個具生命力的動詞詞彙。

近年來，與客家女性的性別角色與族群認同較為直接相關的研究論文，有李竹君(2001)的《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余亭巧(2003)的《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經驗——五位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的生命歷程》、葉怡文(2003)的《從女性主義看台灣客家婦女地位》、林善桓(2004)的《台灣客家婦女「族群女性觀」與社會的對話：一心客家歌謠合唱團的個案研究》、陳明惠(2005)的《美濃客家女性的性別角色與社會關係》等數篇，這幾篇論文均以質性研究的方式寫作，重視女性個體的發聲，以女性自身觀點出發的日常生活歷史來呈現事件的樣貌並賦予其意義，跳出男性觀點的書寫框架，透過將事件詮釋權回歸於女性主體的過程，更細緻的討論客家女性的生命處境，從中亦已可看出客家女性對於自我身分的認知，由傳統至現代隨時代變遷而逐漸改變之演變痕跡。綜觀這幾篇論文當中所呈現的客家女性，或因年齡、生活環境、教育程度……設定限制之故，大致而言，其生活境遇與思維觀念，呈現出社會價值觀念轉型的擺盪，她們一腳已踏進現代社會中，嘗試到嶄新的思考模式，一腳還停留在傳統社會中，深陷傳統規範的制約，

面對新舊觀念的拉扯，衝突掙扎不已，其所思、所言、所行仍在客家女性傳統身影的籠罩下，傳統客家社會價值中的女性美德判準，於她們而言，仍深具影響力。於是乎，客家女性形象勾勒好像也就這麼的停留在半新半舊之間，未再有更前一步的推進。

但就筆者的生活經驗而言，卻無法為此感到滿足，正如本研究第一章中的研究動機所述般，在一篇篇的客家女性研究中，竟無法覓得屬於自己這一代的客家女性故事，同我一般經歷客家女性所在多有，亟欲填補這塊客家女性研究的空白處，故選定了接受高等教育且目前業已居住於都市中的年輕客家女性作為研究對象，討論她們的族群認同與性別角色經驗，透過她們對自我生命的言說，發掘現代社會中年輕一代客家女性的境遇與思維，其丰采與以往大家所熟知的傳統客家女性，呈現出迥然不同的生命情調。

本研究藉由研究對象提供的經驗材料，整理歸納出發現及分析，認為年輕客家女性在現代社會中的經歷確實是有別於刻板印象中的客家女性身影，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女性意識的發展與女性地位的提升

隨著時代巨輪滾滾前行，人們的經驗也與時俱進，社會生活條件對於人類的思想意識有一定的影響，社會價值觀念的發展也反映社會的變遷，生長在現代社會下的現代客家女性，隨著西風東漸的影響及女性意識的崛起，其成長脈絡與生活境遇已明顯與傳統客家女性有所區別。

在女性的成長過程中，所處的社會文化下各種關於性別角色的態度及概念都不斷地形塑個體，以使其符合社會上對女性的性別角色期待。在社會期許下，對於男女表現的要求依然有所區別，但在社會風氣的開放下，女性對自己的處境能夠進行更多的思考，相較於傳統客家女性委曲求全的形象，現代客家女性在遭遇不合理或不必要的規矩時，除了概括承受，提出質疑或修正辦法成為選項之一，有更多爭取、捍衛自身權益的可能，甚至更進一步操作社會對於女性特質的想像，使其成為個人發展的優勢。

在女性主義的風潮下，女性打破沉默，勇於發聲、爭取應有的尊重，將女性處境的問題由「私領域」提升至「公領域」的層面，使得各項關於女性權益的事務成為公眾議題，在這部分，台灣女性運動的先驅當然功不可沒，而台灣客家女性地位也在女性意識

的覺醒過程中逐漸提升。

當然，女性意識無形的流傳散播，讓傳統客家社會重男輕女的父權體系觀念受到很大程度的挑戰，過去獨尊男性、貶抑女性的思維不再被奉為不可動搖的圭臬，限制女性成長的種種束縛逐漸鬆綁，使得女性得以逐步掙脫枷鎖，開闊發展的世界。現代年輕客家女性的角色逐漸由卑微模糊轉變為自信明朗的生活態度，且肩負相當的社會責任，其女性意識與地位得以抬升，與台灣社會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其中之故，根據對訪談資料的理解，顯然至少與下列五項因素具關聯性：

(一)社會轉型與經濟能力的改善

台灣由農業社會轉型至工商業社會，經濟能力大幅提升，家庭所得的提高使得父母願意投資更多的教育資源在孩子身上，加以家庭子女數降低，讓女孩得以分配到資源的機會增加，而國民義務教育的精神使得男女接受教育的機會均等，讓女性得以用學業表現上的優異證明自己的實力，在普遍重視學業成績的風氣下，學校中的學習成就足以榮耀個人與父母、家族。社會上各種產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女性外出工作的機會，分擔家計，並非僅能在家操持無償的家務工作，甚至得以憑藉學歷在出社會後獲得社經地位不錯的工作，經濟自主，女性發展空間由私領域走出，大大跨足公領域。科技的發展讓現代家庭只要經濟許可即能夠以機器代替人力，降低繁雜瑣碎的家務耗費之人工、時間，社會分工下，甚至可以金錢換取他人代勞來解決家務的需求，只要具備相當的經濟實力，許多現實問題足以迎刃而解，在處處強調「專業」的社會中，父母對女性的期待也隨之提升，並非「養大只能嫁人的賠錢貨」，於是對女兒的教育，在栽培過程中，已不以「新娘養成教育」為主般強調女紅、家務、料理，格局擴大，更強調綜合的「處事能力」，著重培養其專業之長，以期未來出社會後能夠獲致一定的社經地位，擁有更佳的生活品質。

(二)長輩態度的改變

在社會價值觀轉型下，慣於遵循傳統禮教規訓的長輩們或多或少亦感受到不同以往

的時代氛圍了，但受到傳統規範的制約，心裡的價值天秤仍不住左右擺盪，不過許多心態與作法仍在矛盾中隨著社會趨勢逐步調整，在長輩這樣的曖昧態度中，現代年輕客家女性得以在其中周旋出更為餘裕的發展空間。

年輕客家女性成長過程中，具撫育教導地位的父母，其實正居於關鍵的中介角色，尤其是母親，正是夾於新舊時代間的女性，由本研究對象訪談時所呈現的母親形象，可知她們的母親雖都接受傳統規範的洗禮，並多躬身力行之，但卻也隱然感受到其中對於女性的不合理，礙於自己無力也不敢反抗整個體制，選擇默默承受其苦楚，在輪到自己為人母，教育女兒時，則一方面不由自主的希望女兒能成為傳統中「好女人」的角色，一方面又希望女兒不要再重蹈覆轍，在新時代提供的機會中，能夠另闢蹊徑，享有更幸福的人生，頗有將自己的遺憾寄託於女兒身上化解的冀願，於是願意為女兒投注、爭取更多資源，而對於女兒面對傳統規範的質疑與抵抗，則多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默許、贊助之，她們的教養態度，成就現代社會中年輕客家女性較為自由任性開放的生命格局。

(三)家庭結構漸變為以小家庭為主

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以往傳統大家庭為主的生活模式，分枝散葉成小家庭制，家庭權力結構發生了變動，由「父子軸」轉變為「夫妻軸」的關係。在從前男性優勢的父子軸結構中，垂直的倫理關係至上，女性依附順從於男性之下，大家庭事務的掌權者為家族中之長輩，女性婚後在以男方為主體的大家庭中，成為一位稱職的「媳婦」為首要之務，不但得配合其作息，經營其人際，更要緊的是博得公婆的歡心，相形之下，夫妻之間的交流彷彿就不是最至關緊要的焦點。但在現代婚姻關係中，小家庭為核心的生活模式，使得重心回歸至婚姻當中的兩位當事者一夫妻雙方之經營，長輩親戚們雖仍具影響力，但已由以往舉足輕重的一線地位退居次要，加以有可能因與長輩居住距離之故，減低彼此接觸互動的機會，更大大降低了長輩干涉夫妻生活的頻率與力道，婚姻品質的良莠最主要取決於夫妻關係的互動。更由於小家庭重大事務之決策直接影響著兩人共同的生活品質，因此多是由夫妻共同商量而決議。夫妻雙方互為婚姻主體，須對等互相為

家庭付出的觀念已然逐漸成形。

(四)教育程度提高增加能動性

在個人背景因素方面，年紀輕和受較多的教育，這兩點和女性意識的發展具有強烈的正相關(朱嘉琦、鄔佩麗 1998)。現代年輕客家女性在教育過程中更容易接觸到不同於傳統女性的想法、作為或女性主義觀點，看到女性生命中更多的「可能」，促使其對女性角色有更開闊的認識，進而對生活事件產生反省思辨，並保有思考與判斷力使自己不盲目跟從實踐，甚至對不合理的現象提出質疑，引導移風易俗。覺察不公後，才有改變的可能，更有能力為自己、為其他女性爭取尊重以及被公平對待的條件。

一般而言，較高的教育水準，在一定程度上象徵著專業工作能力的保證，利於出社會後的謀職，工作帶來經濟獨立以及自立、自主的能力與權利，專業亦帶來發聲權，甚至能提供有別於男性的角度剖析事理，在學業、事業等各領域與男性競逐，使得男性無法理直氣壯的否定女性的表現，擺脫女性即蒙昧無知，意見不足以參考的形象，亦助長了女性對於家庭事務的決策權。

教育程度的提升，帶來超越的契機，女性發展空間擴大，得以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源，具備較高的能動性，且有助於女性意識與個體自覺的發展，促其反思傳統規範、性別遭遇與社會價值的合理性，並肯定自己的主體性，追求自我實現。

(五)男女平等觀念的流行

傳統社會中「大男人」主義盛行，常藉由貶抑女性來表現男性的氣概與自尊，在許多公眾領域的事務中不允許女性出席與發聲，認為女性不諳事理且地位次等，依附於男性之下，將女性定位於私領域中，而在家庭事務方面，男性更將其視為「女人家的事」，難得主動參與，男女的性別區分具尊卑主從的概念。

現代社會「新好男人」風氣藉由媒體的播送形成一種流行，體貼具風度又尊重女性的男性成為風範，此種轉變讓婚姻中女性的地位上升，在男女平等的思想被推廣普及的情況下，兩性平權的意識逐漸生根，現代父母往往有意識的注意到這個問題，認為男孩

女孩一樣值得期待愛護。而女性也不再甘於默居卑屈之地位，懂得在兩性關係中爭取更合理的對待與權益了，男性在此權力關係重組的過程中對於尊重女性亦更具意識。

天生的性別不能被視為「原罪」，社會地位的獲取應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公平競爭中，而非起跑點不公的「男尊女卑」之規則下，或許女性在很多領域仍面臨「玻璃天花板」的壓制，尚不能完全掙脫身上重重桎梏，但現代客家女性在此循序漸進的突圍過程中增權賦能的成果，相較於傳統客家女性的束縛，已然明顯呈現出社會變遷下，世代間迥異的女性經驗。

二、重新檢視與定義傳統美德的合宜性

客家女性形象的塑造於「勤儉持家」、「刻苦耐勞」、「依附順從」、「犧牲奉獻」的傳統美德上，在傳統社會的輿論規準中甚至以此來評量「婦德」的良窳，但現代年輕客家女性成長經驗，卻與這樣刻板印象中的「客家女性」樣板難以連結，所處社會脈絡情境的差距，讓她們無法完全認同這樣的圖像，並對於這些美德描述產生不同的詮釋。

女性意識覺醒使得傳統客家社會品評女性德行合宜與否的美德標準已非牢不可破的準則，甚至有不合時宜的疑慮，以女性為本位的角度看來，這些美德甚至可能是侷限女性成就主體發展的牢籠。

現代年輕客家女性在自己的族群身分底下，難免承接歷史的延續中傳統美德所帶來的檢視，但由於對這套檢驗標準的適切性產生質疑之故，逐漸不傾向於在此「美德」框架之下討論自己的言行舉止是否符合「客家好女人」的要求。在面對這些刻板印象時，雖然年輕客家女性仍舊承認傳統客家女性身上所代表的美德，但她們卻將傳統規訓就得回歸於傳統社會的回應方式作為自身「不傳統」的解套，並將其歸諸於前人的榮耀，視之為過去族群為順應社會環境發展而出的適應方式，是過去的足跡，也代表以前客家女性的普遍形象。但生長在現代社會中的年輕客家女性，由於成長背景與上一輩已然有所不同，故不必然要遵循傳統規範，更不必以此作為行為準則的依據，「客家傳統美德」已成為人生價值規範的參考選項之一，並非唯一的標準，而價值觀的歧異，更讓「美德」本身的定義也出現了疑問，傳統社會中被大加頌揚的肯定，在現代社會裡卻出現討論的

空間。

三、突顯現代女性「自我」的主體概念圖像

現代年輕客家女性固然仍肯定傳統美德作為客家族群的精神，但提及實踐則望之卻步。主要是因為在現今社會中個人主義盛行，個體意識更為突顯，甚至凌駕於群體意識之上，個人主體性的價值被認為是獨一無二且必須受到尊重的，其差異不用泯滅於群體中，而個體之價值也不一定完全依附在群體概念中，獨立自主的個體發展觀念被肯定，主體意識的抬升讓自我形象與實現在個人生命歷程中鮮明清晰了起來，故傳統特質即使被視為群體共享的資產，但卻不應該是阻礙個人特質發展的包袱。

既然抗拒進入傳統「好女人」的既定框架中，年輕客家女性必得摸索出屬於自己這一代的發展途徑，在世界女性潮流的影響下，她們更加著重自我成長與發展，在人際關係與社會權力中不再甘於屈居陪襯地位，將「自我」的概念逐漸明晰、擴大，讓自己成為自己生命中的主體，懂得「疼愛自己」，經營、享受自己的人生，並強調自身選擇的主控權。當然，個人專業與經濟上的獨立成為支持女性自尊、自信的依據，較有勇氣追求嚮往的生活模式，並承擔其結果。

與此同時，現代客家女性的理想圖像也逐漸被建立，跳脫以往被動接受他者凝視、定義的傳統美德形象，在學會愛自己、重視自己的生命需求後，以「獨立自主」為中心內涵，展現豐沛的生命力，主動地建構出現代客家女性富有彈性與變化的多元新面貌。

四、客家認同中現實與情感上的矛盾

隨著政治和社會環境的變遷，客家人在台灣成了面目模糊的隱形人，族群身分認同隱而不顯，而族群意識退隱至內心深處，成為一種兼含焦慮和無奈的情結(徐正光 1991)。時至今日，台灣已成為一個多元族群文化融合頻繁的社會，族群於日常中友善的接觸往來有助於增加彼此的了解，消弭歧見，但模糊的族群界線也讓強勢文化以更迅捷的速度主導、影響著弱勢文化的發展。

對於居於傳統客家聚落的客家人而言，日常生活起居處處均在其社群文化耳濡目染

中，客家身分是一種不證自明的存在，「客家性」更是無庸置疑的自然連結，但對於現代多數生活於都市中的年輕客家女性而言，所謂的「客家」，除了標誌出族群身分外，客家語言及文化多已不是她們在日常生活中熟悉且具體實踐的部分，其族群認同混雜著「離散」的思維。當然，透過族群身分血脈相連的想像，有助於確認個人身分之定位，客家身分重疊著親屬的聯繫與原鄉情懷，成為個人情感歸屬的重要依據，但在現實生活中，族群的樣貌卻只能靠回憶、想像的方式加以拼湊了。

「我很不『客家』」呈現了由傳統至現代的變遷中，年輕客家女性在族群想像與現實生活間感受到的斷裂面。族群認同是自我認同的一部分，而客家意識的發展深受成長歷程的影響，造成了個人程度不同的族群認同。在由客家聚落遷徙至都市的過程，本研究對象中的年輕客家女性遠離了客家環境，無形中也脫離了客家文化的影響範圍，客家族群身分在現實生活場域中的實際意義被打上問號，變成了一種懷舊的情感寄託，無涉於現實社會，只有偶爾在被他人不經意流露的閩南沙文主義狠狠踩了一腳時，觸動了痛覺神經，呻吟了幾聲後，旋即恢復平靜，如船過水無痕。

五、面對客家延續與傳承的無力感

看似客家性薄弱的年輕客家女性經驗，正映照著客家族群文化隨著時代發展的趨勢腳步。「客家」本該代表著歷史的傳承，血濃於水的根源連結，族群身分是如此自然而然的的存在，但客家語言及文化的大量流失，正顯現著族群生命無以為繼的窘況，如果該族群當中的人們不足以成為該語言文化的載體，那麼族群發展的衰亡如果不是現在，也是可被預期的未來。

客家族群的認同意識在面對族群之外的大環境是如此的隱而不彰，呈現著被隱形化、邊緣化的危機，而在族群內部也因腔調的不同，及地理分布的關係，產生相異的發展狀況，缺乏客家族群內一致的認同圖像與記憶的支持，讓客家整體建構增添難度。

認同隨著個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呈現流動的狀態，居住於都市的年輕客家女性雖仍具備一定的客家認同，但脫離了族群語言與文化的影響，又無法投射於傳統客家女性美德價值的認同中，則客家身分的意義與輕重性在現實生活中越顯弱化，也無法在族群的

傳承中展現實際作為。當個人記憶能與群體記憶銜接時，個人才較容易具備對團體的歸屬感，在族群延續意義下，除了血緣傳承的依據，發展客家認同的共同記憶何在？而對客家語言文化感到陌生的個人對於自身「客家性」證成想像的疑慮，也成為客家發展建構的難題。

年輕客家女性在客家延續與傳承的問題上，面臨了深沉的無力感，但客家的主體性實則非給定的，而是不斷在建構中的工程，其過程絕非空思冥想，是在與社會互動當中逐漸明朗清晰，除了承擔歷史的運命外，也要能理解客觀環境的限制，進而發揮個體的能動性。或許客家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放在現在的社會脈絡下已不合時宜，但「洗澡水用過，髒了得倒掉，可我們不會把盆裡的嬰兒連髒水一起倒掉」，形式可以先破再立，但傳統智慧的精髓卻不可連根拔除，否則客家發展必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如何能行之久遠？目前客家文化的推行、建構依賴著各式文化創意產業的包裝行銷，能否深植人心，成為新時代客家意象的代表，仍有待考驗。

本研究中，所顯示的年輕客家女性經驗或與大眾刻板印象中所認知的客家女性截然不同，卻也反映了現代都市社會中年輕一輩客家女性的經歷與思維，「客家、客家，究竟是客還是家？」這樣失落、焦慮的迷惘或許普遍存於目前的客家認同中，不必貴古賤今，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遷，客家發展正與社會中各種內外的政治、文化等力量激盪衝撞，逐步調整出屬於當代的客家風貌。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客家女性在台灣社會中真是與眾不同的存在？其特色為客家女性所獨有，足以作為與其他族群的女性之區隔？在研究過程中有沒有誇大了族群間的不同？差異究竟是屬於性別、族群、地域、時代……哪一項目中？這一個個都是耐人尋味的問題，也不斷盤旋在我的腦海中，或許這些都是值得我持續思索的面向，不過，就我目前的立場而言，

仍舊相信在種種異同間設定目標，找尋其交集處的經驗，是足以產生一些有意義的討論的。本研究所選取的對象身上出現了數種條件的交集，包括族群、性別、教育程度、遷移經驗等，這樣的重疊已使其經驗具備一定的獨特性了，而由這些年輕女性的訪談描述中亦可得知客家身分在她們的人生歷程中仍具或輕或重之影響，其意義正是本研究試圖處理的問題。

不過，本研究主要是以女性為主體，描述自身族群與性別經驗，研究過程中欠缺男性的訪談，但由於現代年輕客家女性因女性意識的增強而講求性別平等，跨越了傳統客家社會父權體制為女性設下的藩籬，更著重女性自身主體性發展，於此同時，必然動搖了原本的男女權力平衡結構，若在討論時能夠加入男性觀點，敘述其處境與想法，或許可以與女性方面的說法做出交互參照，對比印證。

另外，本研究中對象的選取是具備客家聚落居住經驗而之後遷徙至都市者，未來相關研究亦可以比較長久居住於客家聚落的年輕女性與自幼生長於都市的年輕客家女性在族群認同、性別角色經驗以及各種價值觀上的差異，以探究環境對個人發展的影響。此外，在台灣社會目前的族群融合之下，雙族裔甚至多族裔的客家族群認同也是值得研究的主題。

個人的認同處於流動的狀態，我們不斷定義著他者，也被他者所定義著。此研究見解當然有所貢獻也有侷限，但它代表寫作當下，研究對象與我一起建構出的生命故事，或許生澀稚嫩，但終究表達了在我們這個年紀之下，對於自己面對的世界，呈現出的一種觀點。

參考文獻

- Wirth L. . 1964.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In: *On Cities and Social Life, Selected Papers*. I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selm Strauss and Juliet Corbin , 2001 , 吳芝儀、廖梅花譯 , 嘉義市 : 濤石文化。
- Catherine Marshall and Gretchen B.Rossman , 2006 , 質性研究 : 設計與計畫撰寫 , 李政賢譯 , 台北市 : 五南。
- Foucault,M. , 2003 , 規訓與懲罰 : 監獄的誕生 , 劉北成、楊遠嬰譯 , 台北 : 桂冠。
- Harold R. Isaacs , 2004 , 族群 , 鄧伯宸譯 , 台北縣新店市 : 立緒文化。
- Joy Magezis , 2000 , 女性研究自學讀本 , 何穎怡譯 , 台北 : 女書文化 , 頁 6-25。
- Kathryn Woodward 編 , 2006 , 認同與差異 , 林文琪譯 , 台北縣永和市 : 韋伯文化國際。
- Pamela Abbott and Claire Wallace , 1995 , 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 , 俞智敏等譯 , 台北 : 巨流。
- Paul Connerton , 2000 , 社會如何記憶 (How Societies Remember) , 納日碧力戈譯 , 上海 : 人民出版社。
- Susan A. Basow , 1996 , 兩性關係 : 性別刻板化與角色 , 劉秀娟、林明寬譯 , 台北 : 揚智文化 , 頁 591-601。
- W.Lawrence Neuman , 2002 , 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 , 朱柔若譯 , 台北 : 揚智文化。
- 王百合、游美惠 , 2007 , 已婚女性代課教師不連續就業之歷程探究 , 教育與社會研究 , 14 : 119-152。
- 王甫昌 , 2002 , 台灣族群關係研究 , 見王振寰編 , 台灣社會 , 頁 233-274 , 台北 : 巨流圖書公司。
- _____ , 2003 ,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 台北市 : 群學。
- 王明珂 , 1997 , 華夏邊緣 : 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_____ , 2000 , 食物、身體與族群邊界 , 刊於第六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台北市：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

王振寰、瞿海源主編，2003，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市：巨流。

王雅各，1999，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史，台北市：巨流。

王雯君，2005a，婚姻對女性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閩客通婚為例，思與言：人文與科學社會雜誌 43，no.2：119-78。

_____，2005b，從網際網路看客家社群的想像建構，資訊社會研究，9：155-184。

王麗雲，2000，自傳/傳記/生命史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質的研究方法，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主編，高雄市：麗文文化，頁 265-305。

石計生，2001，都市與現代生活，當代，第 168 期，頁 40-53。

江運貴，1998，客家與台灣，台北：常民文化，頁 193。

朱嘉琦、鄔佩麗，1998，臺灣婦女女性意識發展歷程之研究——以三位女性主義者的生命故事為例，教育心理學報，30：1，頁 51-71。

李竹君，2001，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余亭巧，2003，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經驗——五位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的生命歷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彥貴、吳中杰，2001，台灣客家地圖，台北市：貓頭鷹。

林善桓，2004，台灣客家婦女「族群女性觀」與社會的對話：一心客家歌謠合唱團的個案研究，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慧洵，2000，她們眼中的學校教育與文憑：不同口合高學歷女性的生命史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房學嘉，1996，客家源流探奧，台北市：武陵。

南山容，1989，客家女人不是人，客家風雲雜誌，16：28~31。

胡幼慧主編，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市：巨流。

范雲，2003，政治轉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台灣社會學第五期，頁 133-194。

- 徐正光主編，1991，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台北市：正中。
- 夏曉鵬，1994，商品經濟衝擊下的客家婦女，重返美濃，台中：晨星出版社，頁 134。
- 陳板，2000，族群與地域:台灣客家在地化的文化觀察，收於徐正光主編，聚落、宗族與族群關係-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中研院民族所。
- 陳明惠，2005，美濃客家女性的性別角色與社會關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陳運棟，1979，客家人，台北：聯亞，頁 16。
- 黃迺毓，1991，家庭教育，台北：五南。
- 張茂桂，1997，台灣的政治轉型與政治「族群化」的過程，收於施正鋒編，族群政治與政策(教授論壇專刊 4)，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37-71。
- 張維安，1994a，客家婦女地位：以閩南族群為對照的分析，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 _____，1994b，生活世界與兩性關係，婦女與兩性學刊，台北，5 期，頁 109-131。
- _____，2006，口傳與非物質性文化遺產：客家族群記憶研究--子計畫四「記憶、認同與族群：族群記憶與台灣客家意識的發展」，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葉怡文，2003，從女性主義看台灣客家婦女地位，佛光人文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葉桂玉，2004，我與我的客家家庭—真實與理想，東吳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 張典婉，2004，台灣客家女性，台北市：玉山社。
- 張翰璧，2007，客家婦女篇，收於徐正光主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 彭瑞金，1991，從族群特性看客家文學的發展，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台北市：正中。
- 陸緋雲，2002，性別與族群：客家婦女社會地位的反思與探討，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建會，頁 539-552。
- 溫美芳，2005，客家族群認同感的經驗研究，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 楊國樞，1992，父子軸家庭與夫妻軸家庭：運作特徵、變遷方向及適應問題，行政院衛生署主辦，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協辦「1992 年家庭與心理與衛生國際研討會」

主題演講文稿，台北。

鍾永豐，1994，淺論傳統客家婦女的身分與地位，重返美濃，台中：晨星出版社，頁 116。

鍾易達，2006，「家」裡尋「客」－閩南媽媽、客家爸爸與我，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新煌、黃世明，2001，臺灣客家族群史：政治篇，南投市：台灣省文獻會。

藍佩嘉，2008，性別社會學在臺灣：研究與理論的回顧，收於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

羅香林，1992，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書局。

顧燕翎，1996，從移植到生根：婦女研究在台灣(1985-1995)，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241-268。

顧燕翎主編，2000，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市：女書文化。



【附錄一】

訪談問題大綱：

- 1、你是哪裡的客家人？父母雙方都是客家人嗎？會說客家話嗎？會講和會聽的程度各是多少？使用什麼腔調的客家話？家裡交談會講客語嗎？家中長輩希望你講客家話嗎？你在客家聚落居住了多久的時間？離開時間及原因？
- 2、談談你的成長過程中，從家庭、學校到出社會進入職場的經驗，對你的性別教育養成以及族群認同有什麼樣影響？
- 3、你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客家人的？在你的成長過程中，對於自己客家人的身分有什麼感覺或感覺上的轉變？
- 4、週遭的人怎樣描述、看待客家女性？你同意嗎？是否曾經因為客家女性這個身分，而受到他人的讚美或批評？身為一位客家女性，你覺得自己與其他族群的女性有什麼不一樣的嗎？
- 5、成長中有過哪些對於客家女性須遵守的規範或是要求令你印象深刻？對於這些，你的態度為何？有想反抗、叛逆的念頭或行動產生嗎？
- 6、當媒體或週遭有人談到「客家」時，是否會特別敏感或留意？會避諱讓別人知道你是客家人嗎？會主動向別人提及自己的族群身分嗎？
- 7、在和非客家的其他族群相處上，有沒有特別的愉快或不舒服的經驗？
- 8、在和同為客家族群的接觸經驗中，有沒有特別的愉快或不舒服的地方？
- 9、結婚了嗎？在談戀愛、籌備婚事及婚後的生活中，有沒有因客家女性的身分帶來阻力、助力或其他任何影響？
- 10、你認為什麼是客家傳統女性特質？你對於客家傳統女性特質的印象與看法為何？這些印象來自於誰？這些特質會影響你嗎？你想成為那樣的女性嗎？
- 11、你認為祖母那一輩、母親那一輩與你自己這一代的客家女性有不一樣的地方嗎？你怎麼看待這些不同？那你知道他們又如何看待這些不同嗎？
- 12、你認為現代客家女性的角色與地位較之傳統有什麼改變嗎？接受高等教育會使客家

女性在族群中的地位有所不同嗎？

13、你認為身為一個現代客家女性應該具備怎麼樣的特質？

14、「客家」帶給你的族群想像與傳統意象是什麼？

15、你認為「客家」在你目前的生活中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這樣的族群身分重要嗎？

會參與或接觸客家的活動嗎？

16、在怎麼樣的生活場域中你最能感知到「客家」？或讓你深刻感受到自己也是「客家」的一份子？

17、你對於客家文化的傳承會有使命感嗎？對於下一代的教育會特別強調「客家」的部分嗎？(包括族群認同、語言、習俗……等)

